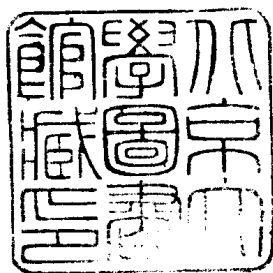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六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五)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一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五)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七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絳 字成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
監祭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絳
誅憲宗將筆取其管絳與裴均諫曰錡借侈誅求六
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遇
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
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一

付度支贖鐵急還以免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因引故
事以對帝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而當改可循舊哉
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
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
下誠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
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
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
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
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
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

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
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摻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
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為
如此事是時盛典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

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遺錢千萬絳
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
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
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
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
不足為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

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彼絳我
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論絳襄陽裴均違詔
書獻銀壹萬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
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
從吏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
絳議欲逐綱絳為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
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訊黜其尤者若何絳曰
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焚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
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于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又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華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垕曰。李綱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審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

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常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干反掌。故諛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成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

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師，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衆，勢可興師，南北之後，俱與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

八編類集

卷百七

五

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旣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遠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遠先宿裴垠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垠武久處朝廷，請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垠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此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

八編類集

卷百七

六

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

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聽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堆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堆果無功。遂如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堆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

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堆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人

觀。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府贖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鬪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領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兒禮憚如此。帝憚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邪。對曰。

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日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下不以已能。益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大任官而辯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即答曰。凡

方鎮有地則有賦或費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謂陛下謹出納烏有羨哉若以爲獻是徒東庫進官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變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璫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璫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璫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璫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語李絳不如此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趨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

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銳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醢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旣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當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虜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

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受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于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懼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榮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出，懷諫，勿弱軍政，皆決於家。僮將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論。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曰：靡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思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需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

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郭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者果何益乎。郭蔡恒遣游客見說，興與百方，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皆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他計。故常為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為

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搢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日昃，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美餘，不出祿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缺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符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為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武后命官很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

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欲避河患退二三十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于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放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

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能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問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此命訪問里以貨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璫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賂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堦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北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璫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縛惡絳故簿其恩議者不直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爽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賢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邀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播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

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寔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緹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宦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謚曰貞贈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絳在焉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攸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

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佐曰慎。毋畏。吾以閹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潘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潘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潘名強制之。仲舒等為俳說。度語相狎昵。潘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為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為諂。潘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潘曰聯紙是牒。豈

八編類卷 宋 宣宗 一

曰勅邪。問神仙長年事。潘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為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潛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鐔可兼宰相。潘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潘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潘頗沮。止會吳少陽。襲准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潘。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潘為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潘。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為華州刺史。未

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

唐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貫之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鄉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敝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未貞時。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

八編類卷 宋 宣宗 二

為補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擢少府監。陰子補齊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為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為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儒等策。獨署奏出。為巴州刺史。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平。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

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質于時流競爲息
常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
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諫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
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
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
事乎始于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
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
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
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
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
重養或不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
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
學士所以贊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鏞張
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
奸佞也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
陰備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與度論兵帝前
議頗駁數請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
使時國用不足遣監鐵副使程昇督諸道賦租昇諷
州縣厚歛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昇意因

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彬
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
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居輔相嚴身律
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垣于持萬緡請撰
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德裕 字成

李德裕字又鏡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干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陰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一

臣類

急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誦禁中語關訖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什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言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迨對吉甫而怨度換德裕不得進至是問帝賂庸計

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

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

牛李之憾結矣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

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救不

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教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

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

四百舍寇無所度蔽敬宗立詔浙西王貽蓋權具德

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

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歛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

人不勝其散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推酒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二

臣類

于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止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福急今所須脂益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志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它又詔索盤絲縹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鵠鵲翠鳥汴梁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鑲牙角于益州蘇頌不奉詔

帝不加罪。夫鳩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絲掬豹文彩。佐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尼。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年擯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

人編類纂

卷百零八

三

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危老之人率多歿。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詐。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德裕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林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

人編類纂

卷百零八

四

子。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別規影徑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氏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敬遊幸聽朝簡忽。德裕上丹辰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布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珍惟也。四曰。訥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辯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爲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常處厚諱。諱作詔。厚謝其意。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

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舊怯。皆有餘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有詔復雋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暹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癩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癩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陰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

戰者。廢遣律。毫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崃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風大變。於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五

恒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坐論李訓。鄭注。爲李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搆逐。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宣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浸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豎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六

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論莽熱而還。城堅率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入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棧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入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函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人編類纂。卷一百八十五。二

劉從諫死。其從子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調積。積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戴義。皆起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于趙家。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傳嫡不及支。度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常居。及願得封。從之。遂改衛國公。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衛御。八編類纂。卷一百八十五。二

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
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
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
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
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
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
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
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
軋。故朋黨始干。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
人編新纂 卷一百六十四 九

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
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臣謂宰相
有姦謀隱惡。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
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
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
餘員。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
威名獨重於時。嘗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
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
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
中判之。初。憲宗納李筠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官
人編新纂 卷一百六十五 十

夷以王。則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
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容。三
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今議者
欲以比之。曰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
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植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
所謂黨者。詎善蔽忠。附下周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
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
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宄見矣。時韋
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太和後風
俗浸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風。傳

中。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
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
詔。稱皇子幼冲。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子。吏
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
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
髮。爲森豎。翌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宗
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
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
殺兵。湘事。而御史中丞魏扶。等言紳殺無罪。德裕徇
成其寃。至於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

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
山尉懿宗時以赦徙邠州餘子皆從歿貶所後詔追
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
年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
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鄉
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
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
者因聚于內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
年高屬使俱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禁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十一

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
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
授監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
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知樞密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
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
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
賜弘逸季稜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
部尚書杜恂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
不宜手滑德裕與崔拱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

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搥東宮而殺之
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
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
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
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
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
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
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
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
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
入編類纂

卷百六

十一

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
朕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
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
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彞使安
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
辨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
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
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珣爲昭州刺史裴夷
直爲驩州司戶七年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
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

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中書舍人張元夫等善文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以仲方爲賓客分司出楊虞卿張元夫爲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人編新集 卷三百八十八 三

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爲樞密使崔潭凌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凌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卽時入朝時揚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誚詔釋之補闕王績拾遺令狐綯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先是

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二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以宗閔爲湖州刺史四年以李紳克淮南節度使德裕怨僧孺宗閔不已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馮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日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遣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八編新集 卷三百八十八 四

呂述與德裕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張德裕奏述書上大怒貶僧孺循州刺史宗閔長流封州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爲太子詹事德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爲京兆尹仲郢素與僧孺善劉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繼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六月上崩以李德裕攝冢相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始聽政以德裕克荆南卽度使德裕秉政日

以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問之莫不驚駭初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未幾再貶崖州司戶二年崖州司戶李德裕卒是時牛僧孺徙汝衡二州遷爲太子少師卒初幽州裨將陳行泰逐步元忠遣監軍廉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大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廉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奏表請京師稱絳恠虛請以本軍討之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泱事人心向之蘇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絳復却之今許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

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脇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太和宣武缺帥議徙劉從諫于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帝以爲未可乃止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從諫尋薨積秘不發表王協爲積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貽爲備而已已又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積又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積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忍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入朝必厚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

請以劉稹權知軍事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之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之除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見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

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業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偏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旬兩

七

鎮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軍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從諫所欲突入兵馬使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直數千緡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王宰爲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

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門戍不破之由重質

七

以爲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易至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一年以後客軍漸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兵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腹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以成

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泚，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在，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壘稱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塞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橋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洛，亦頗采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但未有功，亦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于救死耳，非素心狗國也。藉使有功，父了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是時河陽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劉沔步騎三千守芒車關，步兵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陳夷

八編新纂

宋夏六八

一元

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制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上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詔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七月，上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州早平澤潞，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曩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食輿支，或陸與賊通，借一縣一州，據之，日以為功。今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指令元逵取邢州，必取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取沔取潞州，毋得取。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其叔又請休兵於絳州。又請益兵，德裕言於上曰：「彥佐起通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宣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侯至軍中，令代之。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八編新纂

宋夏六八

一元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少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為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檄建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元逵奏拔官務柵擊堯山劉沔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闔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越磁州甲戌王茂元為賊將薛茂卿大敗于科斗店特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

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穀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為兵猶五攻昌霸四越巢湖况其下哉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趨磁州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伺官軍弱寡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併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聞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虜沮軍聲且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不敵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虛全軍俱餉難給日今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糧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伯道牙將成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規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城

且拔乃使人告公道等會日暮公道等不至巨引兵
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
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共
處河陽非宜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
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
亦免他虞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
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爲賊
云遇之卽須痛殺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
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
校左僕射河陽王茂元卒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
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兼領河陽恐其不受
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
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
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
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
東都無復憂矣上承其言以河南尹敬斯爲河陽節
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杆敵斯供饋餉而已
以石雄代李彦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非取
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騷石雄受代之明且卽引
兵踰馬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

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甚喜十月臨朝謂宰
相曰雄眞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
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
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
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
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
際上使李回至幽州和鮮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
其以私憾敗事徙沔爲義武節度使以荆南李石爲
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
人甚思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
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
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懼怒悉與
子家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賊遽引
兵走宰遂克天井關東西寨間茂卿不肯皆還走宰
遂製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
常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相煽頗足而
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
公道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道大破之遂圍
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開潞州刺史李怡公之從

兄也石至太原劉積遣將軍賈郡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積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因詳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關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難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使內變自生上從之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杜兵

人編類卷

卷之三十八

三

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丁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戍卒至大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後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且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李石奔邠州弁據府庫使其姪詣劉積約為兄弟積大喜石會開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積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

遊奕將得劉積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德裕上言宰擅受積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積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積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其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奉表奉表詣張相所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人朝憲亦備未之許今劉積不請尚書而縛又不遣血屬所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除實恐非是兄禱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降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而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兵用未罷深慮所有動心頃張延賞為張鼎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召勞

人編類卷

卷之三十八

三

子 6 - 25

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普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杜以易定手騎宣武充海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慮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計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趨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遣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杜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并何能遽致如此之眾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縮一疋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并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因奏斬楊弁微賤決

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宰捨劉稹河東兵戍榆杜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呂義忠奏克太原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共進兵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趨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成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兵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以義成劉沔為河陽節度使七月上與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冀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以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兩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

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四年閏月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連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併潛拙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兩月又偷兵諸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調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添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官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爲懼望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乏食令婦人授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將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勝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

八編真表

宋百三八百

三

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劉稹旣族薛茂卿又誅邢洛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洛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洛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抑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憂稹將改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洛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安玉言其有二心釗召之釗辭以釗洛水未立少功實所懸恨乞留數月然後請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

八編真表

宋百三八百

三

每州造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
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
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悒悒不安。軍將劉
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諒。協以邢州富
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
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
不遜語答之。問怒。密以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
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
於王元逵。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
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入不安。謂軍
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
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
倉庫。給軍士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
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
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
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
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若何。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
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
否。上從之。詔山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
鎮。洛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

贖。稹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
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
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
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論之。使稱疾不
入。誼令稹所親重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
城中之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如何。稹曰。今城中尚
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
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
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
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
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
母。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
入謁。稹曰。請議公事。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
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
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
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少嫌者。誼
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由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于
王宰宰。以狀聞。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但
遣盧弘止。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
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驕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實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宗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是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領昭義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積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伸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械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挫之初德裕以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字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八編類集

卷之八

三

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轉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遽善警奏皆從容裁決率五滴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選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遞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

八編類集

卷之八

三

詔以澤州隸河南節度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
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
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
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治昭義遂安劉稹將
郭誼王協劉公直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甘露之
變王涯子羽賈餗子庠奔劉從諫至是已爲郭誼所
殺德裕復上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
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
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
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逵者推求得二
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德裕等奏寇孽旣
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
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
鈞自遣使安撫從之十二月以忠武王宰爲河東節
度使河中石雄爲河陽節度使詔發昭義騎兵五百
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
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
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
而卒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

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石
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
此賊必無能爲皆從之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
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論之亂
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
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
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
之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於武不可戢卽奏言
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
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
人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少息若弓撥矢鈞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
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回鶻自開成
時國亂爲其渠長黠憂斯所破會昌後可汗挾公主
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于邊退渾党項
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
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
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
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
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
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

勁虜研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于是貸粟二萬斛會回鶻王子盟沒斯殺回鶻相赤心降于田牟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請籍兵復故地又請且借天德城以居公主帝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止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僅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二月河東符澈修杷頭峯舊戎以備回鶻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盟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八

沒斯等以盟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時烏介衆雖衰羸向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開門山可汗表求糶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糶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牛羊中國所鮮出于比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寨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應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

於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盟沒斯入朝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八月可汗師衆過杷頭峯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聞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州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盟沒斯姓李氏名思忠上賜可汗書諭以自爾國爲黠戛斯所破來投境界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天

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于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水蕃又深人邊境侵暴不已求接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戛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

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邳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
事之戒德不在懷戊子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
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
時又官軍免盛冬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
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
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
兵必令收兵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
儻不一詢群情終為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
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
鶻使亟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
八編類纂 卷頁六 三九
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
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
面招討使皆會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
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謂唐事張仲武遣
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
仲武殺回鶻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
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 癸卯
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僑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前
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
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僑若與幽州合
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僑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

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
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十月上遣
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德裕爲書賜公主畧曰先朝
割受降婚義寧國家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
回鶻所爲甚不得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
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后之慈愛爲其國
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
已後不得以姑爲詞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以
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謂與思忠俱進十二月德
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三年正月回鶻烏
八編類纂 卷頁六 四〇
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
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
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回鶻之衆寡見羶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
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北家
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使從相
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多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
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時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
輜重走雄追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鎗與
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初回鶻入大同川

至雲州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把頭峯此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我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畧授劉沔至是石雄以捷聞二月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并求冊命詔太僕卿趙蕃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取安西北庭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繇河西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聖

隴右抵王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一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餉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帥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謂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况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遣及

賈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同鶻稱臣乃行冊命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聖

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倘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加使冊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心須卿自為之黠戛斯遣使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

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
 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調吐
 蕃守兵眾寡又今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俟今秋
 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於節
 度團練使詳議以聞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謂知
 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
 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
 相殘滅望遣職事中使賜仲武詔諭已鎮魏已平昭
 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初回鶻為石雄所破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
 可汗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瘡夷
 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破即殺烏介帝以回鶻平詔
 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誇後世策黠戛斯為宗英
 雄武誠明可汗党項寇鹽州以武寧李彥佐為朔方
 靈鹽節度使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
 不可不為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于此則亡逃
 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擒送以此無由禁戢
 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
 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使臣
 為之副居于夏州理于詞訟庶為得宜乃以克王岐

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
 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令齋詔往安撫党項及六
 鎮百姓

延陵顏季享會通父較

八種類纂

八種類纂

卷五十五

四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沈倫

字成

沈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於高洛間以講學自給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咎居潤與倫厚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置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為戶部郎中遷為陝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九

一

奇巧物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闕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三司事先是倫第痺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為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木作居第因遣中使索圖督工為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兩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為監修以獻賜裝

友金帶六年授左僕射致仕辛年七十九初有司議

謚倫曰恭惠子繼宗上言曰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

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為典常若以臣父

起家不由文學即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

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

兩朝早升台弼有祗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

按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沈政堅固執禮御

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達耶賢而不伐尊賢貴

讓愛民長悌不懈為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

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

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為美謚如唐相

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實易直之公舉無避

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

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案謚法道德博聞

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刻曰文堅強不暴

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備治

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

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

子孫許其為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為虛器而彰

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

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

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
辭場歷典詰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于集賢國史
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宜
如故從之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昉在周朝知開封府
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
貶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
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
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平

宋言三

三

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
年昉罷復相趙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
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太宗語侍臣
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誦
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
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
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
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而不止盧舍
多壞太宗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叅知政
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

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
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
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
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
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
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期
王且爲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且勉以自愛既退
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
亦不能救也卒謚文正公

宋宋琪

宋言三

宋言三

四

宋琪字儆實幽州蓟人少好學幽帥趙延壽辟爲從
事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仕宋皆表爲
從事宋乾德四年召拜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
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
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開州開寶九年爲護國
軍節度判官太宗卽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
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大
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留判三司勾
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改左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南陽琪拜平章自員

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雍熙二年罷守本官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群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于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轍西適山路令大軍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接糧而進涉漆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則槍弩步隊寔于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溝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壅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

慮步吳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媽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遠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過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決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入軍聞劄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當懷骨骸之恨勃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留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締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王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于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

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于本川。此人生長塞垣，諳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靺、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存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既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藩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若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

八編類纂

朱重九

七

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毳褐之利，所宜守陣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于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于天雄軍邢洛貝州以來設柵，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旣窮，新草未生，陳芟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營陣之法，以十萬人爲率，前陣二萬人，後陣八萬人，後陣與

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布常山之勢，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酋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常，爲張彥澤之所誤，疏奏上，頗採用之。淳化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李繼隆爲都部署以討之。琪上言：石晉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彛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彛超換鎮，彛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違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一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迫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闕，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

八編類纂

朱重九

人

資畜許爲己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于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撫慰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卒。謚惠安。

宋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通判昇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選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

八編類集

卷二百九

九

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入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也。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監脩

國史。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常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惟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或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諸子冲幼。未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

八編類集

卷二百九

十

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成性。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偃爲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將加竄殛。沆等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燔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遽之。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
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
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曰臣非
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
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蒙
正指笏俛而捨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還謂左右曰蒙
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榘職至道初
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
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
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
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戚
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
普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六年封許國公景德二
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曰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
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
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
舊宴會于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太中祥符而
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後土過洛南幸其第錫賚
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
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

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
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
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
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
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
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賊免或言于上曰紳家
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
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
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賊蒙正不
辯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
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蒙正嘗問諸子曰
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
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
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蒙正夾袋中有冊
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
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
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多稱職者以
此

宋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

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官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口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後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巖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宋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

賞之法。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召選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是時齊賢言事頗忤上意，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者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姻婭，以請于沆。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于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毋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真宗卽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齊賢罷守本官。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

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三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繫。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于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烹。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積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今若能增益精兵。

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若於肅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干理。命司門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隆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地。數年之間。靈州始爲吞噬。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兵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

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沮撓及繼遷為潘繼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志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爪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為慮今潘羅支已亡斲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為二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勝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端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千牛備身太祖卽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柳風沐雨以申弔代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暴風折楫舟人怖

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拜右諫議大夫許元王僖尹開封又為判官王堯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領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群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饑寒為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奏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穎州副使臣之類也太宗曰朕日知卿可復舊官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是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未事得嘉賓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寇平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為左諫議人大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終谷推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端歷

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美擢太宗解嚴位剛之晚輪
為相持重誼大體以清體焉務應與廷舉剛對先察
相位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御覽知
同升政事堂太宗先之請剛對參知政事必終以
字所建明一由內出予也論剛今中書事必終以
編詳酌乃得開奏端愈謙讓不自當進初太康縣
獲玄龜以獻呂端等曰玄龜北方之色也即陰類中國
陽也將有表伏解解受冠帶於閣下竊不安之處以
致太康者乎初李繼遷投內詔保安軍參其母至
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位請剛使獨有與謀準選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九

命在我矣太宗折臂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
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
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真宗為太子端日與太子問
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
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
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太宗崩李
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
太宗先賜墨詔遂鏤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中
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
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
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
萬歲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
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且除名流澤用籍其家
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
又以端軀洪大官庭階陛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嘗
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
有條理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宋李沆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潭州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召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真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即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口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會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閣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罔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益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三

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

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

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

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時

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

飛輓輔臣咸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

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為此虜方黠其財猶豐

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還保環慶然後以計

困之爾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

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

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

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參知政

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

平得俊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

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

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為相遽與虜

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生漸生侈心耳且未以為

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

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三

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沈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沈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沈，不用。準問之，沈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服沈言。沈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都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盱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沈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事，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息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沈為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沈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往臨哭之。勳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卽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視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額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沈，沈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第維因語次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渥哉？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沈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沈沒後，或薦梅詢可

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吾子其信倚如此

宋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為著作
郎出為淮南轉運副使人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
時沒入祖吉賦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
獨不受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
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獄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
落職出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
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召為
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

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為樞
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
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
詰朝責求為未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
書及門敏中觀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
之云其書尋納箭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
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
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起擢如此時西
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
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

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
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為河北河東安撫使發
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
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景德初夏州李繼遷兵敗為
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
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
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為鄜延路安撫使俄遷京兆是
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
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儼有告禁卒欲倚
儼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
召賓僚兵官置酒縱問無一人預知者命儼入先馳
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
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
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為
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乃以所愛伶人或
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
齊賢側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問
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一於民事爾
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
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又口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
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
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
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
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
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
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
帝親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謚文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和臣

宋畢士安 守成

畢士安字仁叟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
 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
 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
 從之召入翰林為學士知制誥范景數致書宰相求
 入翰林為學士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
 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
 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李沆卒
 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
 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意特今日然
 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
 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
 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
 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
 其素所蓄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
 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
 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非此類

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
 史居準上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
 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
 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伏姦罔斬之準乃安
 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
 北平侵保州數為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
 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
 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
 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
 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
 忠戰陷契丹至是為契丹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
 安以為為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
 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
 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
 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
 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
 議者猶開關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
 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
 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
 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

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
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
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捷覓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
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俱來講和之議遂
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
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
案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
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
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

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
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
卒年六十八謚文簡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
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
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知
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六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
檄唯具鄉里姓名揭柵門百姓莫敢後期雍熙二年

九月廢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
元佐獨申救之廷美得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
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爲殘忍不守
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
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允祐等過之元佐謂曰
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
發憤中夜閉殿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
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
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
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謀某月日令東

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
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
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剗眼挑筋
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爲
太子準由是得名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
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
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
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知準為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嗽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請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濤，常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不少忘開準，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杜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

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於是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智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惟節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一體。

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舉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闕意。準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問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復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盡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詭歌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戰，時威虜軍張頭環守牀子弩，弩械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準在中書，喜用寒酸，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自任，同列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為可守。于

八編類集 卷百三 臣類

元

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出知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祥符七年，復召為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為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關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關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進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為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徙永興軍，是時上方崇奉天書，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京兆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遍準能素妖妄，託神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能，所善宦者周懷政，而準塔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其事，天禧元年，復召入同平章事。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

八編類集 卷百三 臣類

十

書爲宰相。爾準不擇揖而起。準爲樞密院使。時曹利用爲副。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丁謂遂合謀。欲排準。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四年。真宗得風疾。政事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于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益懼。力請罷政事。上不許。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罷準爲太子太傅。以李迪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拯既受樞密使。使者凡三前此。未有上徐覺其悞。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蓋遷曹利用。或丁謂中書。乃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既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謀益深。客省使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始得疾。浸劇。嘗卧枕。懷政股與謀。欲命太子監國。

懷政出告寇準。遂請問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崇勳等議其事。崇勳詣謂第告變。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詔曹瑋與崇勳鞠訊。具引服斬之。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使馳驛請永興。捕能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稍安。準知安州。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郝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李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分鬪。蓋自此始。以王曾參知政事。學士錢惟演爲樞密副使。準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過零陵。溪洞蠻夷乘間抄掠。其會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趣遣人還所抄掠。其在道州。旋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直經史道。釋書服。則誦讀。質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責者。自準罷相。繼以三緘。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迪亦

自鄆貶衛州團練丁謂惡準與李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于他日卽自裁不殊共于東之救之乃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兄重如此初丁謂出準門下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羨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此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間家僮謀欲執仇者乃杜門使縱傳母得出伺謂行遠

乃罷大聖元年徙衛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厨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準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暎性而問之曰人于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冠布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在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爲也在雷州踰年旣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母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亾每捫其痕慟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

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穉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準外朴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宋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

八編類集

卷百七

百類

十五

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沉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辭舊傳有物性憑尿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爲遠大之器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制太平者必

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命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騎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仁宗爲太子太

子諭德張士遜見且稱太子學書有法且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太子不待應選舉不必學書于是士遜日規以善道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且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且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慙次年復下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請以詔責之帝以問且且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日朝廷

八編類集

宋行年

三

有人寇準數短且且專稱準帝謂且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且且爲兖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且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且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且曰承規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且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且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且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且人始知行簡爲且所薦且凡所薦皆人未嘗知且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且所薦云且嘗至自兖州言張士遜等蒞事幹集望賜詔褒諭某等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

八編類集

宋行年

十六

謂且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且曰既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請且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爾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啟以師德之意且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遺且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

進激薄俗也。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偽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擠。唐劉仁軌嘗念李敬玄異已，乃稱其有將帥才而敬玄卒敗軍事。上曰：若然，則險偽之輩固世所不能絕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且曰：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且求教，且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職，思且之言未嘗求利。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且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惡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擢樞密使，謂左右曰：王且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且曰：高麗久來進奉，囚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關，契丹必不敢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管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卽遣使館接，知秦州張吉言蕃部倣擾已出兵格關，望量益士卒，且曰：今四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

十一

方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蕃翰之臣宜務鎮靜，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臣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太子出拜，且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且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為名臣，初且以宰相兼使至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始。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褻，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且沒歲餘，竟用準為相，且疾甚，遣內侍問者，且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煮薯蕷粥賜之。真宗見表，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且作奏辭之。藥木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卽昇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且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已而聞且奏藁，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祥符以來，每有大禮，且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

十一

以欽蓋悔其前之爲也

宋李迪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也迪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爲文見樞密開奇之曰公輔才也景德中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歷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主

賦欽寬民不勞矣帝曰朕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遠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關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

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劉后迪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三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太子除太子太傅初真宗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太子於資善堂聽常程事務他皆進呈聽旨真宗不豫大漸之夕迪與宰執以祈禱宿內殿時仁宗幼冲皇叔八大王元儼亦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口王所瀕也迪取索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初寇準既貶謂寢擅權用事至除吏不

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密副使而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太后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七

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乃命各降秩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謂入對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杌子進詔送謂中書令依舊視事先是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甚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劉氏獨留朕於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俾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

第

押迪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刃自剄于東之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者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臬廳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知舒州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昔不欲吾預國事始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七

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太后崩召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明道二年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迪除二人為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軍司馬龐籍權知亳州先是龐籍為御史數劾諷宰相李迪佑諷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

請辯乃詔卽南京置獄訊之籍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免諷當以贖論呂夷簡疾諷且欲因諷以傾迪故特寬籍而重貶諷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迪復爲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夷簡潛短之於上竟罷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既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迪夷簡交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爲鑿義夷簡請辯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知密州復知徐州迪奏所部鄆兗州欲行縣因祠嶽

八編類集

卷百五

五

爲上初年時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母命往久之改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文定帝築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以其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栢槁憔悴鬚鬢皓白迪守克見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辛

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宋王會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文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

八編類集

卷百五

五

器也學工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契着不盡會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此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時瑞應香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官羣下莫敢言者會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

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為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會請頒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會議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為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會自異及欽若相會會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會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會出知應天府王旦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會令夜開里門取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

人編類集

卷百十

臣類

七

錢惟演吳越王俶子以妹妻太后宗人劉美者也時為樞密交通宮掖會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會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會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會請如蔡邕德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入編類集

卷百十

臣類

七

日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賞橫衆莫敢違。卽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帛珠玉杖死于鞏縣。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既下獄。會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會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會有異志也。會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甚。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

本編類纂

卷百十

三

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雖會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准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不純用。及謂此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

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會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爲王清昭應宮使。會以帝初卽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內之。降詔褒美。仍敕鏤板。模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會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會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會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國朝

本編類纂

卷百十

三

故事。叙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初。王會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會之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會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閣門不敢。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閣門。惶惑莫知所出。會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旣定。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帝曰。

比閱天下奏吏出職者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
 流必顧廉耻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
 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
 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
 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會亟附中使奏曰
 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
 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時又傳言汴口決水
 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
 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司置
 務醋推請推其法天下曾曰推酒蓋出於前代之不
 人編類纂 卷百七十 臣類 三

祠之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為樞密使明年拜右僕
 射封沂國公會嘗言始叅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
 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某人賢則曰誠知此
 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策
 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會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
 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會見而偉之知仲淹
 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會謂殊曰公實知
 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
 殊從之會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會曰明揚
 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會曰夫執政
 者思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南京留守推官
 石介始會書曰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聖體因
 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眷正深宜卽以此為
 諫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則遂啟成亂階恐無及矣
 會左右引茶商陳氏女入宮欲立為后曾以為不可
 卒罷陳氏初呂夷簡叅知政事事會謹甚曾力薦為
 相久不用曾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
 張耆上爾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
 無此意行用之矣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
 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

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
會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會與夷簡交，論帝前，會言亦
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
墜其寢左右，驚告。會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
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會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
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
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會
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
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會始。仁宗既
耐庸，詔擇將相配享，以會為第一。會無子，養子曰緯。
八編類纂 宋言子 臣類

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為後。胡安國嘗曰：「李文靖澹然
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
是八九分地位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朱范仲淹 守成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適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德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入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

八編類纂

朱范仲淹

臣類

一

養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辯之語於屏上比去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真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無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焉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諾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

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

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

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

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真詔以太妃

楊氏為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

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

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太隴旱江

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

八編類纂

朱范仲淹

臣類

二

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

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

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味

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后廢率諫

官御史伏闕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

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

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

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

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乃侍臣職余敢不

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

益備官
宋提議
人大作
無於廷

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言，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人為類。」

朱百二

三

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若明臣哲，垂祭亡極，朕具食鹽志庶幾古治，而人務交遊，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清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承察，以聞。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遂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

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冠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種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從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

朱百二

四

子 6--67

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數。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城。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關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為伍。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藏。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遣繼嵩已喪師。彼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環慶路經畧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若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

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
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
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
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
足矣。帝采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
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
博帥秦，宗亮帥慶，張元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
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效，故賊亦不敢輒犯。
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不任事。
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七

改。恐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手固辭不
拜。願與韓琦出行也。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
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口上
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
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封仲淹惶恐，退
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
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
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
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
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

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
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
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
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
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
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
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
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人
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
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
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
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
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以助正
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
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
稽遲者，重責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
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
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
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八

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
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
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
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
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
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
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
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人
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
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
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
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
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以助正
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
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
稽遲者，重責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
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
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
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

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空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又建言周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九

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

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仲淹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仲淹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以丈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支持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興致太平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十

然更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誘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遣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獨其稅罷權酷子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鄴仲淹往見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仲淹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即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

在朝廷之爲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仲淹爲之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細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乃以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謚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西戎方熾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取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琦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遽奔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

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一有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仲淹所部但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餽之勞仲淹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仲淹爲龍猛拏揮使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若其塞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主高廷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送配遠方仲淹素蓄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出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廷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其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而見其家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見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款且厚

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
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
爭於上前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
民贖錢遺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
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
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
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
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
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
之仲約出是免死既而弼愠曰方今惠法不舉方欲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戶類 七
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
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
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可知所定
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
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
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
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達床嘆曰
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時仲
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餒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
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

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
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
興又新赦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
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敘
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
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
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
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仲淹言幕府辟容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戶類 七
須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
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仲淹在
睢陽堂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
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
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
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
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
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
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
陽孫亦辭歸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

教殺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康定用兵時。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仲淹嘗以左氏春秋長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青于是晚節益喜書史。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躬身熱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旣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旣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十畝。爲義莊。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練一疋。嫁娶喪葬。皆官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樓外。庫帷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贖朱氏父太常博士監諸字。皆仲淹爲葬之。歲別有饗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賢。得補官者三人。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此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曼殊判南京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曼殊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仲淹曰監中有一舉子富臯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曼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曼曰唯即取富為壻後改名即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三

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為宗家惜之母為人得也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又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慶曆六年內出詔曰轉運使楊統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孰降知衡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毋得用為監司並與遠小處差遣綽鼎統三人皆范仲淹所選用也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為上言三虎事故有是詔朱熹曰孫沔之徒素無行節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滄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曰世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諸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為相蘇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之費蘇承例賣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六

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
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
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句云
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
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卽以白上仁宗大怒卽令中
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
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
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
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
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
終亦何補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盡拔引純
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
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
呂公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淹汝誠子
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
諫止予門關爲予京兆聖子諶說賊叛予夏往予式
曷六月酷日太冬積雪汝寒汝暑何予士予子聞辛
酸汝不告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技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呂夷簡

守成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試材
 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
 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選知濱州代還奏
 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
 王曾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君
 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也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乘
 鈞軸曾曰何以知之曰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
 等數事擢侍御史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
 既而屬御史臺案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
 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遷刑部郎中權知
 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
 宗即位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
 允恭誅以給事中叅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
 中方真宗耐廟太后欲其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單
 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
 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

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
 辭之後為例天聖七年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玉清
 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為此
 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管構也乃推洪範
 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初太后
 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夷簡宜退夷簡曰先
 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
 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
 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焚輔知無不為雖禍之
 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十年李宸妃薨太后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遠引帝
 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
 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
 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
 以劉氏為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
 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
 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
 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
 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
 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

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廢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太后嘗欲以荆王爲皇太叔夷簡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太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夷簡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在中書聽旨太人編類卷 宋史三十一類 三

后寤卽令出宮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陳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樞密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

聞文應因使爲出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願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初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爲太后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所幸尚美人恩寵傾后宮郭后如屢相忿爭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憤起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王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楊偕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能進道輔叩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朝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毋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仲淹補外，宋庠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大妃爲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郭后旣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卽命輿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力爭，削道詔中太后參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頓太后排遣之。然議者以爲人主旣壯而毋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失也。夷簡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天下

學校久廢，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統一。宗室子益衆，爲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員，悉授諸衛宮以別庶姓。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判許州，寶元三年復入相。時方飭兵備以夷簡總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緩急。至是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夷簡謂契丹畏壯，旣怯，遠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旣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避之。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東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轡旣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

子 6-78

臣之體未幾感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
 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
 古謂髡可療疾今翦以賜卿慶曆三年春帝御延和
 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
 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
 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謚文靖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
 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宰相矣自
 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
 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七

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
 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繼市井小人
 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
 契丹歲繪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
 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夷簡逐道輔其後
 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為狂
 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
 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
 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
 嘗借兵伐高麗太后欲與之夷簡堅執不可后曰適

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夷簡曰但以臣不
 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
 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
 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
 萬貫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
 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
 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
 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
 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
 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夷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八

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夷簡擇
 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
 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
 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
 有謀諫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為寇三年雖常得逞而
 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
 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通今因南郊
 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
 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書曰是吾
 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及此社稷之福也。卒定和議。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遣使人追還遂除裏行。自此擢用李迪與夷簡同相迪直而疎夷簡巧而密迪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容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夷簡因謂迪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人內

既不協迪於上前求去上恠問其故奏曰老病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其門生求官二人共議許之既而夷簡遂在告迪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曾久在外意求復用宋綬爲參知政事甚善夷簡謂曾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夷簡許諾綬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復如故夷簡笑然之綬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

夷簡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綬問其可否曾無所擇既至夷簡專決事不少讓夷簡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夷簡者昌齡誤以博文告曾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逐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叅知政事宋綬亦罷去迪曾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初夷簡罷密薦王隨與陳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度他日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爲悉病坊之語

韓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俱罷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張士遜及張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先是揀下都輦官千餘人遮宰相樞密使喧訴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夷簡復爲平章事

不平
相殺
此

斬董官曹榮陳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訴也
從者配牢城卒揀輦官為禁軍如初詔初景祐中夷
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
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
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
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邪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
略安撫使上以夷簡為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
惡仲淹面謝曰鼎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
獎拔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
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先是夷簡
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參政事宋庠數與爭論夷簡
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
范仲淹知延州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書夷簡從容
謂庠曰人臣禁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
罪仲淹也時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
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
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計則辱在朝廷
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
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仲淹可
斬杜衍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

宋史三三三類

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庠謂夷簡必助
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
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
咎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於是庠罷知揚州夷
簡惡韓范富三人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
帥遣弼使北名用仇而實開之弼再使契丹議和受
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書詞與口傳不同弼覺之奏
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
仁宗召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
令改定富弼益辯論不平竟畢事而還仲淹琦亦措
置西事有功及軍罷而夷簡請老盡用三人及宋庠
夏竦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昌朝陳執中間
焉猶欲因以傾之譽仲淹弼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
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
時政所當因華諸公皆推仲淹弼仲淹弼請退而具
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
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眾不利
而謫興又使仲淹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
始笑之初夷簡每求去以候上意常未厭而去故能
三入及老謝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

宋史三三三類

是仲淹使河東陝西弼使河北仁宗以西戎方熾默
 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
 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
 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降旨中書令
 檢真宗召种放事夷簡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
 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
 即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
 晚上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
 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寶元中御史府久闕
 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淑奏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三 臣等
 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
 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夷簡奏曰中丞者風憲之
 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
 敢銓量之仁宗頷之景祐末災異數見上憂之深自
 貶損博士林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
 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為書上之大抵皆諛詔之詞緣
 飾以陰陽上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缺端明殿學
 士李淑等薦王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夷簡欲
 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
 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

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
 二人上許之洙修經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夷簡
 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
 足嘉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
 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
 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語明
 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
 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
 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三 臣等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嘗以言責人景祐
 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
 可慟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山宰相多忌而不為正
 人地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出鎮許昌乃薦
 王隨陳堯佐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
 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
 陛下果召夷簡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為安以
 避諂為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非虜無厭乘比求賂
 兵殲貨悖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為德
 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

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北虜復盟西賊欵塞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疾默然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眷切夷簡謂人口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方服其量云仲淹經略西事嘗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安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從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會河北乏軍費選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衍

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數百人詣宰臣呂夷簡第誼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論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具得其姓名首杖春配沙門島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爲從者皆勒停或云是時小人欲害君子先唱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穉伏而不出冀其翔湧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罪而儲之則察其

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
 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戶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
 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
 遷去故吏得為奸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
 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
 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
 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
 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
 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
 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臣類 七

奪由是吏不能為姦利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
 權知開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于以私拜樞密使與
 富韓范共事三人欲盡革眾事修綱紀小人權倖皆
 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道絕僥倖每內降恩率
 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
 對帝口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
 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
 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
 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以為可舉衍爭
 以為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

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宣
 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鬪勢必不來我
 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
 行事衍衍不以為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堦劉三蝦
 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
 修亦請留三蝦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
 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蝦為契丹近親而適
 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
 還之乃還三蝦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督蘇舜欽
 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
 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為衍所知或言益柔
 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
 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誤力求置
 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
 草制指衍為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
 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
 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陳執中在中
 書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
 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
 甫等供職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

史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苟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衍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衍。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享谷多用糝，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邪？」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此雅自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墳，厚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

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僞。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稱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顯。謹多少枉爲時所上下也。有門生爲縣令，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人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非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又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如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宋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

守者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幣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接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各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栻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斛以糶。或

抑市并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醜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為薪。不可過。軍校白之。座客股票。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樞密直學士明鎬討之。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於兩府。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命為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

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上許之。彥博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取敢死二百。命指揮將之。銜枚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歎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緘以引城外。人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瑛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

以勵風俗。與樞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為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為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蘇。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張貴妃。緣此擢為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左宣徽。臣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階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為表裏。言彥博有才。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威福一出於已。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

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門鑊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諫英州別駕，直聲自是聞天下。彥博罷爲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及爲參知政事，明鑄討王則，未克，上甚愛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

八編新卷

宋元二臣類

三

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乞身往破賊，上大喜，賊平，卽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辯云。遷知永興軍，起居舍人，屏退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繅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

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黜大慶殿，因留宿殿，盧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白澶州

八編新卷

宋元二臣類

三

商湖河穿六澤渠入潢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彦博等始歸第當時京師業業賴彦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沈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聞之以沈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彦博因言介項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問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彦博爲厚德久之判河南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轉運使李恭議論不協因訟叅遣吏齋河圖屬宰相彦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叅朋邪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降申錫知滁州申錫伯玉攻彦博雖不勝彦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彦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彦博罷英宗卽位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彦博竦然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彦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素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鈴轄李信等趨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彦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彦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隳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帝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務要推行爾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推彦博坐不實貶彦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歛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祀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祀之功水悉歸故道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觀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元豐三年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

霍光是為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益琦功也帝曰發端為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明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文

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事飲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元祐元年起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顥為崇政殿說書願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

時年九十矣。或謂順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順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參頁上
下類

堯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三

左編

臣類

宋韓琦

字成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眾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往

八編類纂卷一百七十三 臣類

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拜右司諫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奸為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為相謂之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夏竦為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書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

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

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

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

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

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没于

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

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

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

使范仲淹歷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

職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

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

天下稱為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

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

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

為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

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歸

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

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

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

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
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勲業仲淹等亦以天
下爲己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窮繼罷琦爲
辯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
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初定州兵狂平貝州功需
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
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賚其家籍
其孤發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
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
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比知
并州其甘日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
所未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潘美鎮河東患
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
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
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
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
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六
年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
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
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

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
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
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官將有就館者姑待
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
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
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魯公
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
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
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
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
陛下斷日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
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
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
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
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
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
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
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
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
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
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知否
上以英宗爲言琦即將順乞降聖旨劄之在判宗正
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不與
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
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
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并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
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節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而三慰安以
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其人見其人見外人
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
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
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懇告則或
熱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
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
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
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感之琦獨屹然不動呂言於衆
曰豈有前殿不會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
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即位大王
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
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
宰相遂循殿陛下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
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
晏然允弼太宗孫也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
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
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
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

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不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人編類纂 卷五十三 臣類 七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無親出子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為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諛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

用

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人編類纂 卷五十三 臣類 八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往。自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九

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脩已簽書矣。叅政趙槩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為然而歸咎於英宗。及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

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弼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治平二年，殿前都虞候郭達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達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達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咎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

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空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達。是月，彗行至張而沒，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爲憂。或告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即政，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行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後上仙，琦哭之，勸曰：何事不可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

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是神宗卽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琦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欽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之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臣類 二

英宗復手勳魯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允初八大王元禮子太宗孫也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請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爲故事至是陶始劾之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假擾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魯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

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後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旣如此綏州不可棄樞密文彥博悔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手詔曰昔我藝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恩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從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臣類 三

初主
而終
死於
事何
原之
地耳

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
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謂宜遣使報聘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及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議者
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樞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
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其為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
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
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悅服在魏都久
遂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
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初英宗即位置大慶於
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
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
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
俟服除治平二年前上既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
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
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為為贈官及改封

禮十
年
之時
也

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濮王於上父也
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
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
所生父齊斬不杖墓為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
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
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太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
不可以為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
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
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
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兵對所以然
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
亦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
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
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
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
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
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楊言曰相公宜早了此
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

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媒恥。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為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狀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為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于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學為闈。即國立廟。令王子孫。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日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坐為闈。以國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而奉太后慈旨。為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為濮安懿皇。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坐為闈。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為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免從。宜令中書門下依八編頒發。卷一百七十三 六

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以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改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為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

後誨等奏促不已念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千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荷惑眾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口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禱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某策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眾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舍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七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神宗即位它日上謂琦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辭文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抑此必黨濫議者欲未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浚察之上欣然納焉初琦為諫官時民間作銷金服玩琦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琦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

斬請復用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鐘律琦曰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止世之樂可得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以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繼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嶠舊樂琦言自古典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官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七

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潞人饑為體量安撫使琦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絲井官緝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士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初叛兵鋒銳甚授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

卷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
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
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土
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
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
鳴沙之道既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
于軍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勢每出輒有功琦方建請
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
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
其種落拔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
人編類纂 卷重三 臣類 九

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
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
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
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
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買昌朝參政陰主之
張方平宋郊王拱辰皆同列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
作傲歌罪當誅琦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
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
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
見上遂釋然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
人編類纂 卷重三 臣類 十

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衣琦
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
朝廷者爲天下法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
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
不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
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
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
高下于其間嘉祐四年下裕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
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
使受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

力藉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救以省疑獄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敷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科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林夏人疎服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人編類真 卷五十七 臣部 三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琦一日懇辭相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請益堅宅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州有袞衣待還之語請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觀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辯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口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琦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見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知此非宰相器琦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琦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琦之語問安石安石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此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暑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見安石

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安石曰君少年母廢書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安石終不屈然琦雖重安石之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已怨之故安石熙寧日錄中短琦爲多每日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琦薨安石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年之語也琦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八翁刻集 卷五十三 臣類

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止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可行而已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

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琦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琦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平日謂成六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琦論近世宰制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又嘗云若晉公此謂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曰頃時丁冠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此謂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不謹琦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思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焉歐陽范尹旋收旋

先終不受其籠絡。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天下屬之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璟素以堅。按有節槩。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屢薦歐陽修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為。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

八編類集

卷重幸臣類

五

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晚與歐陽修相知。而相親最深。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琦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琦知修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琦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琦曰。軾之材遠大

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琦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末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

八編類集

卷重幸臣類

五

太祖或一宮鬢。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既

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
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腸州。然
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欵荆湖之間。無事桂州。陸
詵奏交州欲取温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
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
曲承美專有此地。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
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予早議琦琦有奇骨。其器
魁落。豈視居樸其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
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八編類集

卷重三

臣

志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四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富弼 守成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且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弼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四 臣類

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四 臣類

二

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制荆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為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鬻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遂為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

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舞兵。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若。末帝昏亂。土字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亡士。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非朝之利哉。即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祖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

卷之六

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揣虜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結婚之意。緩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以往。於是呂夷簡

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三。誓書三。弼奏於誓書內。剗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齋誓書。追及弼于武彊。授之。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料。即遣其屬請中書白執政。上亟召問。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乃以禮物屬副使。疾馳至京師。求對。得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

不肯為此直恐誤爾。弼怒曰：殊好邪？黨夷節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女。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既至契丹，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固不若歲增金帛。弼於書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王曰：改為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頗利為

八編類集

卷五十四

五

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先是呂夷簡當國，弼數論事，侵之夷簡，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而弼受命不少辭，始奉使，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又除樞密直

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請弼奉使。不丁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諾納上節，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還故也。弼乃受。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見族於河東為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為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宋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或請調發為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勳，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宜撫河北，還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

八編類集

卷五十四

六

七

子 6--107

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粥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粥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七

之為怨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穰僧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闡白乃行宮內肅然弼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嘉祐六年三月以母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八

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頰首賀會故相龐籍知并州入對上新相彥博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如何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富弼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

言兵帝默然至日晏退又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

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也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誑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臣類 九

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叅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朔日有夢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為司徒六年八月蔡年八十手封遺奏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紹聖中章惇執政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臣類 十

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貶，余靖尹洙論救仲淹亦貶，歐陽修貽書司諫高若納責其不言，且毀仲淹，謂其不復知人間有廉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乃有四賢一不肖詩，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謂若訥也。詩出，京師競相流播，契丹使者亦買之歸。自是朝臣直仲淹者紛紛不已。黨論始起，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石介時為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

大姦斥竦也。詩且出，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于此矣。竦深銜之。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歐陽修為諫官，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願避夏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為黨論者惡修，謫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國冢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二三年，滿要路，則誤朝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為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求出外。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未幾，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之，脇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弼為宜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內

黃時修為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脇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外人讒言已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諍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時京師禁軍亟亦閱多所升擢，而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弼於大禍也。五年，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愛，帝欲徙二人淮南，參知

政事吳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故有是命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蒙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量哉詔以邊事寧息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邠州

八編類集

卷五十四

三

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謂報應者耶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為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命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修舍人劉敞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國政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于時弼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琦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弼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琦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英宗以疾不能視朝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琦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弼

八編類集

卷五十四

三

為樞密相怪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為參政首議追尊漢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志仁宗累主上欺韓公弼弼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恐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林曰非陛下有孝德就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但答以老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病無書琦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心琦與修之夢也弼皆不祭乎至和中陳執中為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富弼以代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修修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彥博有才能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

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叅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英宗一日因弼進除目震怒響滿殿擲除目權下弼慨然指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溫言弼進說猶久之不已英宗臨御一日韓琦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愧色後琦帥長安為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也熙寧初弼再相神宗問所先當如何弼曰阜安宇內為先蓋是時王安石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進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一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高宜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遠老將與高議論不同為交趾扼富良江南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

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
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不
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
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
元豐六年弼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治亂
之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
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
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
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
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一日大星殞於弼所居
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
其將終也弼致仕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
奏記於弼曰古者三公無別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
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
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
盛衰為之變哉今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
于釋疑聖人大道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

河師

不明萬物憔悴此老臣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
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
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
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客李德問弼曰公治平初進
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
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
也蓋文彥博與王安石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
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平生所薦甚眾尤知名者十
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
維陳襄杜杞之流嘗有聞於世弼為人溫長寬厚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
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
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
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
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踞踏起
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
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効之
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
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
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

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灼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治平中。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曰。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石介聖德詩云。予晚得弼。予心喜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語。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答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檣杪餐餐。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晉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視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資予。予其敢忽。並來弼子。民無澆札。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五

左編

臣類

宋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未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

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

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

昇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齋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

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

鬪鶉其儻末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

不與而彼携之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

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當詰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

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為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爲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維爲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

至，雖有皋夔稷禹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律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精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貧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克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

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正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塲。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權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為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亦高奇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為所引。亦以罷新法。出潁州刺史。轉運使。謝景

服二字

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上。問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為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戢言。王安石入為聚斂好勝。遂非既上疏。又請中書力爭。辭氣甚厲。曾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以參政笑戢。戢亦笑。參政所為。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退即家居待罪。遂絀為知縣。于是御史劉述錢顛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

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安石欲置其黨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復薦爲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年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奪樞密之權。且阻樞密使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卽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大小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

文選亦
引次序也
不足守也
八情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政。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同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懼。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異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安經省臺。鳴鼓邀駕。恃眾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上。歐陽修乞致仕。馬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蘇靈臺。即尤嘆言。天火

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唐荆本以安石引
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
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
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
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
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
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億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
得上元久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
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
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詔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
議解所服玉帶賜之安石子雱為人慄悍陰刻無所
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奏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
無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故安
石聞王詔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
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
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
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
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
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
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曰
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
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
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雱不樂五年置城
邏卒察諺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
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
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
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

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
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
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
言乃向經曹佾所為爾為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
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
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
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
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

汲引之。至京白為叅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劾禮薦安石為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由東告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赦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眾。已為此

獄引寧。意欲有誣。鐵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伺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奸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大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

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龍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大術。如禪龍。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偽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

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勝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此。

又一書曰勿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官
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
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言其情安石咎之
雱憤甚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云爲人子弟求官及
薦臣昏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屈言
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
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
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
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
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國類 十三

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請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
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釋罪乃知
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
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判金陵納
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荐山
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
小航從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屋人其宅僅蔽風雨又
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
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
屋以屋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國類 十三

居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
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寺
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
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
終日目不停轉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
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坐
酒廡之小閣安石語次忽舉麈尾之取筆書慰曰霜
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放筆揖而入安石
再爲相承黨人之後乎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

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子秀謀議而
秀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
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閒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
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
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
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
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
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
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
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諠忿于庭
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
遂杖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詰安石謝以公皂生疎
失於戒束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
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
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
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者首以此奏聞於
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守又除王安
石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
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滌而垢
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不爲大奸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
人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井
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系弘劉晏允合此
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宜與民
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
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
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
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
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
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
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
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
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
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
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
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
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童惇爲三司條例官
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爲不便者布
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
敢言青苗初陝西轉運使李叅以部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伺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趁事而兼井不得乘其急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井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爲媿耻元祐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錢復常平舊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典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口畝屋宅資貨畜產價自占凡屋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首實以三分之一克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察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於是益困矣詔罷首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克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一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用祖宗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害巖叟言五利害信而有十軾議逐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克役固有陪備而得希伏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克役今令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利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且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

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救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救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寺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必欲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如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睿覽

何如。少年台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能。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安石主僱役，先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僱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卽令一切聽僱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僱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以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

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熙寧五年，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爲本。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井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卽兼井自不能爲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舖孫家所爲。紙舖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如紙舖孫家所爲，何以謂之入主。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蕪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

得不得
三字
萬字

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或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
隸于都司焉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何故士大夫
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
與近習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
功者上又患多費用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
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
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
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
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屨布
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
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帝詔中書曰朝廷設
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願使中人
之家失業如此吾民之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曾布
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
爲虛駭駭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
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鼠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
之患被于天下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
實不免貨交取利願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

得不得
三字
萬字

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罷
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廢興治
乃創置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
日兵比慶曆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
理財若理財即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
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
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
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屨
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旱故命韓
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
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
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
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
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
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
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
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
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
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

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語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勝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家失業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思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既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項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能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其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

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於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訢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

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為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為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墓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防海船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虜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素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費瀆傷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甚

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齋。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浙西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糴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於歲遂為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討買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候糴兌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為民害

仁宗即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損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

數會計以聞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緡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即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益講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又任向至治平未向坐與仲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能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

四年廢春秋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

仙本於學請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弊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慮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伺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五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倉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煥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呂惠卿考舉士例同時者在高等激直者居下劉放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放貽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摭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言事斥通判泰州放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敵子奉世名相將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六

世稱三劉七月自孔文仲對策作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為比上曰朕此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為比于文王誠無所悔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

頌行之新義既頌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為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繁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臣類

七

安石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自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勿須中分之夕占其牛車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

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卷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策取之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真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曠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選於戶籍或應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戍之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放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臣類

八

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不其
視即此
據此理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
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
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
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
宗社長入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
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
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
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
者亦克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臣 九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
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
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勅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
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
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必絕同
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為同保戶數足
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
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
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
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
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
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
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
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問鄉民
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
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
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
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臣 十

侵漁之患故卒乘輒睦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之民二
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
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
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朔除草
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
獲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
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
克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
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

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襄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及病者補償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通償者保戶馬歿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未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四馬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類 七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后聽政以內肯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卽蜀諸州勅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

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畫不曉事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禁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卽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于虜虜傲過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處其事公著卽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

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厲門者古名限塞雖陸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忱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為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弊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

因商舶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為塘濬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斃六也置河非巴于北將各尊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

又派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撥諸邊卒隳盟好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于賦訟商旅數于道路官吏不安其

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壞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軍龐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與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服邊備日克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弼皆主不與之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侍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熙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為安軍古渭磨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為開拓之漸安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手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八編類集 卷之六十四

止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畧不失為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三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戾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豈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

城所敗或言其餘眾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八年十月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遣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造議罷以知處州劉燹代之燹至奏罷正兵而用槍仗分戍聽邊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求互市率皆過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遠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鄂州而除藝名九年正月交趾圖邑州知州事蘇絨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絨不效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歿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絨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絨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詆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安石怒以天章閣待制趙禹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禹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禹孰可代

八編類集 卷之六十四

憲高言達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邑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軋德懼遣使奉表請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軋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人

八編類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灰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灰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楮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神宗知安石之貧命使其師頽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頽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頽常例初李師中任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上曰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知曉民攻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意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八編類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彊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送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檢巧非佳上使安石負誦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蓋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聽

明將有所破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賣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光，召知許州令過關，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光如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能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

在者，安石既病，郵報司馬光作相，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會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世安嘗與馬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紆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為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安石與光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共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右驩，兜共工之妖，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患臺諫多橫議，故用公著爲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潁州，後公著居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

不堪命矣。雍曰：介南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尙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也。初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請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善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邪。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詐似

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寒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奸，得路羣陰，策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罔無遠界，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海惡，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謙。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

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祇憚蹉跎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踰朝政之病也。司馬光邵雍日就卧內，問疾誨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光以稟誌，光亟省之，已瞑目矣。光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光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遂回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誨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

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誨忍、又謂光、以天下事尚可爲、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誨不及見矣、天下聞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誨之子曰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叅政叅政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自上、久之不決、既

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卽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馬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于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

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安石與介同爲叅政、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石、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之變色、是時富弼曾公亮爲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爲叅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足、公亮以年老、俱引去、介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歿、拚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卽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歿、苦言安石生、公亮老、弼病、介歿、拚苦也、鄭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安石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違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

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饑民市麻枳麥麩爲米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體量免行錢會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於商稅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民間權呼相慶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錄 五

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爲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諂事安石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辯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拔其衣橐得王堯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秩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追人吳無至請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

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隣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常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謂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如何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毛

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願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奸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

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術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循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為邪說之事姑即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眾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氏肝心底劊子手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六

八編類纂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侍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盡以為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

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

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

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秦賦以

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

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

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

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

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

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人攝攝

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

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

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

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遠爲不

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

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

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

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

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央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

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月

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臣類

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常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譏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時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舉。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莽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自后。以防矯僞。詔敕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臣類

四

但見慶曆間鄉兵救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救檢與民約永不克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子

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竒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頴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

戎部將寇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隆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比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莽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六

非時奉策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太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常世惡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哀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丁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七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重是也。光言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弃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八

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以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刑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七

七

之相公

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遂軾以奏，蓋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斃器。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構，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因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起光知陳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七

十

州遺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

人編頁去

卷之三

二

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始可示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

人編頁去

卷之三

三

赤河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
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
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
其慮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
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歿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
九月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居類

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
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
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
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
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
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
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大

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
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
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
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
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
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從
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
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居類

使狄詒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詒曰今爲翰林兼侍
讀虜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竟
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勉
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
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般
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云君
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曰
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雍
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未
有談禪者偶富弼問法於顯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

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
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
光范鎮以爲不然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
邵宇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
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
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
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
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君爲翰林學士知
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卦
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
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
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
曰所以徒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
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
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
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

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二年爲御史
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
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負之以威勝
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
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皆皆賢
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
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
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從容
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
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
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
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
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刑公
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
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
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選朝
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
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
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
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

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肯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肯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七

三

堯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敝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許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眾莫不歎服三年拜司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三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堯年七十二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簾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六

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語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入之意消者於胸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倉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三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著意深切每改容勒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知仁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爲戒公著平章軍國皆門下因語攻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爲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闖藉一皆無稅每發欵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別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風竄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官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建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諡冊之義請祔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會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為陰通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為過矣公亮歎重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為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部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間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儻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其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懼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官行注

洶鳴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裡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常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狐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廢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太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太臨對口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克後為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史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啟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上天下謂頌及敏求太臨為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請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頌

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報朴，謂京師浩穢，須彈壓，當以杜後患，文治之非，毫頌臥

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今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爲婢所弑，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弑姑，法不至死，或諧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惟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滄洲，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

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慮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季日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處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就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眾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嚮

則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謀言阿里骨已歿國人未知所立辨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眾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各敢言既為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幼年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各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日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實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

八編類集

卷重下

天

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搗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

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屬風俗以賞罰重名器尊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止俊卿以為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宰臣湯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真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

八編類集

卷重下

天

體尚何後効之固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社稷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即令浚都督且召為用辛為思退橋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常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其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逾年授吏部

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成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嘗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謁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說中外稱快金遺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知 九

大臣葉頤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奏洪邁奸險譏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戒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秦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

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劾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材豈爲官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知 三

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夫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忠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願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

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關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重。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素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壇。

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討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杜門請去。帥福州。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勒。而內批

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殺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林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却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母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

俊卿奏非便上手劄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入
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
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祿
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
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
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
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雖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未
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宋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喜定元年舉進士再調發州司
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永明年入對改秘書郎尋
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
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
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疇矯宿弊斥去
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
而先行巧徇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
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日沙汰未幾而旋
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鏗朝廷紀
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

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

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得此豈勵精親政之時

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

機將發明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降

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

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

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

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

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

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

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故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能

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

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

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

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

騷然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任詐謀罔之弊于

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

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

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墜者賈左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棄，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闈，禁約閹宦，不使譏語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狗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臣類 書

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存，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絕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亦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發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即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抗疏自辯，範又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關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旣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

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很輕，物價騰踴，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擄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孽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湖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夫歿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歿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交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二十

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汗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譽，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恠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舛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肯酒有箴，緝熙有記，使待此一念，振起頽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

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整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常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窳其罅漏。求鹽筴指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早降恩澤。引前朝柱術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七 帝

範。範奏曰。三四十十年。樞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察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筴抵牾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

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貸。亦司妄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修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七 帝

職業。朝廷不以獎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閭閻。口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做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障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狗國若以術相籠架。

非範所屑爲也。琪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絕中
流。置營柵。且以重兵殺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
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
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
傅。諡清獻。

八編頁卷

入卷于三

正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望之 被難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侯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崎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卿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厲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昔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論上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八

子 6-163

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
 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
 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
 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不合天子復下其議兩府
 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
 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
 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
 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
 典賦欽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八籍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

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
 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
 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
 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
 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
 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
 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
 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
 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
 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八籍類纂 卷之三十一 四

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
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
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
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
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篤之不
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人編類集 卷五十六 臣等

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接受所監賊二百五十以上，請
逮捕繫治。上於是左遷望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
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安見
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
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
心諫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嚮納之初
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
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
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
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
自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
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
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以奸利郡國，反言許史子弟罪過。章
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
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竊穴黎庶
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言管宴
而休，遂行日反，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

人不可不知此馬天則自知

不可不知此馬天則自知

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囿畜雞種黍竅見二子
 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躐宣
 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
 其庶幾願竭區區砥礪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
 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官
 俱待詔堪獨白官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
 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聞東人
 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
 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
 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驕待詔以
 行汗穢不進欲入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
 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羅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
 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統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
 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

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
 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
 天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
 朕八年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
 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
 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
 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朝望坐次將
 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
 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
 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誦辱望
 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
 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
 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誦望之於
 牢獄寒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
 罪必無所愛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
 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
 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常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父雷我疾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畫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儼嗣爲關內侯父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八新類集 卷之八

九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木章擢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項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宴持詔

漢書重傳
上疏即正
爲此等

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何句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切諫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

八新類集 卷之八

一

太后堯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毋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以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司志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大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蓋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使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騎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發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祿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慙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不平外內願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放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

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逃罔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効嘉逃罔罔上之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竝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逃罔罔上之道恐不可以示天下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座則起疾痛視之無歡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

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紗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相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引藥，孟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禱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願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必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必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毆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後漢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滎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鶴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地鰻者，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

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調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後乎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路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得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雖有推燥屋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留神萬機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類

五十五

誠慎拜辭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時

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復上疏曰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重蝗蝗虺虺虺掠三邊震擾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宰司辟召承望旨意天下誼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惟陛下度之豐儉等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以爲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帝旣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各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類

五十六

考詔獄治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蠲除全騰之命以誘誘羗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樊豐等因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遂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詔遣歸本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家人曰吾疾姦臣而不能誅惡女亂而不能禁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勿歸塚勿設祭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

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咸餘帝即位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詞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都以為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青屨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承以中宰具祠冠而有靈倘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乘於其墓所

震五子長子收收孫奇雷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歿後必復致大鳥矣

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類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銀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時徵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木晝昏求

因上疏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絀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宐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徵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做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虛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殘懲災諺謂

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收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或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里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

相欲因國為池，澆濯彘穢，宜絕橫辟，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符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徇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請讓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頃者朝廷拜除，思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賊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取受罪，賊累億，并荆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攝殺。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檻車徵參，請廷對，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毀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

至戒覽，宜悉屏去。本部書奏尚書，即召東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傅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憊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嘗從客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子賜，字伯獻，遷居隱約，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闕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惟陛下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光和元年，有虹蜺書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甫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得意少子，乞還女嬀，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累世見寵，無以報國，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詩人所謂蝮螭者，」

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寺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官。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蠱篆小技。見寵於時。樂松處常伯任芝。屢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辭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賦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造教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汪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同。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愛。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

復封寬及濟子。

子彪字文先。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為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

八編類集

卷之三

書

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且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杖下獄。劫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况以表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
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
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明者以公聰
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
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
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卜一年彪
見漢祚將終遂稱腳舉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
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
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丙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
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計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
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
已外曹真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
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今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
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嘗操有問外事乃
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
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表
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後漢李固 被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大司徒邵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與商匪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藉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九

臣類

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

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九

臣類

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乘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詔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管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戾羊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
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
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
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
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改今與陛下共
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
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

八編類纂 宋 卷九 臣類

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
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
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
則仁義道寒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
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
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中有中理即時施
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
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
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
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

冒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令後臣覺悟陛下陛下宜
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
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
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
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
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太守至白水關
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
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
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
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

八編類纂 宋 卷九 臣類

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閉則義路開也前孝安皇帝
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
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
道者滯澗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
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
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
毋自乳養無委保妾暨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
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
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林迫之憂商不能用永和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彙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

八編類集

宋一皇元

五

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管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費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刃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縉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盜軍費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壘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校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賢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後輜駟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樂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待送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蒸條兆人

八編類集

卷一皇元

六

損傷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彙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為患。遂令左右進鵠。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且承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咎自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八編類集

卷五十九

七

世有

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獨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鉞。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及更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古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之。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變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鉞。詣

八編類集

卷五十九

八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
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
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于試有
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
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
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
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因而殉尸
不官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祔歛歸葬二人由此顯名
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
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九

論固言述以為德行一篇

熒字公德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熒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
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
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熒託言
還京師人誠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
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熒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熒從受學酒

賢者
不

姊也

漢人

家異之志非恒人以女妻熒熒專精經學十餘年間
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今又
當存錄大臣宛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熒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而戒熒曰先
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
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熒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熒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
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
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熒並交二子情無適莫
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
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熒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
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熒以諫毀宗室輪作
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熒為議郎京師
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
貨賂為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熒上書陳

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賴川甄邵詔附梁冀爲冀
今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
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
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爨行塗遇之使卒
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吊於其背曰詔貴賣友
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鋼終身爨在職二年
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
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月

八稱有表

宋重元

二

廖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
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
閉延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
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其子而宣五子皆
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企及且
祭不欲數以其易驢故也况乃寢宿家藏而孕育其
中誰時感衆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
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
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
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遷大

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相帝怒當復重誅蕃上

書救雲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

賞諭制內寵猥盛蕃乃爲上疏諫曰諸侯上象四七

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

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

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

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

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

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

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

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是以傾宮嫁而天

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

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

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

飛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畫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

褒賁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爲出宮

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

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不納八年代楊秉

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

八稱有表

宋重元

三

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瑁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瑁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王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輪作佐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建請瓚瑁超浮，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真當小平，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瑁，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遂使天威為之發怒，令伏歐刃乎。又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遂赦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衆過，死有餘辜，管丞相中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力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致此刑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爇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瑁字切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碎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寶后臨朝，詔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人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感，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寶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寶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相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

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微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祿，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謹言，侯覽曹節公乘，斯王甫郎殿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眈祿畏官，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誼，蘇康管羈，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

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逐，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戾，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柱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銓令，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相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柙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詔事宦官，因

緣譖訴相帝震怒徵太守劉贊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三

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惡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獄猶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天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

南尹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飲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藉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不疑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差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迎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六

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約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買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

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
巨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
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
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
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
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
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
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
復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
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駭馬
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
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
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
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
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
即殺允。懼二部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
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
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
也。宏曰。義兵門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
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

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
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三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
害。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
令趙戩。弃官營喪。
王宏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
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
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伯促殺之。宏
臨命。詔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
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
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
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
其孫黑為安樂亭侯。
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
故歸功不疾。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
每三公缺。揚彪皇甫嵩皆讓位于瑞。與平二年。從駕
東歸。為亂兵所殺。
趙戩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
卓數徵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
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
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碎之。

執戰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長史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初未知名著鴛鴦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盧欽言之於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

八編類集

宋書卷九

三

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

何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

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惟華

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

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

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

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

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

瓘等內外兵起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

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驛虞幡

八編類集

宋書卷九

三

使外軍解嚴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欲向以朝綱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繼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振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

而公更有疑於下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下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忍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華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既還，詔率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言

加送
易可不

兵固守，然後救之。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慧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并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受死，懼王室之亂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言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

左編

臣類

唐

唐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皇幸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華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

一

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餘人心常念焉

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簡貧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者為令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其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勿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記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

二

餘食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聞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猶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候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

陽。倭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郟鼎，太廟春秋議之。今其離支所貢，不臣之籠，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官側別置院，居太子絕不令往。東宮遂良諫，以爲周世間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且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怨。宜許太子嘗計，旬日半遣還官。近師傳專學，冀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奇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愛，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

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人。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木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朔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益怒，遂良因致笏殿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巧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爾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勸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在陛下。方草上號，勸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頭，頸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尊盛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儒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

彦甫冲流愛州殺之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榮陽人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分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勸平進學士承旨瞻以諫忤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惠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為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

八編類集

卷百一

五

取鹽直四十萬緡市度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餒後以王師甫為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乾符六年黃巢勢浸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羈縻之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巢之亂本於饑其眾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

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忌歸眾一離巢

即凡上肉耳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為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詬謾怒拂衣去裾缺於硯因抵之乃俱罷以畋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明年為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縊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

八編類集

卷百一

六

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棧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偽赦令軍中乃去明日朝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詔進同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中

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懦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陳而多旌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蠶。日暮軍四合。麀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畋逝去。擒璠子斬之。威勅京師。時諸鎮兵在冢內。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邁。鄜延李孝恭。夏州拓跋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是時。徵畋天子幾

八編類集

卷百廿五

七

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口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略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縣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

八編類集

卷百廿五

八

弘夫官

宋范純仁

范純仁仲淹子。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嘗

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故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質舟論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為糴之。眾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人編類卷 卷一百八 七

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召為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秦不聽。純仁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

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謂。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拜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寧。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逃小臣。諮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忌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調。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神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培克生靈。歛怨基禍。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為儉佞所乘。宜速遠言者而思安石。察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園子監。去

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
 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無所顧也其
 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
 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
 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
 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譏者遣使欲摭私
 事不能得竟坐失察察佐無遊左遷知和州徙慶州
 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
 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
 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尚切不復
 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
 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擾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
 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
 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
 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諫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
 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輸
 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
 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
 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哲宗立復
 知慶州召為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

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
 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
 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
 則謂諛得乘間迎合矣後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
 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
 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
 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
 文大深四方死者視昔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
 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
 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
 人第責其失
 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
 漢人子十縑事皆施行邊俘羗酋鬼章以獻純仁請
 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
 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
 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觀言事忤
 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
 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知漢
 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誦宣仁
 后上之諫官欲真於憲典執政右其說惟純仁與左
 丞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

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
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
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
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
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
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
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
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
至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
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
入編類案 卷一百一十五 七三

肅盡母道明肅上質唯勸仁宗盡子道卿嘗似之純
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大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
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
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
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
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
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
非謫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
右丞邵澗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
入編類案 卷一百一十五 七四

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
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改出知河南府召還復
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
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
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
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
引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
用大防口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
防凡可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
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

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
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
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
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
卿告詞訕謫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
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
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
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足奏豈非
觀望邪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
自純仁所出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穎

冒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未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處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歿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間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日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奸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

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論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官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宜渴見之意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人編類集卷行全五十一
上醫視疾疾小愈巧以所得冠幘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幘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謫未明爲恨呼諸子曰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云惟宣仁之誣謫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之子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若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遠人後書既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

事中奉使遠遣趙資睦逐之語及西事忠彥口此小
役也何問爲遠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
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
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
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察而
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
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京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
王圭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
彥以官制設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
書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
入編類纂 卷百一 臣類 七
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
必經三省而後行知定州元祐中擢尚書左丞弟嘉
彥尚主政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
大臣言者視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管仁宗始政
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祖惡其持情近薄下詔
戒飭陛下能法仁宗用心則善矣知真定府移定州
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悉還
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
大名府徽宗卽位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日
廣仁恩二日開言路三日去疑似四日戒用兵踰月

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
下逋負盡還流入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
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
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出知大名府又
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
任卒年七十二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
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
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一法以
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入權
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
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
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
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
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
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
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
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
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

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衆使病有得休養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館伴。玆丹使其使點語頗反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編類集 卷百十 九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且今使者創闢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年拜進中書侍郎。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日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

札密訪。至於四五起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真于坐右。又撫乾輿以東四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通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實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官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閭閻有昭容位本朝官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正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官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

亦欲涉歷廣庭稍肩寒暑此動身之法也前代人主
 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
 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
 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取輕臣
 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
 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
 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
 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意直不植黨朋
 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廷挺進退
 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臣類 三十一
 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
 卽去少須歲月吾欲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
 使復命知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
 曰卿暫歸故鄉行卽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
 驟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
 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
 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凡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
 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
 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
 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

置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
 矣吾必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
 歸葬許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臣類

三十一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文天祥 被難

文天祥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髯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鉅豆其間非夫也建炎初邦乂為建康通判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木訪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七

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榮一揮而成帝親收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用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收江南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為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蔡天祥不呈蔡似道不樂使臺

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是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子若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事開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天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有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從天下兵無一人戶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蓋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假蹇自肆天祥陸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二

等八十
二千此
等此
于此
可也

斷之義少乞斬師五擊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
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人之弊
然國亦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
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
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
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
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
興取浙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
八編類集 卷百十一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苦秦不報
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
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
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攻
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
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
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背遊尹玉
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
人降者天祥歎斬張全背盾不聽天祥斬曾全以徇

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元攻
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
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
天祥去平江三月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
祥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逝明年正月除知臨
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開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
闕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
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為少尹以輔之有
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
重兵於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
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為守世傑不許十八
日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
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
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
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堅
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
北朝將欲為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為與國則宜
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
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為不戰而全勝
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

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不和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作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大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卽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罵庶之明日丞相吳堅賈餘慶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入編類集 卷百全 五

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元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湖歸閩者惟方與朱華鄒源張桴數人耳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許從至京口留十日杜許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促過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是夕逃至真州城下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

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鎗，天祥偶不見獲，濬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一樵者以贖，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馬。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温州，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益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叅謀趙時賞諮議趙子深將一軍取寧都，叅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

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深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叅謀張抃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兵持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派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眾。臨刑，同輩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腋澳，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上

表自効。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賄之未能。而阻險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與帝舟自礪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兵。天祥移書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詔敕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等。懿乃潛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子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眾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濬被

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道。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踴躍請劔。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容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容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時宋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召天祥。天祥至。則長揖就坐。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當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丞相張平章偕坐。召見天祥。入長揖。問道古時曾有大臣將宗廟城郭土地

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天祥曰。謂天祥前日為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邪。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八編類集 卷百全 臣所 二

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天祥與博羅語後。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為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為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為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為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啟。天下之人曰。啟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邪。春秋亡公子入為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數陳。頗有餘憾耳。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絳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朱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

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十九年有閩僧琴堂以談星見奏言上星犯帝坐宜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槌搗其膝傷天祥堅立不為動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入編類纂

卷百全

十一

宋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買餘慶徽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或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

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束無以保存其國見者無不嘆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遠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廼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資金帛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宋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秀夫獨飲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之命

入編類纂

卷百全

十四

去已就幕三遷至置淮東權參議官德和二年以權副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

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
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
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
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
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
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泄左右無不悲動者
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爲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五

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
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
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
句以勸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
而世傑劉義各斷絕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
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
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拘掠無完膚一夕
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
以授禮部侍郎邵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
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

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札兒台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是時其
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
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已用府
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
常憂其敗私謂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
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
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
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六

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
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
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
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月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
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
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
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亦爲
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
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位吾上且掌
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

過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蓋先為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于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佐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審。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門出入，螭切悉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遂拘京城開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王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又召瑀及江西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夜已四鼓，命書平章政事只兒瓦友齋詔赴柳林，及旦脫

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郊王徹徹禿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李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南山水勢尚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繼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該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

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郊王徹徹禿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李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南山水勢尚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繼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該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

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郊王徹徹禿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李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南山水勢尚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繼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該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

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
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太子單騎登
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
四年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
召用之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
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
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乃賜松江田為
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六年左丞相別兒怯嘗屢與
阿魯圖言欲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
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
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木世裔豈以丞相為
難得邪但上見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
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
等勿復言七年別兒怯為右丞相以宿憾諧脫脫父
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至河州召還甘
州就養繼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勤勞召還京師八
月命脫脫為太傅提調官傳總理東官事九年京兒
以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為中書右丞相賜上尊
名馮襲衣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

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
調阿速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脫
脫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栢等為僚屬皆委以
腹心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
尚書僕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請以鈔一貫文省
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脫脫信之詔集樞
密院御史臺翰林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
呂思誠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
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
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
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利僕哲篤
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
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僕
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
何者為母何者為子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
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
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
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
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
由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

患五年不能塞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以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千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

人病類集

卷百全

五

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相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請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汝中栢相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居中汝中栢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謀也先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請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海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勿從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濶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

宋徐羨之

徐羨之東海郟人也為桓修撫軍中兵曹叅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為鎮軍叅軍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惟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三品官為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一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恙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羨之為吏部尚書丹陽尹總理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

人編類集

宋百全

五

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叅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安風成賢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將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其日守闕道濟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酌酒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崗率左右唱呼引船為樂是夕寢于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

人編類集

宋百全

五

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美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為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出出昌門追者以門闕繫之倒地然後加害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美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美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印賣惡於人邪傅亮至江陵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彥之鎮襄陽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美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卽位是為文帝復應陵王先封迎其柩遠建康進美之司徒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令先二公推訊乃以三華王曇首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美之與傅亮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美之乃遜位退還私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二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龔勝 節義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
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同郡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
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為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
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
數上書不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二

臣類

一

百占

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
儉約先下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為故廷尉梁相等
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進下將軍中朝
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
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
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發
咎皆歸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勝年老被病
王莽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
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若以茅土之封雖疾
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紫暉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以
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
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
隨俗動吾家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歿時七十九矣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藉睿宗為皇嗣少
府監裴匪躬中官汜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
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
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憐楚欲引服金藏大呼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二

二

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
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致
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
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
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翁然
稱其節自以為弗及也神龍初毋喪葬南門口營石
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季冬有華
大鹿相搏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間景雲
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播右驍衛
將軍爵代國公詔鏡其名於秦華二山碑以為榮卒

配享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為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為太子諭德

唐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文章事親孝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誦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風中丞奏為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陽託霖雨增俾派料丁壯備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

士城西城門慷慨泣下眾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鄆郡太守王燾各以眾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眾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纒體飲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襁唱大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題 四 順河朔侍公為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十卒可以二平原之眾公因而撫之以為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肅宗已即位靈武前數遣使以書充襄書陳事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表虛遣思問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安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眾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論敗軍罪若死

不恨至德元年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服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薛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棧柝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覺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著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論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扶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爲其言虛妄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

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口無門籍者有急奏命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闈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遜爲姑息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跋而行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奉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緘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每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時

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屢建議，蓋正為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及盧杞益不喜，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恐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違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麾其眾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宴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叱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八編類集

宋百全二

臣類

七

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吃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慨哭投地。會其黨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康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爾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生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鬪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爾。』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皇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頽碩護喪還，帝寢朔五日，贈司徒諡文忠。

八編類集

宋百全二

八

唐段秀實

段秀實，沂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督討護密有功。」

靈管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恒邏斯城會虜
救至仙芝兵部伍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議
之丁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眾非仁也嗣業
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肅宗在靈武詔嗣業
以安西兵五千走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
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
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爾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
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
寔兼懷州長史時師老財匱秀寔督餽係道募士市
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罔嗣業中流矢李衆推荔非
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
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
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
死惟秀寔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
白孝德為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郭子儀
為副元帥居蒲子晡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
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
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丐頡於市有不嗽輒繫
市人椎釜鬲瓮盜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
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

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
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或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為都虞侯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晡士
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寔列卒取之斷
首置梁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寔
曰奈何秀實曰請辭于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
馬至晡門下甲者出秀寔笑且入曰殺一老奄何甲
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
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晡出
秀寔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十
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反副元帥今郭惡子
衆以質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日必大亂
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晡載拜曰公幸教晡願奉
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譖者死秀實曰吾
未嗜食詩諷其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中
晡大駭戒候卒擊析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邠由是安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
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謨
曰我知入不知旱也急責之農無以償往訴秀寔署

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謀令謀怒召農責曰我是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寔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衣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馬令謀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爾必得殺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謀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吐蕃寇邊戰監倉師不利馬璘為虜隔不能遠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入編類纂 卷百三十五 十一

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晝地以對帝悅賜第一區還之鎮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寔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寔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眾以禍福掃清官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蟻面匍匐走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劄海濱何明禮靈岳等皆繼為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竭木垂涕悵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宋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聽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汗吾篋以置司農治室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若去之則人豈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與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

唐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仁事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上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大

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養對策大略云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勳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篡弒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奈何以襲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階先帝不得以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玉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有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

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爲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黃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宮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礙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防閑時政之安危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于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街怒變與非常朝野懽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况入編類集 卷百全五 古

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黃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上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歿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欽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岸浦縣

庚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克猛急
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插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且欲服毳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為河南監牧使
持節冊夏主乘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王師
西征徒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急切縣令佐至荷
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
更以辨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監牧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
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
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
人為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為人利乎若不
然公當去所言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
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
光教之以謙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
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
無之守禮為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日司戶定貪而
吾不以謙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
子造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為秘書省正字
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為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
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

人編類集

卷百全

三

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
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
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意
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
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
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
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
等極論之竄之新州民間淫僧官中求乳婢安世上
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水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
后保祐聖躬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灰明日后留呂
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
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
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意
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
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
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
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
等極論之竄之新州民間淫僧官中求乳婢安世上
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水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
后保祐聖躬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灰明日后留呂

人編類集

卷百全

六

而堯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停卜發前諫乳屏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蓉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至蓉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銜及鼎蔡京既相連七誦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其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北人在瘴烟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

人編類集

宋百全

二十七

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猷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臥牀中自以儻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安世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哭默嘗趨走而後者使書來喚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

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回言軾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安世外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宋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

人編類集

宋百全

二十七

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救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誠以國家自

有仁祖故事，蓋郭后與尚業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貧族，所以別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土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寔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秦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悖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十安惇繼請治其祖，送皆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九

王回等徵宗立，函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爲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從三月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徵宗詔暴其事，遂再詢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諍危言，讜諭朝野，推仰復其侍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三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泚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成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河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鄭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選者以聞速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寔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俸廢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說之其畧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予于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心人也昔

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三

左編

臣類 名臣

宋陳瓘 節義

陳瓘字瑩中南劍沙縣人一出中甲科金青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也天子待公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三

一

政取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改成結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下與惇合志正論遂緹徽宗即位召爲左司諫瓘議論持平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宗下章惇安惇邪怨之罪時

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

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

諛事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遷權給事中宰

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子正彙吾與丞相議

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

復有異同則公意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

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必不相

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

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移時至箕踞評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

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嬰然改容信

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正彙在杭告蔡京

有動搥東宮迹杭守蔡疑執送京師先飛報書告京

俾爲計事下聞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相逼使證

其妄瓘曰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

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在階聞其辭失

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

正彙猶以所告失寔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者

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証妄以正君臣之義璣又徙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械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璣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抑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璣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慚揖使退所以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械為怯而罷在台五年纔復承事即帝批進目以為所擬未當今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三

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璣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日開璣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勅搃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因此害璣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璣行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璣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璣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楊萬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宗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四

宋陳東

陳東字少陽州陽人蔡京王黼方用事獨東默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賊

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賞等揆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臺社而京師賢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有度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中都百需悉取給焉京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於遊宦東南而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勸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虜

人編類纂

朱百全

五

旨急追還闕早正典刑却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

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竊間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而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北之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關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口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人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善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乎震地有中人出衆轡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容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

人編類纂

朱百全

六

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

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激亦上書言事潛善遠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度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逝死乎吏曰吾亦人編類卷之六言三

知公安敢相迫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激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胡程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藉誦工諫何所逃謹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閔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賜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

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

宋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待講希哲子也蔡卞爲帥欲板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僚屬拔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卽借顯列矣好問笑不荅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袞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夫等除青苗之令滿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封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旣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此下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跪上不省金人旣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懼誤國出好問知

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
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城都失守召好問入禁
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論
遣之衛士長蔣宜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
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
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宜以
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
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
邪宜謝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已而金人立
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九

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爾邦昌曰是
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
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時邦昌雖不改元
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
年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
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董純之可
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國祭及疾則負罪益深乃
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處遣使請大元帥府勸進
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與太后幸位太后自延福
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

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相李
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
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眾矣侍御史王
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
號之初好問募人賈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
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
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
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疏
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避地卒于桂州

宋洪皓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十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登正和五年進士第
王黼朱勛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為秀州司錄大水
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捐直以糶民
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清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
嚴而惠徧浙東緇未過城下皓自守邀留之守不可
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
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
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
熾者輕王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
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

日帝問宰輔比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經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龔璿副之至順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頤上道皓與其黨過營脫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至宿衛皓至太原留歲一年金遣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結罕迫二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二

仕劉豫皓曰萬里鞠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祿逆像忠事之邪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喟曰此真忠臣也且止劔士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琦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充居百家帥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籠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獻南侵曰就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至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木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挑釁粟麩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計北歸泣血且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裂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

八編類纂

朱夏三

七

珍寶盡徙以非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章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訂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昔以婦人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鈗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措置之散地又問宰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官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為患猶遣

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
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
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官席人設席太后
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西出使至是還
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
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
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
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
原意乎檜不懌謂皓于適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春
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

八編類集

卷百金

三

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
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謂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
義不與全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
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強以嘗中用若違從之
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
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淪盟宜告之曰俟淵
聖及皇族歸乃遣又因言室撚寄檜怒翌日侍御
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
錫宣言燮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
愈怒繫錫大理獄尋流嶺表錫初不識皓特以從太

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
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贈四官復徽猷閣學士謚
忠宣

宋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
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曰湯武聽民而興桀
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
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
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
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受撫軍事判
人編類集 卷百金 三

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各
中外洵洵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
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
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
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
我也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
然怒令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
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
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
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

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
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舍垢忍恥舉天
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
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
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陵不
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
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
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諫入寇
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億不得已而至
於用兵則我豈遠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
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
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
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
大臣而亦爲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
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
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僉議可否
是益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吁可惜
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有饑

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
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
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與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進士吳師古錄本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
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
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剛中謫知處州遂死焉剛
中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
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
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
車廷珪詩云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開百
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
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
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

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禦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與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躬自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七

汎時早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憲。辛次膺。下大膺。王十朋。今憲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膺又將去。唯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得之全。賂權貴。以自解。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疑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者。銓一人而已。乃補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王和。二聖播遷。

自何臬主和。維陽失守。自洪伯彥。黃潛善。王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貴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強。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八

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皇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和之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和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測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私覲賀正生辰之使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側聞虜人媢書欲書御名欲去

八編類集 朱百全 卷五 一十九

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臣恐再拜不巳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壁銜壁不已必至與視與視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與視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

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金人欲得秦商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鉉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素楚州王彥華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鉉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崇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出師倚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鉉先持鐵鏈水士皆用命金人遂退

八編類集 宋楊萬里 卷五 三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為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在門謝客萬里一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相之日仁者之勇淳熙十二年正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何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謂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梁又於河南北發民兵增驛騎製馬鞭藉井泉而吾之間謀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或謂金

主此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之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楊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近雖和枕而常平之積。各存而實亡。人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所將何所仰以爲資耶。古者正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琦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泄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當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光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

八編類集

宋百全

翼嘗察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素記不可作也侂胄志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一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願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賜諡文節

宋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在信獻策招安慶劇賊吳興劉元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

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關帥才也時夷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入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土下交修以逐績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迺醉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鄉士師非度百姓鬱怨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彘肥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正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犄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賊狂

八編類集

宋百全

三

吳興劉元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

言敢爾。蓋以立信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
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為
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
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
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
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賸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
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
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
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
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
於淵。淵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為有加。
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人也。蓋少丁
之。是年試江東。轉運使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
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宋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與人論古今治亂
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
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五年慧星
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擢似道政事。為問曰。言兵必
亡。漕使陸景思。嚙之上。其寮於似道。生居鄒不法。且
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二年赦放歸。德祐元
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斬安慶九江。凡其親友
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
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為
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
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
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
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
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

圍坪矢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
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
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已而賣十建陽市
中有來卜者惟取米糶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
入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季祥
興帝崩於厓山宋亡枋得居閩中福建行省參政管
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
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怡甥程嬰杵
曰斷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
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淵源無所容急以興
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豎淮夷不
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
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
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官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
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
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
行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
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
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糶米
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

終不食而歿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常陽尉攝縣事
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
抱父屍亦死

宋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王
晏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
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
未浹旬晏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淳祐
初始舉進士中第辟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
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
已扶其柩葬之與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
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叅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
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
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
芝權楊州庭芝初至楊時楊新遭火廬室盡燬州輟
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爲
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饜河四十
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故亭戶負
鹽一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逋者皆
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歌揚徽元兵至則構望樓

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
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
夏貴入援大敗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冬命庭芝
以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
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
命於閩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
觀察使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
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
待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
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止降
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
州制置印應雷暴灰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
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元兵破鄂詔天下
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
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
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即日詔苗再成戰
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
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虎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
加廷芝叅知政事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
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者也已而

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
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
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
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
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閉野幕
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
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
而知淮安州許又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與
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
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襍牛皮麩羹以給之兵
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
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
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旣以城降
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俾將孫貴胡惟孝等
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
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
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元余闕

余闕字廷心唐元氏世家河西父官廬州人沙班行
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起闕副使分兵守安

慶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
 下抵廬州關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
 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時羣盜環布四
 外闕居其中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
 知政事仍守安慶汚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伯
 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
 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視寇攻
 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
 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
 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城金鼓聲震地闕
 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
 東門丙午晉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
 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
 從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
 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
 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
 自剄墮清水塘中闕妻邪十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
 赴井死同時成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
 賊不屈賊執之以去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
 日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成者以千計闕嘗病不視

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闕強衣冠而出嘗出戰
 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口汝輩亦有命
 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清
 忠諒節功臣謚忠宣議者謂自興兵以來死節之臣
 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初闕既歿賊義之求尸塘中
 且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嘉闕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
 元福壽

福壽唐兀人至正十一年穎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
 上都廟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此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
 衛官討之而後以聞十六年三月一明兵圍集慶
 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通出入而城
 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
 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出叱之曰吾爲國
 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
 集福壽遂遇害事聞追贈封衛國公謚忠肅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汲黯 正直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卽位黯為謁者東越相
 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曰越人相攻固
 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柴陽令黯耻為令病
 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
 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闈
 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
 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游狹任
 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
 盎之為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宰相中二

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
 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
 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
 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從愛身奈
 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
 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
 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
 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
 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
 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
 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
 園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拆就功何乃取高
 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
 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
 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承上問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尚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方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黠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知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黠，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使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黠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黠與亢禮，人或說黠曰：「白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黠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念賢黠，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黠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黠曰：「奸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棠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黠之言益不用。始黠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黠時丞相史皆與黠同列。武尊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爾，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黠罷。」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四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黠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黠，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黠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由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四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赦強予。然後奉詔，詔甚嘉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

整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閣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黠既辭行過太行李息曰黠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懷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黠居郡如故治淮陽

八編類纂

卷三合

五

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黠與息言抵息罪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儼至諸侯相

魏陳羣

陳羣字長父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實父紀叔父誰皆有名盛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強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兵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屬呂布破曹操辟羣為司空西曹掾

蜀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達者操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達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充誅操以

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是時帝初蒞政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叙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芑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

八編類纂

卷頁商

六

魏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曹操操以畿為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操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固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般澗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擊蕭何寇恂以

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糜之足矣遂詭道從鄆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眾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

人編類集

卷百八十四

二

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心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採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恐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

抄

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詞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諸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白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

人編類集

卷百八十四

一

孝子真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不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濩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既建以

歲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股
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歲在
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曹丕篡進封豐樂亭侯
其後帝幸許昌叢居守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
風沒帝為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木死覆動百
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叢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謚曰戴疾子恕嗣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介然不羣與
稽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遊康後坐事臨
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
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耶知
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
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開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
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久
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以二人居
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
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

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
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
繼景帝後素重攸嘗問裴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吾
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將疑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
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
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
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
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以母老辭職會遭母喪
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詔命自力就職前後
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
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
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意或諧之
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
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
濤所奏醜技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
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歡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惜
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虛欲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承寧之後，屢有變難，寇盜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策，贈司徒，祭以太牢。謚曰康。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入編類集。卷之五十五。十一。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卦如初。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蓀人，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畝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禁田，悉以授百姓。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出外，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悻，懼寵臣，答

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閔湛等，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管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逃亂失次，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爾實不問，臣不敢逃。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夫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感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使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頗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黨，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

八編類集

卷之五十五

十一

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烟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徇殊，誠荷殿下，蓋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願殿下斥出侯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成平之業，而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祭及送之日，歌謔鼓舞，殺生燒茆，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不革變，教化陵遲。

六指類集

卷頁四

三

一至於此，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採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或外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如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官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入糞棄之，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穀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嘩，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

入糞棄之

卷頁西

十四

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君之短，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會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匡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縵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為長樂太守。允類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恆使諸子樵採，自給。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於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居易敏悟絕。

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元和元年對策，第一等，調整屋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官人，憲宗頗採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羨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河東王，錫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錫誅求百計，不郵彫瘵，所得財號為人指類集。卷百八十五。上六。美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錫爭哀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夫不可復追。至是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固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為帝言宜罷璿，進奉固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凶，繫聞鄉獄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

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至行營節度即承雅為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日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雅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雅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雅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為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罷之且有八編類纂 卷夏商 十七

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強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恤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哉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饒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一擢乃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箱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穆宗好畋游獻績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警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諱不忍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賞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遲延無功賊

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眾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賞餉每道各山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見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

宋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殺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有鼠之兩

人編類集 卷百一十五 十一

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實批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慮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止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

人編類集 卷百一十五 十一

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胸中豁如也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恩竭節以保官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水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續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真宗卽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克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初太宗有旨。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季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蒞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旣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玉禹偁趙安仁未周歲。卽安仁時。爲宗正卿。上信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兒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武者。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

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權如楊廷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奉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宗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宗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源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並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至則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遙相救應。如此則山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葺將帥，五曰明賞罰。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八編類集

本言會編

三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項為內地，民役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即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阻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請關而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時北戎猶擾，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

盛，夫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為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上疑其筭部蹙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屢獻計李繼遷，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

八編類集

本言會編

三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才，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判為嫂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山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

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宜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追邈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教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建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宸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卒夜變帝且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仔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條對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伏絡驛往戌蜀詔越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坤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平西副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六

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曰。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工部尚書。師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英宗立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

八編類集

卷百四

三

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為宜。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阻之。以為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童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夔。與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眾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契丹大小人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曰。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克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不復。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

八編類集

卷百四

三

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井及祠廟，宋闕伯微子廟皆為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于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母請謚。蘇軾為請，乃謚文定。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即欲紛更院事。方平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三

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倣誕為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真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眾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為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勘。人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及於進。取超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令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卽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遂止之。堊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圍。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鞫真卿爭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贊護荏。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堊。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

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會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難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願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榮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

八編卷五

朱百河

三十一

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可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聞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給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八編卷五

朱百河

三十一

帝為孫。光武視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述。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十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此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故有是。

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
 修意修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
 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
 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
 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
 即是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為
 翰林學士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
 糾摘違滯皆著所授救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
 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
 盛時視穀賤發欵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
 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
 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
 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適英言今預買紬
 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蔽法也若府庫有餘當
 并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
 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折鎮皆封還詔五
 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解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
 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
 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

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
 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
 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
 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
 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
 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
 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典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
 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
 路倚摠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
 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
 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
 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
 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
 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
 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
 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
 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
 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為耳目以
 除壅閉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

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為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徒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亦莫為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

八編類集

卷百四十五

三十一

先生龐直温直温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黃庭堅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言二十年來胷中未嘗起思慮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蘇子瞻時在黃州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魏孽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崇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惑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鎮終不領

八編類集

卷百四十五

三十一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少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

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
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
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謁
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
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
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廟
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
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
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
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為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
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
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
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
經者也服既除至塋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
速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
服以造殯官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
帝之服為人臣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故
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為因除服而開樂設晏

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
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
察于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宗祖之舊若出於新舊
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
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訴災者
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
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
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
敢言者矣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
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
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
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
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發言祖禹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
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
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
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
人有罪當退亦順眾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
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
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

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愚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

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

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

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

召先內侍。竊謂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

多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

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

滿中外。不可復去。恭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

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种諤。典西事。

八編彙纂 卷百四十五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卒年五十

八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

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必正

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議

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

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宋崔輿之

崔輿之字正子。廣州人。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

然。輿之獨買以保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

糴。令下輿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繫。熙寧免役之法。

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輿之議舉行未果。以

語顏致。致守瓊。遂行之。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授

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宜引人

內親造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濠

深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水塘以限

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若城不相屬。舊築夾

土城。往來為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岩。結忠

義民兵。金人犯淮。西公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

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

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傲行之。淮民

八編彙纂 卷百四十五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宰

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輿之開門撫納。所活萬

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

之者。輿之給旗帖。招之。眾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

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眾來歸。輿

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

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

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輿之憂憤。馳書宰

相。言輿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

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輿之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
屈辱今山若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
軍與山若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連水已
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
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
任和議與之自劉瑋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
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
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
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
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
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
命朝廷必稽緩慢事矣議遂寢召為秘書少監軍民
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
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
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十言每歎
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
董居誼以贖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
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
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
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

之士拊循將士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
祖在西河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劄昌祖不救
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
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
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
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
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
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
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
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
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
初金人既散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洲
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
金人自是不敢窺與元既復鏤榜邊關諭招納金
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
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
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
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
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

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
 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
 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賜視之動息悉知
 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
 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
 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
 帛稱是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謀
 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
 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
 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徽
 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共心焉與之家君與登城
 叛兵望之俯伏聽命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
 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
 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
 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祭點不悛
 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時年八十三遺戒不得作佛

事果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八續類集

卷百八

四

終

十年不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五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張釋之 刑賦

文帝朝
十年不
高以無
丞相已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賞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徒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早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僕射。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旁代尉口對。禽獸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徵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外臨厠。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噀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居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手。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人壽矣。夫。卷百五十五

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噀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居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手。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當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宗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為秦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讖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讖，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尉張廷尉使跪結讖，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讖，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鞏，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叅軍。為龔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議，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鈞建，掩擗護送，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侯，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卒。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餼，與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邳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功論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為冲督餼通書，合謀明甚，非口支黨，請誅死。和共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穢厥渠魁，律以逆意為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文

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虺貞是也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戢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瑛請藉其家詔已報可有功進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五

殺我今以恩止殺就季公可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後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遺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司御史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還者日多選曹委囑公行繫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糞刑慘獄嚴革命歲久

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匱內牒叫閣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匱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効發奪祿貶爵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孝謹妻龐爲其奴怖以妖崇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華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斌訟寃有功明其在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六

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誣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開元初實希斌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愉以報舊德初鹿城王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

已有功居革命之除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明甚

魏李悝平糶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故雖遭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糶三補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國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糶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晴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為越王侗給事郎士世允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以稷之任與有與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克詭曰善俄賜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來上問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忌贖胃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談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葵固執帝將可胃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陸胃賺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偽者事洩獄具胃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責獄邪胃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胃曰法者

人編類集

卷百五十五

七

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遂尚書左丞孫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彞卒帝謂胃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交卿宜副朕舉帝將修復洛陽宮胃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圍強夫富寇悉為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凡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業籍軍者督戎伏謀役者責糧商竭貨絕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泆下半年之有工

法不該百如此

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自帑瘵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據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胃奏已卽削臺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胃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胃上言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

人編類集

卷百五十五

十

稽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而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為舉哀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為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為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為戶部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

食畿縣百姓乃按德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為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為人牽制乃以書遣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諺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五

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輪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楊熊耳至武牢成臯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與必說較棧車免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與此勞人之運困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澁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達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拘拓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泗於濘千里旋上固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窟窟充囊橐夾河為藪材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歸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快續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

之晏。累年以來事缺名改聖慈。魯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遠。卽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鍾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祈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獻狀。載方內。增朝權。既得書。卽以漕事委晏。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勳侯也。歲凡致四十萬解。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十二年奉詔。訊鞠宰臣元載。晏以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勅李涵常來杜亞等。同推載。皆欵伏。初晏承旨門下侍

人壽集

李涵常來杜亞等

七

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復。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之力也。初晏分置諸道。相鼎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克。停天下操官。獨相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人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晏歿二十年而韓洵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維掌財。刊皆晏所辟用。有名於世。晏旣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

諫以為管蕭之亞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懇。實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遷河北東路管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

人壽集

李若初維掌財

二

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嘗田之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淳化四年。太宗復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為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並儼分主之。召恕為克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能復以恕為鹽鐵使。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庶勘理。久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

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寢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為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成具，制置有倫，逾欠無失理之名，憑由解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昭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

入彙彙纂 卷之三十五 五

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為允當。其行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可額自除，從點司長中旨持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因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為一處，命官舉判應諸道通貢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通之數料督之餘，悉從恕奏，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請讓，恕欽板吸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怒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遂從之。遷禮部侍郎。

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後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共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為三司使，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為毋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癰，正用舉者，收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謂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拯弊志，宣和七年，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不財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推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推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為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推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為三害。推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克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為四害。承平昔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靡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推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竝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推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則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此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

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推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宜。撫使印其上。即為真。點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弄無遺策。雖改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副

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際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

人編類

文子金臣類

一七

和

漢文翁 循良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史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屬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備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陳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使坐

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滌淫寒蹇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人編類

卷五五臣類

二十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免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常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

遂對其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問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適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問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粟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為河南太守丞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除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駒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輶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宜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長吏許丞老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頡頏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頡頏太守霸宣布詔令獄或八年亡罪罪囚吏民鄉于教化典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五鳳三年代郡吉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邴子定國功名播於諸郡霸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廟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勸曰竊見丞相調與中丞相博士離間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賊女壯條其對葡萄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第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典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拈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偽觀自名亡實傾搖解息甚者為姝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好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宜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

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新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聞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

八編類集

卷百五十五

子五

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先見趙廣漢為太守忘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計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望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雖親愛銷除怨怒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鼎幣嫁古禮不得過法百姓尊用其教賈偶車馬下里為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更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善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到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更父水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自宜循行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日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惜

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為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人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喬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屬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欵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人編類

卷之三

三

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寬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惡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送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誤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塋子崇嗣徙封沘鄉侯官至大司農初

人編類

卷之三

三

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劉宜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宜字子高安眾族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宜襲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為上谷太守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共建武初為武陵太守

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
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誦絕人間事學
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
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
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
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二十七

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
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
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
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絲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
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
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
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
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
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

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檄勞曰君
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
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
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
與公卿所舉同方政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
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恭再在公位
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
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
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二十七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六

左編

臣類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杜延年甚奇之會昌
邑主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
承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曰惟恐
屬車之行逢今天子以盛年初位天下莫不拭目傾
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逐遷此
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

人編類纂

卷百八十六

臣類

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
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
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敞上封
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
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
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
議世卿最甚邇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
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
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
蝕晝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

怪不可勝計皆陰類浸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

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

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

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

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

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

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人編類纂

卷百八十六

臣類

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

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

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

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

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

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

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

事疊疊不合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勞陽部

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

七人他謀諸事亦畧如此臣敞愚騫旣無以作思慮

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募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敢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故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故薛之官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故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八編類纂 卷頁未 三

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甘溫厚出從童驕里閭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贖其罪犯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閉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贊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敞無威儀時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監自以便面封焉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黛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爲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終不過郡守焉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持厚善後彈坐大逆謀公卿奏彈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獨奏寢不下敞使敞捕探系奔有所案驗拜以敞封奉直竟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察敞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奏語即部吏收繫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

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王薄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究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敝，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得自便利，即先下敝前坐楊憚不宜處位，奏免為廢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敝，敝身被重勅，及使者主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入編，真奉。宋百八十六。五

漢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凡，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問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佞放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其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翁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生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拔籍，縣縣收取，黜吏豪民，案致其罪，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勝，東海大豪刻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仲孫市，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
吏曉告以姦黠王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
常如翁歸言無有遺曉援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
論罪輸掌畜官使研葦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
輒答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
大治盜賊謀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
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
驕人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
制詔御史朕風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
勞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鄭正治民異等早天
人編其集 卷百六 七
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祠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
州從事以廉潔過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淮令察廉
為陽社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蒙
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
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
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王名起居使吏告曰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
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
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
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
賊前二千石莫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
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媾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
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
為飾罪及得按書削其王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
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
俗大改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
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
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
漢以太守督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從軍還後用守
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核士其尉
馬符遷史既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日某掾卿
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更見者皆輸寫
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任無所避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
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具即時決之廣漢

為人彌方。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望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史。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數日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以語問亭長。謂曰。界上亭長。高聲謝我。何以不為改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趙君亭長。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亭長不。第。上。竊。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亦。請。令。長。安。為。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左。自。中。不。敢。自。法。繫。留。人。

京兆政清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壘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賊大臣所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遂氣見事。風生無所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厚大臣。欲以劫持。奉。八。編。類。集。卷。百。六。

公逆節。飭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揚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滎長妻子六人往來。

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遂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延
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
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
者王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
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
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
前取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劫以爲過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
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
枕藉死良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

北魏宗

宗字諱長兵人也文成后之任孝文初爲刑州
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宗至理崇辭曰邊
人失和木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
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幸文從之乃輕將數千騎馳
到上洛宣詔殺慰人即帖然遂氏畧得齊人有悉令
還之南人感德仍送刑州口二百計人兩境交和無

復烽燧之警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
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
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
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三板而已州府
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
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
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
但憐茲土庶無辜同死可存後隨高人規自脫吾必
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
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八魏類纂

卷百六十六

三

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據
西碭石更築外城逼徙綠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
昌義之與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上流取壽春揚州諸
城皆被寇宗分遣討與之初持節至壽春昌義之
欲襲之宗以水賊以待登軍梁雀司馬昌義之等寇建
昌義之等擊走之又命遣兵委其走彭城之於濡水
有船三千餘人臺太后聖書勞寇詔遣將軍崔
亮來討百鎮東將軍曹寶於梁壽春之汝淮東江
朝廷以諸將不調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領射持節
節度之崇遣將李神乘龍艦百餘艘在與李平在

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驍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茂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廂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歛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

八編類集

卷百六十六

十三

樂公兩手持荷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類什於地崇乃傷腰章武王有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取貧人厥類發云云

宋文選

張氏之徒中人進士乙科知崇湯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許種之不若早自棄也命拔茶而直桑民以爲苦其後種茶也斬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或寫論歲百萬匹詠援筆削吏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錫木斷水滴石穿自使解下皆斬其首

中府自劾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意深矣時張承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承德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權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寤詠言面加慰勞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詠至秋始遣行時闕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空同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三豐僧素高而所存餘積乃

八編類集

卷百六十五

十四

下其佐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樂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檄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喚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卽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之繼恩謂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

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為招安使願之餘

入編集卷夏末

主

黨詠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主帥帳下寵幸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絕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誦誦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充與主帥有不協名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野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詠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詠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

方井果遇賊一戰斬野首餘黨盡平劉野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毀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訛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

入編集卷夏末

主

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女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毋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詠一見見一卒抱一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

父詠見之集眾語曰此方特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計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權之泰為永制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詠察郡人張及李暎張遠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篤勉就舉後三人登科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勤文風益振詠嘗勸事有清野法重蠲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詠之蜀人疑其謂之死民集其詠以教風俗篤孝義為本也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驟起為盜則其患深矣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知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詠知民信已易嚴以寬景德元年車駕北征詠慮遠夷乘隙為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眾皆懾服詠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詠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

指罵詈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詠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官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謂李暎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詠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又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民然後教之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叅知政事溫仲舒為賓第及他語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中奉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極其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平

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聞於龍圖閣
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
紅鈿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
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初太平興國三年科
場試不啻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
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感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
德自謂壇塲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
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博
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鑿一見
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

八編類集

卷百全

七

笙歌鳴沸忽中庖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減之然祿
在後年此地非久憩之所垂崖墜乞入道陳曰子性
度明靖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
夷以詩遣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與沸竿歌救火忙
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耽後果
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
倫妖蠱之判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
地朝廷終不允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宋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沐陽主簿縣依沐水

乃職方氏所書浸日泝沐者故跡漫爲汗澤恬新其
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項
擢之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
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史沿
以千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圃植采木刻鳥獸
綿絡其間將事之女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聞
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齊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
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詔令
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
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
人括奏
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
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書古史雜用士人分
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准其饑遣括察
訪發帑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
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
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忠彭鹽
之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
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
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
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

八編類集

卷百全

七

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焉。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侯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路察訪使。先是銀台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實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頃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敏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知其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募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遂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離。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請樞密院閱故牘。得項茂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揚

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合黃嵬。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靡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克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徭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克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墾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神諤西討。拔銀宥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戍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自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

察事機必憂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番漢
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誘師次五原值大
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
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餒河東歸帥得奔者數
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
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恬
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
以徇數日帝使內侍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
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子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
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
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
西襲綏德先往救之不援永樂坐謫均州團諫副使
居濶八年卒年六十五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七

左編

臣類 謀臣

漢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二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謂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謂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逐屬焉。沛公拜良為櫛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八編類纂 卷之七 項類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若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畧南陽郡。南陽守齶走保城，守宛引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賊遲明，聞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遠，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

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
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
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
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遇番君別將
梅銅與偕攻析郟皆降所過亡得鹵秦民皆喜西入
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
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耕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
人編類集 卷第七 下 三

虐是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
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
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
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
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五
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
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與俱亡曰母俱死也張良曰臣死且不避沛公
公今有急難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其告沛公沛
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
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
之不敵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良曰臣死且不避
與沛公營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先言臣死且不避
日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
得是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
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所近
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且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月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先破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不然，猶何可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手，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五

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先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間行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燒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十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後遣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秦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具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以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棧道，無還心矣。』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項王竟不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六

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是時蕭何為丞相
薦韓信為大將漢王亦已用韓信策還定三秦矣良
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
復東又以齊反書遣項王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
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漢王復以良為成信侯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
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
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
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
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七

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楚擊
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
殺泗水水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靈壁
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十餘萬人入睢水水為
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
沙石空宮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散壞而漢王乃
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下邳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彭
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
黥布是梟將與項王有却彭越與齊王田榮及張敖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為大將官
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于是漢王使
隨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
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
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
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
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
皋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
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曰誰為陛
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
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祀者，度能制桀之歟，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羽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黃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入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容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趨銷印，是時漢遣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信擊殺龍

八編類纂

卷之七

九

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苦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良與陳平蹇，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語，因發書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良，讓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得惠之漢，遣使公說羽請天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亦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十

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
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六年
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關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
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為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功臣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
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
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
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有見疑平生過
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
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
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趨丞
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置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
屬無患矣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為

人編類纂

卷百七

十一

上謀臣今日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
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
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
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
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
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
請宜來來以為客時特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
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成侯所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
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
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
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
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

人編類纂

卷百七

十一

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數行而西耳上雖病強執輜
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
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
四人意上曰吾惟豎手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
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
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
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
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破黥布

小編類纂 卷之七 幸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
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入十有餘皆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
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
人為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

而王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狀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何難
有錯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啞流涕上起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
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
父與大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
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太史公

小編類纂 卷之七 留侯

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父老
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
豈可謂非天乎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
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
侯亦云

符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桓温伐秦入關猛
被褐詣之署猛軍謀祭酒温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
俱南猛還華山咨師師不可猛乃止秦東海王符堅
幼有志度時秦王符生醜虐不道堅左右密說堅曰

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堅以問呂嬃樓連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嬃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會生夜對付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者堅兄清河王法也婢以告堅及法法與梁平老等率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嬃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既進宿衛壯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睡堅兵引生置別室尋殺之堅即僭位以梁平老為右僕射呂嬃樓為司隸校尉猛為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威為左僕射威堅母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堅父雄友善生屢欲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十五

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猛代之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純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為災堅親臨太學以猛為京兆尹符生母疆太后弟特進疆德醜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救之不及與中丞鄧羗同志疾惡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眾辱猛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斬之於西廡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猛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令初涼李儼據隴西降秦既而復通於涼後復與涼絕涼王張天錫自將三萬人討儼儼懼遣其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堅遣猛救儼天錫遣將逆戰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抱罕城下猛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

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為備，將士繼入，遂執儼歸至長安，以儼為光祿勳，賜爵歸安侯。晉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討之，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居守淮南。公幼帥杏城之眾，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并州牧晉公柳、秦州刺史趙公人編、魏州刺史魏公庾、雍州刺史魏公武，謀作亂，幼、庾、武皆生弟也。柳據蒲坂，雙據上邽，武據安定，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范陽王德以為符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庾遺賤於燕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有甬東之悔矣。」計皆不用。幾等以次誅滅，而猛攻破陝，擒庾，至長安斬之。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灊上，燕不我救，

八編類纂

七

今溫伐燕，我何故焉？且燕不稱藩于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兵豫之粟，觀兵峭濕，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遏溫。溫還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乃遣兵救燕。桓溫與燕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走還。燕慕容垂追及溫於襄邑，大敗之。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與王猛有舊，猛問答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於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人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為之所得論也。」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初，燕王中慕容恪疾病，燕王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余嘗必有窺竊之計，言終而卒。時太傅慕容評專國，垂亦為評所忌，自襄邑還，威名益盛，評愈忌之。密謀誅垂，垂懼出奔秦。初，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懼重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要當與卿共定』

八編類纂

七

子 6 - 296

天下告成昏宗然後選卿本邦世封南州伍言於堅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火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以垂為冠軍將軍討軍討晉使使秦留燕使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北至鄴也

已吞秦琛言於太傅詳曰秦人日閉軍旅多聚於秦版東以環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詳曰秦豈肯受叛臣而後和乎或曰今日二國今據中原當有相吞之志且燕之入寇彼以計相救其受燕之言其意安在豈忘其古語詳曰秦王何人深曰苟不善問王猛

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今日吾父子來此以逃生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變乃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共志朕燕之將亡非命所能存惜其徒人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遠疑為反聞徒之沙城在龍城南六百里令終不自安

後以作亂為燕所誅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矣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爵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軍十六萬騎復伐燕堅送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勅所司部署鮮卑之所堅大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

悅秦將楊安攻晉陽久未下九月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蚝與鄧羗皆秦中萬人敵也慕容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之羗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羗固請曰成羗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羗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羗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羗羗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羗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五

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弗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還俄而兵交猛召羗羗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連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五

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素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

幼冲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堅入鄴執
燕王暉以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堅遷慕
容驍及其百官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未留梁琛
為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
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
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何先誕曰然則明公賞
下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暉為新興侯猛進爵
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
平縣侯以鄧羗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
真定郡侯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羗為司隸秦王堅
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
名將光武不以吏處功臣實貴之也羗有廉李之不
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羗之任也
司隸何足以櫻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秦以光
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儼卒于上邽是年桓
溫廢晉王為海西公猛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
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闕東守宰猛以六
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使宜輒以停寢別乞一
州自效堅報曰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
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

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故
虛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垂素望新
政俟才宜速銓補侯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
中梁譙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秦以清河房曠為
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徹為尚書
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為著作佐郎郝畧為清河相
皆關東士望猛所薦也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
成一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戶以上學不通一
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猛俄入為丞相稍加都
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嘗踏布衣朕
龍潛弱冠朕奇卿於暫見擬卿於卧龍卿亦異朕於
一言迺考擊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十載之會雖傳
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遂不許猛乃
受命猛之破張天錫於抱罕也獲其將陰據及甲士
五千人至是堅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
殊送之因命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
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
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
廟之福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
泛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

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末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墮地。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一人。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涼州刺史西平公猛，寢疾。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為冠軍將軍，羗人姚萇為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為堅所寵任，故猛臨終言及之。堅將謀伐晉，羗臣出獨留平陽公融問之。

人編類纂 卷東平 五

對曰：羗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陛下寵育羗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臨沒之言乎？堅不聽，遂伐晉，大敗，陽平公融沒於陣，堅返國，慕容垂姚萇等皆叛之。堅竟為其所弑，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其孝文之力也。

北魏崔浩

吳六州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

求假道詔羗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俗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若登岸北伐，其旆便易，且秦婦之國，不可不救也。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可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與死子刃，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陳之人，不難復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伐，如此則我無事而我受敵矣。需需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北則奇州復危，未若受之。水通函谷，西入燕後，與秦塞其歸之路，則西行二勞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函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羗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岍城，為置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明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

人編類纂 卷東平 五

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
浩浩曰姚興好秦虛而無實册子泓又病眾叛親
離乘其危亡將勇兵精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
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
蛾之赴火少加倚杖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
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會慕容超南摧盧
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
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
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
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

入編類纂

卷百七

三

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脫
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
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
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之曹操也帝大悅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
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
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
天漢而滅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
與今同四家主尊卑人無異望是為僭晉將滅劉
裕篡主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

宋代晉南鎮上宋收元赦書初浩父天部大人曰馬

文貞公宏疾篤浩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
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時議伐赫連昌天獲而還明年復討昌次其城下
夏將休于玉降夏主堅守以待魏主退軍以示弱魏
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
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輪等皆言宜
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
而不擊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
鼓譟而追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
公編類纂 卷百七 三

者趙倪進曰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浩曰是何言歟
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
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乃
分騎奮擊為左右隊以倚之大呼而前昌軍大潰遂
克統萬昌奔上邽魏主還平城遣將攻上邽榆昌以
歸謀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帝皆不聽唯浩贊
成之浩曰張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
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蠕
者舊是國家比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今復
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

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駟馬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岌岌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浩曰今年不摧蠕蠕

八編類集

卷百七十四

二十一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眾以衝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眾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穢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特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艸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先是宋主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魏主方議伐蠕蠕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吾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吾行決矣遂行寇謙之謂浩曰是行可果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

八編類集

卷百七十四

二十一

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駟馬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謙之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時長孫道生為司空性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南番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因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

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兵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四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安張賊勢披毛求瑕並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行移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先是劉裕將篡置

八編卷集

宋百七

三

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木晚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乃先計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山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

八編卷集

宋百七

三

規肆逆心虛相倡和義隆望定進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往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執弱以此觀之倖見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艸矣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

人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三三

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魏王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宵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如玄之比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官軍在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羸死柄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又其鹵斤畧無水艸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跋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右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艸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

人編類纂 卷百七 臣類 三五

言唯曰彼無水艸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艸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艸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欲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漑數百萬頃乎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魏主既行見姑臧城外水艸豐饒由是恨李順尚書令劉潔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潔諫曰蠕蠕遷徙無常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

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絮恨計不用欲敗魏師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魏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絮因使人驚慙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絮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絮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潔囚之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勳進兵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

八編類集 卷百七十五 三五

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威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城空穀艸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不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蓋吳為鎮將陸侯

所滅帝蒐于河西詔浩請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疆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不可徒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濶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魏主自將攻壽陽遺宋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遣以

八編類集 卷百七十五 三五

環釧是曹正欲謫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見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而結赫連沮渠吞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歿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取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

先計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握輦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常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駢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符堅向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慮，今已殺盡，豈天資我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導羅門當使鬼縛以承耳。湛標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入編類纂，卷第七，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唯類矣。」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于帝，以為恭揚國惡，帝大怒，誅浩，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入編類纂

云

楚伍員

伍員楚人伍奢子也楚平王既囚伍奢使人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合讐不得報

八編類纂

朱評六五

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來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謂員可去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

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

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

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能

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

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

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

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

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佐胥乃因公子光以求

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

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

八編類纂

朱評六五

二

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

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

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

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

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

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昭王立

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

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

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

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欲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僭，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人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三

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邪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基，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一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

人編類纂 卷百六 臣類

四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一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

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歿其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纒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

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然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鏃之劍日子以此歿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託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目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歿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于我我願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扶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到歿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葦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

秦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圖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卒下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

、論百集

六行六頁

七

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既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兵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敢謔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命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遘歟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

八論百集

六行六頁

八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敢謔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命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遘歟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

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駟脅者爲駮乘持矛而操閭
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
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
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
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
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
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

補遺

卷之六

九

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
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
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走商邑秦發兵攻
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工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燕樂毅

樂毅謂趙武靈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
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力
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秦以燕以趙輔
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
請伐齊而存燕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
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於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
欲圖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則莫若緒結於
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
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滑王之驕暴皆
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
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楚之濟西諸侯兵能歸

補遺

卷之六

一

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滑王之敗濟西七走
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
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齊上勞
軍行賞粟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
王收齊南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
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
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
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
之及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
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
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
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
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勳於燕齊齊田單後
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
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
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
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
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會先王棄羣臣寡

東周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曰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
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
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
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
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
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
距國都矣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
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
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
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
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
絕人之交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魏弱則劔河外韓弱則劔宜陽宜陽劔則
上郡絕河外劔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
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
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
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
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
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
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敵也秦之攻
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
中於趙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刺白馬而盟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秦前功而受後禍此所以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說齊宣王曰齊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

八編類集

卷百六

五

十三

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能方輓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鄂郢動矣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善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蘇秦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齊譬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八編類集

卷百六

五

十四

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導之，使使盟于周室，使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惜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及宋地，歸楚淮，北及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躐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文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代齊正利也，尊厚交務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十八

五

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執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舡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至郢，漢中之甲乘舡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至夏，五涪，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餘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下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陵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十八

五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戰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葉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魏，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燕，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却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處則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之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狄，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時或從或不能，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詎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入秦而無功，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

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
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
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秦明矣吾又新用
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
君在儀寧渠能乎且夫社稷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
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
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上有爭
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從弱楚者莫如梁
八紘野六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然輕走易
非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
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家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
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者
之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
談士莫不日夜搢腕臆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誇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取哉楚王大說羣
臣皆賀陳軫獨弔之對曰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
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
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食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非絕齊交西生患於齊也而兩國之
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
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
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
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
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對楚之使者曰
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
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
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
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秦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
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楚大敗於
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
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
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
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
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
地臣之上願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
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士卒安難樂矣。王明以嚴將督，以武雖無出甲，鼎
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春。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夫為從者，無以異於羆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
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羆羊，臣竊以為大王之
計過也。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
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執計之。秦西有
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
舫舡載卒，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
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
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人守矣。黔中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類 五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其地絕，
秦攻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大王患也。大王嘗與
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
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楚嘗與秦構難，戰於
漢中，此大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
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
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
也。願大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
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
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
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此一
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
縱弗忽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秦之所欲，莫如弱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是楚也。其地勢然
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不喜，今楚於秦為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類 五

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
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成阜，驅
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
趙服必四攻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
右。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
其姊為代王妻，并代約於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
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大王飲，陰告
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

進熟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為可親乎？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陳軫

陳軫者，遊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齊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知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勿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與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屢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非，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秦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南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十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節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必

大者傷小者必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
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聞大者傷小者必
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今韓魏相
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
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
惠王曰善卒勿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
趙之此陳軫之計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
閔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
為後世也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遠甚也不足以立
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強秦也子憂強秦而逃相罷弱而相歸其國
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會
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
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成
辱民必成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
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
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則必表裏河
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而孤楚韓梁北向而
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計之今三晉已合

矣復為兄弟弟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
計也齊非急以銳思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秦必南攻秦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秦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昭陽為楚伐魏
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見昭陽
再拜稱戰勝起而問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
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
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
令尹也臣竊為公懼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
舍人相會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
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
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
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
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
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之爵且後歸猶
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去

趙虞卿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躡躡擔簪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
 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趙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
 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
 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
 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
 且不欲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
 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
 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
 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
 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終不肯媾
 長平大敗遂為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
 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
 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
 弗攻乎王曰楚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取倦而歸王又以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
 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
 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勿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
 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
 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復不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
 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
 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
 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
 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
 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勿與是
 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趙王計未
 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為自殺於
 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成

而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遜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成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嫡妻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尉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臣類

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忽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繫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親請為從

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

八編類纂卷一百八十八終

臣類 謀臣

漢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糟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俛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為，獨奈何？」子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者乎。卒與女為半貧，廼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

周市界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

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

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界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

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

而東，殷王反楚，項羽適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

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

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迺封

其金，與印，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

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

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

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

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

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

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

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

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

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

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

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日有之乎無知日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漢楚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在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劉榮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

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天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譏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

大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宰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日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敢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乃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

也故
後王
世功
於後
世功

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平從擊韓王
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
得聞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云漢
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
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
單于察之冒頸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
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
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得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燕
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
人請類其 卷五十九
惡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
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
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
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
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
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
呂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
於榮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
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諶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

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日傳教帝自後呂須諶乃不得
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傳
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
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太尉勃
親以兵誅呂氏多功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
惟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
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題以太尉勃為右丞
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上問事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篤下使
待罪宰相宰相者土在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也上稱善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
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陳平曰我多陰謀道
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
禍也其後曾孫陳寧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
不得也

漢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為里監門史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
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問其

將皆離解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
醫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
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
聞沛公媼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入言常大
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
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
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卽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
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
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食其因言六國從衛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
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
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
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今請使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
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

廣野君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
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
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
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
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及郤自
奪臣竊以爲過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特不決百
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遣兵收取榮陽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定
雖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十二萬之衆
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
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
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
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王之津社太行之阨距
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河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樂以
何以
無以
亦矣

為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
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
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
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亦數將兵上以其父故
封亦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
罪國除

漢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
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為南越王賈至

八編類纂

卷頁九

九

尉陀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
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
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漢王起巴蜀鞭笞
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
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塚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
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皇帝賢
賈曰皇帝起豐沛計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

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政由一家今王眾不過數
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

陀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

賈卒拜陀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

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

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慚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稱善稱其語曰新語孝惠時

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疇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

八編類纂

朱東九

十

更所死家得寶劍，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道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數鮮母久，洩女為也，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漢妻敬

妻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衣見衣，不敢易衣。」

八系類集

卷百九

二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纘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入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者以虐民也。及周之

故獨
見處

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榮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伴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秦之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揜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揜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八系類集

卷百九

七

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日本言都秦地者，妻敬妻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喻匈奴，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阻吾軍械整
 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
 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
 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
 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
 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
 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
 人新類集 卷之九 七三

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近六國
 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
 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
 本弱未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從所言關中十萬
 餘口

漢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
 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入臣無將將則反罪
 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諫
 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隍其兵視天下
 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
 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
 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
 一襲拜為博士通已出及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遠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惡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
 諸生且待我為諸生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并天下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
 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五節

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
 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
 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
 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冷天下初定
 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
 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為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縣葺野外習之月餘通日上可試觀上使行

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
 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
 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
 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
 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
 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酒諸侯侍坐殿上皆伏
 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謹失禮者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五節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
 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郎通出皆以五百
 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
 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
 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
 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肯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

宗廟
祭不
祭不
祭不
祭不
祭不

第一
第二

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寂廢廟羣臣莫冒徒通為奉常定宗廟儀云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者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高帝寢衣冠南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恚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止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漢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

江

成之
長也
才高
思深
故曰

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悅之起遷城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與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宜室王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秦賈誼

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口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濶諸侯王借候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嚶淮南、濟北之爲邪。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虛綽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

六編補秦

卷五十九

元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手非置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土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獵，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商若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外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許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侷，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青利不同

六編補身

卷五十九

子

禽獸者亡幾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履六國兼天下
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媿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法
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異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損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
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仁義之尤
入焉類集 朱亥九 主
至者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
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
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
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入

若文章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顯刺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
道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
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
象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
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笞傷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
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
聖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
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
已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冷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
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
庶見也夫卑賤者皆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所以
加此也非所以尊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
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耳賤人安能得

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棄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隼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五

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萃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汗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並以諍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羗纓盤冰加劔。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頸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

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受見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又疏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大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五

侯。厘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兩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往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

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亂難以言智苟身亡事言亂宿既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人編類纂 卷百九 五

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捍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漢鼂錯 鼂錯潁州人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為勞苦而不為功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憑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利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焦趨利勿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勿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勿能當也材官騎發矢逐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勿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勿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寡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表渠蠻夷之屬

人編類纂

卷之九

五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比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此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待其材齒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食肉飲酪

人編類纂

卷之九

五

衣皮毛居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藪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加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一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八編類集

卷言字

三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母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宇屋具田器乃募墾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墾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鄉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郵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八編類集

卷言字

三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錯已死調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錯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制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錯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詳鄧公為陽城中尉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十四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

左編

臣類 謀五

魏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永康元年，舉孝廉，拜守
 官。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九父令，遂棄官歸。謂父
 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
 之。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聞曹操有雄畧，特操為奮
 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曹操。操大悅，曰：
 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
 天下，操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
 也。布既至，張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
 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為亂，即
 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
 布矣。時曹操率兵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
 邈。官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聽。豫州
 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彧言與呂布同謀，衆
 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
 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

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

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

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

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

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

誠不可為心。然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

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

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

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

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

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麋氏已率厲吏民拒城

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

走。二年夏，操軍來，民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

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

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

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

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

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官必不
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
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
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
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新可全其餘
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
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
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
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
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
人編類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父兄之耻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
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
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
願將軍熟慮之目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
多依彭城間遇操攻陶謙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
水為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
之鷄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
收麥復與布戰分兵乎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踐勸
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
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

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
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
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
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
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
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
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
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屯為漢侍中守尚書
令常居中持重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
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有亡足以觀矣今與
人編類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
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
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
寬緩法命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
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
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
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
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
也大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
何能為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

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持節都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三人畱知後事若彼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五

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八年操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表曰臣聞慮為首功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遭世紛擾懷中念治臣自始舉義兵與或戮力同心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水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言住之便恢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覩勝敗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施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克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六

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
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魏繻之勲乞重平議疇
其戶邑操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
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
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
逆降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
承帝方為執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
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為之備或後恐
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

八編類集

卷百七

七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
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
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
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
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
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
或無對謝闕而已操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
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操
及賈璽書搞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操知或欲言封
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卒告

孫權言操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
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

典畧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
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或為論者所譏裴
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熙七年死計或于時
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
也裴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
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
見美致譏在於夫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
故得各全其志而或於閣豎用事四海屏氣左宿唐

八編類集

卷百七

八

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
二也順之則六親安忤違之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
易亡蒙耻期全之日昔蔣詡于王氏無損清高之
操緄之此婚庸可傷乎
或于粲何劭為粲傳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
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且自居而已傳
報善夏侯玄玄亦親粲粲嘗謂報玄曰子等世世塗
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報難曰能盛功名者識
也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
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魏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穰城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劉

八編類纂

朱子

九

備而城繡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操援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彙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莫銳而

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

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迎運糧將驕卒隋可邀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檣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選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

八編類纂

朱子

十

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操子不在東宮操謂曰荀公達人

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彼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彼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彼從征孫權。道薨。操為流涕。

魏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董卓之入洛陽。詡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催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催乃西攻長安。詡為左馮翊。催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催等親而憚之。拜光祿大夫。宣義將軍。催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綸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內。邪。李將軍許我官。

人編類集 卷百七 臣

十二

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催由是衰弱。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熲。詡素知名為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散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疆曹弱。又與曹為仇。從之何如。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

人編類集 卷百七 臣

十三

子 6-343

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冀州牧。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管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詡爲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欽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苗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因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閨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魏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操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催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雷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通。操旣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許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餉。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而先自敗也且援剛懷奸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詠遣新豐令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克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明帝即位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人編類集

卷言本

五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魏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觀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此不過欲虜掠財物今何不相率還城而收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

人編類集

卷言本

五

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使與紹絕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弃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夫趨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瓚果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岱為黃巾所殺曹操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操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畱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誅殺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始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二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劉備失徐州來歸操昱說操殺備操不聽後又遣

備至徐州邀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不及。昱有七百兵守鄆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是後中夏漸平，操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不足辱吾，可以退矣。乃目表歸兵，閫門不出，操征馬超于丕，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畧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丕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聞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

之也。丕曰：君慮之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操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分外之賞，遠覽典志，近觀秦漢，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政，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也。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上祭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大臣耻於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命外有公卿將校，內有侍中尚書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贈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

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
縱令校事有益於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
復可不罷乎從之曉終汝南太守

魏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
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
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
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荀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劉

八編類纂

卷百廿

十九

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
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
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
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
將自疑回心擇王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
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
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
誅皆英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
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

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

爲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
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
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
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
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
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操將征袁
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
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
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

八編類纂

卷百廿

二十

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
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
生鬪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
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
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
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
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
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尚及兄熙走遼東操曰唯奉
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

交道及亮臨其喪哀甚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實不可忘諡曰貞侯

魏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也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揚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昭說揚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袁薦之若事有

八編類集

卷百廿七

三

成丞為深分揚於是通曹操上事表薦操操遣揚大馬金帛操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揚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沙蠶擾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侯昭遷符節令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竝坐問曰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揚奉

好

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時張揚為其將楊醜所殺揚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操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眾降以昭為冀州牧操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操曰吾已許之矣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足下大臣昔避內難南遊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邾儀父姑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

八編類集

卷百廿七

三

宗

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
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
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
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
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
畱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
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
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
脩古建封五等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
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
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
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
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
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故計懼怖
懼倘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
恃二城固守必不速退操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
書射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
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曹丕篡位遷昭爲侍
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圭

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
爲念不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在側因言竊見
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
就休有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滅霸等既富且
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
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
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
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
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
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
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
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
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
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爲吳矣
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竝前官兵一道引去不
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
漲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明帝太和四年行司徒
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未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
不貴尚敦樸忠信之事深疾虛偽不貞之人者以其
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

八編類纂

卷百九

圭

俾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撻。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已者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一 王

魏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揚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畧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使唱導。曄時年二十。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齋牛酒來。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因令行觴而斫

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府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師。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視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盧江太守劉勲。勲惟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畧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甲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式。數欺下國。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外內盡賀。而曄獨否。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操。初操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坐車中。終不一言。濟恠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

而得乎。及見操操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操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操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操。操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趨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坐狃說也。操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

人編類集

卷百六

二十七

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內。今舉漢中。蜀人望見。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延問

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人編類集

卷百六

二十八

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赦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狀。領軍楊暨每從內出。輒

過驍驍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議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驍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言。驍與吾若蜀。可伐。暨驍曰。可召質也。詔召驍至。帝問驍。終不言。後獨見驍。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寐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驍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縲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料。思也。暨亦謝之。驍能應變。持兩端如此。

魏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使於譙。曹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辟為丞相主簿。關羽圍樊。襄陽操以漢帝

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聞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則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吳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城東人也。權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若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專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

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并力。備甚權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隨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入編類纂。卷百廿五。三十一。

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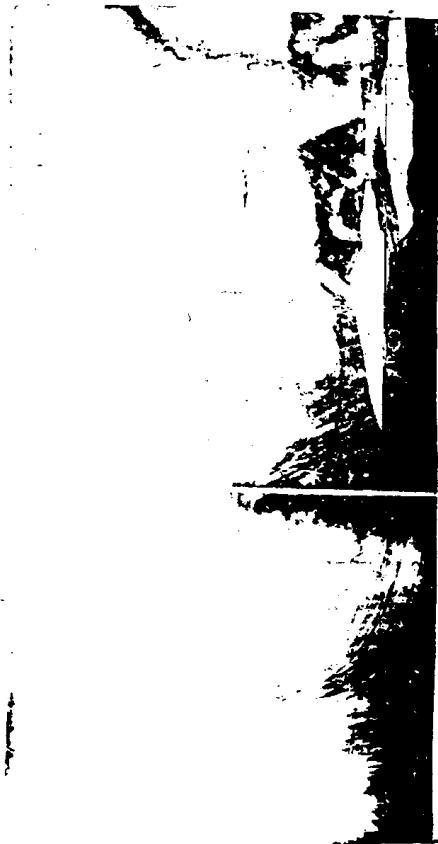
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較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權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縹緲地。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權。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往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管。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

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受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歷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廉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斯蓋死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蜀麗統

麗統字士元，襄陽人也。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廢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

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一

左編

臣類 謀臣

晉江統

晉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
氏羌所擾孟觀西討擒氏羌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
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匈奴求守邊塞
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
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侍之有備禦之有常
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一
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
之饒畝號一鍾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因其衣弊遷
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
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而居封域之內無障
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宜及兵威方盛衆
事未罷使蜀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
今戶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
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氏羌若不虞風塵之慮則
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
中幽州刺史母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

戶落百數子孫孽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殿燦

晉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也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
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為參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
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
之謀主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謂
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
首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
子其行乎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會琨
為段疋碑所害嶠表琨忠誠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
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

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
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讓其事皆
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
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
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水消反哀墓次豈
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遷太
子中庶子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諫謂應儉以
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
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

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
帝即位拜侍中帝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
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
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勳而惡逸哉誠山處大任者
不可不慮而公自還輦轍入輔朝政闕拜觀之禮簡
人臣之儀不違聖心者莫不於已昔帝舜服事唐堯
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嘗故有庇人之大
德必有事君之小心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公且
吐握之事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謙敬綜其
所事于諸密謀以附其欲添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五十一

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
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
加嶠中壘將軍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
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及王令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
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木至若賦豕突危及社稷
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眾與賊夾水戰
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遵追錢鳳於江寧嶠因奏軍國
要務其一曰祖約赴合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
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求以資之選名重之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五十二

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添
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轍喉舌宜
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
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
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之
竊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
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
問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
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

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
饑者今則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
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
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
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其三曰諸外州
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
使五校出田今可分遣山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
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
採蔬食之人於事為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

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才精今江南六州之士尚有荒
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
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
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
祿俸可優令足代明然後可書以清公耳其五日古
者親耕籍田以供黍盛舊制籍田廩儀之官今臨時
市求既上驥至敬下費生靈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
六日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延與四方人情不樂遂取
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
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

入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五

者大逆誠由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
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嚮聞蘇峻
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
峻果及嚮屯潯陽遣率州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嚮聞
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
后詔進嚮驛騎將軍嚮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
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
受時亮雖奔敗嚮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
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嚮屢說不能
迎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使已二

日會嚮部將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嚮曰凡舉大事當
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
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遣使改舊書說必應俱
征若不及前使宜更遣使嚮意倍即遣使改書侃果
共征峻嚮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泗沘
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
生邪心天奪其魂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寇
不可縱宜增軍討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
一時電擊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
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背包胥楚國之微臣

入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六

重跡致誠義感諸侯蕭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
按劍奉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漢帝虐害忠良
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
壇噴血淚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后況今居台鼎
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
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
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
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隘忌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驕倚權相假合江表典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
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儕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
禍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儕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翼三將與嶠戮力得有養德賞募之信
明知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時陶
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
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
近言於盟府赴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
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仁公
今召軍遲疑感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
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
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
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
頃之顧綱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
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

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
於此荆楚西迫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餓饉將來之
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
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
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
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
敗於幾滅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
子瞻由是旣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
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
次于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
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
公子之事今果然矣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爾
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
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今歲計殄
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
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仗義故也峻約小
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

騎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
 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
 海臣子肝腦塗地橋等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
 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亦足以
 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
 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
 於左矣假無以對遂留不去橋於是劍建行廟廣設
 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
 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自石頭亮橋
 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
 人請乘舟
 突陣馬蹕為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
 橋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橋及賊
 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導將留橋輔政橋以導
 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資用不給橋借
 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
 世云其下多怪物橋遂燧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
 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者亦衣者橋夜夢人謂已
 日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橋先有齒
 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劉裕
 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
 曰無過劉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晉綱
 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
 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忤桓玄科條繁密穆之
 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裕西討劉
 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留穆之以輔之長民有
 異謀穆之曰公沂流達仕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
 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
 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
 人編類集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滯滯

齊蔡典宗

蔡典宗字與宗豫章太守廓之子濟陽考城人也竟
 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與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
 義興與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與宗至廣陵躬自收殮
 致喪還豫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與宗抗
 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莖故人旋既犯嚴制政當
 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
 鑲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與宗在直請急詣朗

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還
為廷尉累遷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
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惟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
侵嫌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親奉璽綬嗣主容色
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
容終之以彙結六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
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
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
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
道之屬皆被毀壞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
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
殞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
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
師伯不能用頃法典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起
興宗為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
宗外甥袁顛為雍州刺史勸興宗行興宗曰吾素門
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
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彙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
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
冠咸遠徙後皆流離逃難百不一存項之除吏部尚

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
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
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
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于天
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
四海清謐正是舉止遠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
富進德可期而此者所行人偷道盡今所忌懼惟在
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繫正在公一人而
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唯身禍不測四海重責皆有
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
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在尚書
中自當率百僚按前世故事更簡明賢以奉社稷又
朝廷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
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項之慶之果以
見忌致禍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太醫閣口
興宗謂尚書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
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
竝舉兵反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
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
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

待入此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
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
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時殷琰
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既平琰嬰
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與宗曰天下既定是琰
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
為詔彼必疑謂非真此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
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北魏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少厲志操祖覽書史及陰陽
術數有巧思元憚為營明堂大都督引為主簿遭母
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獲盜即以與之孝莊
時盜賊蠡起河清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
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
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
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柳
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
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為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
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
守及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歡東出元忠

以刺

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容未即見
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
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輒洗其人可知
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歡處見之引入觴再行
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歡曰天下形
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未乎歡曰富貴皆由他安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邑兄弟曾來未是時
高乾邑已見歡因始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
粗拉解事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
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
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邑兄弟必為明公
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般合洽瀛幽定自然毋從惟
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
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眾
與大軍禽斬之歡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

北齊杜弼

杜弼中山曲陽人也初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
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
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
筭爰自我始能戰息民彼獲其利戾景豎子自生猜

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禦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爲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圍，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徵利，是以援抱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蝦之斧，被蛄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

入蕭蕭

卷之三

五

也

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大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教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彙起，腹心疆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揮雀，無救府藏之虛空。

本編類纂

卷之三

十六

請熊踏詎延啓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鵲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竝列，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轉，轉劍騎之所蹂，踐杞梓于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歛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投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後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大統三年，高歡督諸軍伐魏，遣

司徒高昂起上洛賓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
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
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賓泰得西入耳歡自起
兵以來賓泰常為先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
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咸欲分兵禦之
獨綽意與泰同遂併力拒賓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
縣伯泰方欲革易時政務行強國富入之道故綽得
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井置屯田以資
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先修心凡理人之
體當先理已心其二敦教化凡謂牧守令長各宜洗
心革意使百姓豐饒日遷於善其三盡地利及布種
既勻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
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
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
歸晚出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
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繁勸
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
適煩簡之中甚樞賢良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
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
流徇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

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
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
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
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克椽榱之用也今
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
廝養而為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
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
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
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
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非直州郡之官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一八
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
一鄉之選以相監視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
必安其五恤獄訟先王之制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
其六均賦役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績績起於有
漸必須勸課使預營理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
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逼切復恐稽緩
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
有者從之貴賈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
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

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即位。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即引短兵出戰。為

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

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悉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斃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大破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崇韜曰：「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唐 子 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擣巢穴。莊宗果于是夕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即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唐 子 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擣巢穴。莊宗果于是夕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即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

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當崇韜用事，自宰相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華，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咎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卻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然。」輕信韓攻之譖，而絕其

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二知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攻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攻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攻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聞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起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焉。」道因

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見為姦人所中，事未辯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問邪？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微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搗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

人雜類集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後晉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敬瑭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維翰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與晉。維翰之力也。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遠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

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

人雜類集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元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人。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召經經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眾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滑河之戰，乘勝下

燕雲遂引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取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厥茂以取蜀。為不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欲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奇而勝。今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為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遠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假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殿下之義。

盡而後進。吾帥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戾。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公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為之揄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節制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籠號令。明蕭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

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胘解不續外內
限絕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
乘先是我嘗有荊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
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
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
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際不然則重兵歸襄陽輕兵
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
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推拉荆鄂
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
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
鍾離合淝之間掇拾湖濠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
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
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為之
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
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踞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
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
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
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
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
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武

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
之勢變或可弭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
不若併力一向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
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
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
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
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
萬而為僥倖之舉乎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
議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推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
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
情見勢屈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彼既上流無虞呂
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旌鬪氣自倍如遏截於江
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鄂復之
湖濠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開臨
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
為三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派
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
過浙黃未易遏也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
威望復何俟乎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偕志水釋瓦解，遣

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

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

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通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克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公遷諸將毋鈔掠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

真州
後人

不一
也情
八

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中都海牙及經弟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尚醫近侍迎勞，賞賚有差，秋七月卒，諡

文忠明年宋平

人翁集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真州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二

右編

相類

相

丞相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
 宣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調者令顯等專
 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入編類纂 矣 見三臣類 一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平君尊也非所宜稱大失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上衡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
 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
 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
 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
 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
 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
 皆不敬 王莽初丞相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

王莽

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
 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本
 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
 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
 寡之間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
 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以外傳豈相濫哉幕府
 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置男職所謂
 長陰抑陽而整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朝廷二失
 也今編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昔之賣
 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官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
 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
 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
 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
 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
 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闒豎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
 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眾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闒豎縮青紫耗府藏此朝
 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為君
 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

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
 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
 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自是
 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
 外更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
 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
 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
 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
 人稱其美冬夏三巨類
 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
 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袁楚各規年
相讓元忠書
 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通臣不可不
 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
 通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宋察執為不可朝廷取之於
 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
 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
 夏耗斂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桑
 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
 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

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愛隱慝恠憫愧黎
 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町重遭過
 分之擾陛下常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
 受賄唯有三四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
 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
 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
 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
 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
 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其損故也附贊論明世不
當受諸道饋遺
 唐太宗與房魏王珪章議事十數往返歸常而後已
 入編類集 卷夏三 四
 故能成太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
 者懲問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
 與諫官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
 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
 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
 言責之人乃大臣之任
 臣代見迭降指揮今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
 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
 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
 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

揮可謂萬世法魯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得哉范鎮論二府當執奏傳宣內臣轉官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寢廣府廩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右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永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臣類

鑄減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司馬光 解賜金

臣伏觀宰臣魯公亮等奏以河朔苗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凡宣布惠澤則宜在下為先樽節用度則宜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

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與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臣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眾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涸竭窮極然後止也永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臣類

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中司馬光論宰臣解免郊賜

臣於仁宗天聖末初忝名第自絳州通判回召試館職臣以不善作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以策論自後登制科人遂以為例慶曆二年契丹以嫂書遣使欲復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其時初知制誥兩次於北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和親二事皆行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還時朝廷使議

行賞臣累曾而告仁宗臣昨奉使只爲邊防久廢武備是致於虜帳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廷全無枝梧大成邊患遂且重增金帛以爲疑兵之計爾卽未是久長之策臣不足爲功乞不行賞臣若受賞乃是臣安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誤國家大計是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俟其有隙因而弔伐以雪今日邀盟之恥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累表辭之數日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辭之其時已有數人近侍臣寮妄指他事讒臣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館伴授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會上章直携所降綸誥上殿又敘前懇面辭仁宗從之遣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爲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誥詞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敘此一節但只作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誥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觀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

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讒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說者盡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僞寫作臣等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繳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爲朝廷盡忠竭節而爲羣讒陷害如此深切未顧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謫陷他輩得進則自然消息仲淹深以爲然臣卽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入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八

河北宣撫使亦得宣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出使約數日果然仲淹就知邠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會臣一相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兗州又有人讒臣怨望朝廷石介詐死却是富某密使入北虜結連起兵富某欲以安撫司一路兵用之則朝廷危卽日遂罷臣安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護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護臣云北虜結連不起富某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欲舉兵爲辭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石介墓以觀其死之虛的兼當

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在者，所造終無成而罷。久之，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京東界內。臣青州安撫鄒下尤多，朝廷以臣粗魯安郵，遂以為勞，授臣禮部侍郎。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職，累上章辭懇不拜。不久齊州兩營禁兵謀叛，欲應貝州城下，有隔路密來告臣，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會一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當臣以事急遂權牒本官及密牒齊州，尋皆摘獲，推究斬配百人。朝廷又以為勞，再授臣禮部侍郎。臣復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為首相丁母憂，歸西京，持服。仁宗五遣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詔臣起復，臣每次瀝懇不拜。願滿三年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滿，求解樞職，凡二十餘章，始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又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泊至河陽踰年。陛下已卽位，臣又累表乞免使相，伏蒙聖慈曲賜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此意於臣尤為優絕。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瀝懇辭免，皆蒙矜允。各許歸藩，此以上所陳辭避三朝恩寵，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敘述，其不得允者，

思命以辯義詞

高祖論述，前後辭免。

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奉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大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陛下試取此五人言之實而論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概可見也。

蘇轍論執政，自擇空諫。

卷之三十一

十

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思，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于後世之公議。而侯也，托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濫夷之。

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况于人乎。

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信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

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道為勳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論。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容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開奏。故事稽延。

劉道公論左右丞

人稱美集朱百三

相宜特加精簡

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

文宗一朝。實錄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

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

亦緣宰相以漏洩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踈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虛著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

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若

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

修撰日曆。臣家乞委宰相抄錄言勅送付史館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

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况事于治亂。執政豈可不

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

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

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

力。冬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樞密使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鑾鐵轉運使。或

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

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

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

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

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

給人足。天下治安。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寬錢

中書樞密院通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

得申請。改除文字。切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

詐命為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

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
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
為私則立法不常如此臣安在論舍人不
得申請除政文字

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
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
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
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
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
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詭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下類 三

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
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
定自可日見成功歐陽修乞力拒浮議
終責任范仲淹等
今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
上下之情通泱今盡還朝新帥鄭戢山川之險易未
知軍旅之部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無
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日皆留在邊者此沮抑
之論也惡琦仲淹者在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
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
仲淹等威名已著羗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

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羗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
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
既還朝眾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
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蔡襄乞令
琦仲淹更

臣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
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惜此數人嫉
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
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歸功大臣臣
固知其入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
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
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
為徇利之人何榮之有馬光乞聽兩
府辭避遷官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
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
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却為上盡疑今之兩
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
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
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
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

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
彥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
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
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爲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
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今又蒙差臣克集禧觀
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
不信哉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
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
去就所貴事體兩全况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顧
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臣類 五

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爲觀使優游輦下醫藥尤便
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
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宣
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
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
朝政皆來問臣也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
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
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論附
拜大臣
臣伏覩近日命趙高爲安南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

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
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
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
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
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
府之論或有異陛下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
授當經二府

臣近奉聖旨擬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
書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
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所謂拜君命者傳命
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
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登受所
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
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
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
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
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令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
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
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
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閑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臣類 五

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思。蘇軾乞許文孝
尚等辭避免拜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

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

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

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

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

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

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

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

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臣類 七

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

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

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

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

老尊賢之意。今獨置已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

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

禮，或遣使就問園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蘇軾乞加
張方平恩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

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

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

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純綱，咸自己出。故能削

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

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閣官恩倖

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

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李綱議
本政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

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

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

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臣類 六

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

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

枕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

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

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

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

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

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

此必爲邦彥等擠也。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

等疾如仇警恐其成功臣等開網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開然騷動弗安其居至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一 臣類 九

開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弃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諸誦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

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實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迺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在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隕邦彥等計中又隕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輿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弃河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一 臣類 十

北則朝廷能及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距則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弃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弃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不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况保州乃祖宗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弃之耶。其意不過欲紆目前之急。不為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故作驚怖之狀。爭為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援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嫻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異日乃開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項。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筏為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奸臣。諸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劍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十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諂誦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遺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管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誦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王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

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闔外之事盡付種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陳東乞復用李綱

相業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飭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庠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恭侈者

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巳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為沛公蕭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

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

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大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

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史如淮陰
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
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唐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
明皇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
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
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
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
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
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
休編類纂 卷之三 三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
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
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
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
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
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

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劍需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
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
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
如今沛然若無事時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
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
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
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疎息不敢
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
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且為作大言使
穎上之且收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
穎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
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
昉和厚多怨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
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
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張濟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為真宗言。皇
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
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
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
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
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
勉以為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
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
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
入編類集

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
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
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肝食。王且歎曰。
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
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
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
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
添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

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願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

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
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織悉備具。或狗所
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
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時耶。沆嘗讀論語。或問
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
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
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于以私。公
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
八編類集

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
廳。事誠隘。為大祀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
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
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王且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
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且
以為如何。且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且徐一
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
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
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洎。

兩請且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且言之且曰且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且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且曰承珪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且任事久有謫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王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著預粥賜之遺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夢痛悼不已且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

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

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諡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朱熹曰當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慮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儒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遜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本編類纂

卷之三

九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醜于大慶殿因留宿殿盧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

之以靖衆乃請沆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言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

本編類纂

卷之三

十

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乃共爲譏間兩宮遂成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歷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屬疾已必

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晉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右僕射。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

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各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眾。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司。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三 臣類 三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覲以開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聞者報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沼。樞馬皆驚。神宗自為碑。交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耶。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伴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殺

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慶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

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學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眾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

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哲宗既相。章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

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人編類集宋百之三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曼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社稷臣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觸即翟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

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于鍾什丸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廷然而

人編類集

宋百之三

六

漸曰觸夫對于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禘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

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入編類集。宋夏三臣類 七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管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管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子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管者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莽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岬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瘳而殫，闕施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莽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蓋莽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

秦王願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亡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入編類集宋百七十五卷十元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

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

儒臣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上簡

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入編類集宋百七十五卷十元

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王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休倉曹李守素園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口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明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

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于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

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為大學士說固辭而上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垺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奏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

對末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為造腰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

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與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做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質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論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

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

樞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神宗欲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通英守，經據正獻，紉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神宗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王在藩邸，召對其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王，自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仿禮為舊君有服，願

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
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
定。又薦李治、李和、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
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集

卷百七十五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四

經濟編

臣類

優禮大臣

上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四

臣類

一

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漢高帝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孝武帝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公孫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幸朕之不德也。令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哀帝時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為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考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四

二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意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意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章帝尊師傳詔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陳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在與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二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兄有所興造又不敢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興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資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慎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三

郭冲抗表致仕晉武帝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綱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廸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儔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者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尚彌

篤至意難達覽其盛指俾朕慨然大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願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簞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四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益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屬備至期于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宋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遠

此淪沒深可悼惜王且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真宗聞之出內

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

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五

內侍省置簿爲掌做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

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仁宗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

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嘗

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

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

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

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

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

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

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狎侮大臣

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

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

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閣始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

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

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

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

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

問卿疏深會我心

前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

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

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

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

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卑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

復追仙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答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伯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殺戮大臣

厲公入迷殺傅瑕傅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是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

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稟之用能緩持盈以沒而驟收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而見王之親爲越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鳴夷而投之於江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

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公
子將聞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
令將聞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效法焉將聞曰闕廷
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
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
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聞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
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
首振恐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辛去

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
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
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
飯土墼啜土型雖監門之養不敵于此禹鑿龍門通
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脛毋毛臣虜之
勞不烈于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
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足法朕尊萬
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
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
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
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
囚就五刑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
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
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爲
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
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
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塗山埋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
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
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
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殺遷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殺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

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詞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倚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本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且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為亂久

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
是。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
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參而伍之，今悟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開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
聞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墜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吞藥自殺。」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
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
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
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
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
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
猶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

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群臣
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
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
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
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為越王。」

唐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
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
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
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
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

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
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
「遺愛臭乳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
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
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
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
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
非，冷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
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
引問，詔創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

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儋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爲獄辭結奏誅之屍于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銓至沔所懸令希首杖殺之

宋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詐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軍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詐號鵬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論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

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

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王侂高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高喜曰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高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

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也迨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也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人編類集

朱寬四

七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鞏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訃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詭者遂以爲罪云

八編類集

朱寬四

一

功臣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開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緝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末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漢司馬遷高祖功臣年表

公高而驛
公驛而特
公特而士

入編類纂
卷九百一
臣類

元

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

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

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

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

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

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

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

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

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

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

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

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

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

入編類纂
卷九百一
臣類

六十一

三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願將軍觀古各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肯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避職而已何與拓士驃騎亦倣此意其為將如此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典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著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肇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晉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安帝續封功臣詔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伯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伴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道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半輔五世矣

八編卷集

卷之四

三

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風下多抱闕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執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奸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爭相權故高秋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人者則與

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典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未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臣論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貧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開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

乃頓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開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穎爵齊公從容命穎與論平陳事穎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能讓初上嘗使穎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說穎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情惋而公亦爲虛行矣穎又言之

乃止賀若弼撰其所書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矣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龐晃等短高穎帝怒皆黜之親禮愈密因謂穎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武彊令裴景仙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業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按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

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動都棄仙
罪特加則殺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
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
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
奉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差矣
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
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
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
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灰忠中
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怨之二臣
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
皆起泣謝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五

經濟編

臣類

守令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五

臣類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

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問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為鄴令，清克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漢卜式出貨助邊，天子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母令敗羣，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諛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舍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

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宋注：上光武皇帝疏。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淩淩，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衰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

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設令長鄉置
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
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
於久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
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詔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
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
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
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
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
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護譽拘檢者罹毀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鏡其辟召
踰躍升騰起等踰匹或考秦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八編類集

卷之三

臣類

良吏於

行路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標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
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
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
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劾者可就增秩
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
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
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左傳上孝
順皇帝疏

八編類集

卷之三

臣類

良吏於

尚坐事繁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白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七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通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蔡欲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淮南袁甫字公甫亦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辭辨稱嘗請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爲劇縣晏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猶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與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

晉元帝以諸葛恢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

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

北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歡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五臣類

服號為獨立君

宣宗時于延陵為刺史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則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

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間聞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廷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玄宗時或言於上曰今歲遷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

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典選稱職因此皆坐左遷時論借之

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遷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墉為堯州路總管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入初太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循吏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焉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濶

而相國蕭何以寬厚清諫為天下紳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錄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錄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其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本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漢班固循吏傳

何安
既田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和繹屬不絕深更以最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

八編類集

卷之七

三

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

不可

黃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為諫大夫左馮翊宋時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馬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貧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請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子 6 - 414

毫。菴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盡言，霸其爲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其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由，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人稱類纂

卷之三十五

五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祭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與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第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循良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心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問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釐五十本，葱。

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秋冬課收，欲益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獨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

司農，永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秦彭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稱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跼跡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元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椽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請獄受罪恭貫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殫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之政迹耳今豈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寬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元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于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請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宋均爲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塋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公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

八箱類集

卷之七

三

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奔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奔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吳祐爲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向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關耨衣自首祐屏

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道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肯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恐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

八箱類集

卷之七

三

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異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蚤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餼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

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厭聞而出。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黍弧蒿矢，以射兔首。每

本編類集

卷之三十五

三

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此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于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旣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微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絕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

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南陽太守杜詩，致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唐武后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

本編類集

卷之三十五

三

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司敲扑，吏相約有犯，徐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筮捷。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筮捷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請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苟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使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孥行中道逸去。

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宣宗枝獵于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與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

除君與

氓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幸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所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等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後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為。但它人不為。而劉公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經濟編

臣類

仕進

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人編類集 卷之六 臣類 仕進 一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疆行者耳故詭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之於文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脚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

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詔役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之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

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逃奏之逃不敢通
彥深等聞之先請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
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
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
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極枯不
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仕難

唐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
曰聞竇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
為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
人編類卷之二 臣類 三

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
使責參

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
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
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
為祕書監

韋澳嘗奏事宣宗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
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
與宰相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
自明且爾知時事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遂出鎮河陽

擇君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
里間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
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驚旗旄
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
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
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

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
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
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
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
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
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
卿非刺客顧詭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
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
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欵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

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曰前
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
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潤達多大節略與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嘗曰卿謂何
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
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置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
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自售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
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
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
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
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
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
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
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
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
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帝不能用漢皇甫規上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
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大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
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爽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
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皆以功勤濟國輔忠患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
竊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
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育扈
以褒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
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弋之術。或有
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
父也。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奔境。若此二
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
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
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
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
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
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食不遑。味者。以二
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
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枝之
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
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誠亮庶將虜。其
雄率。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

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
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
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爾黍重祿。禽息鳥視。
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
軍失備。師徒小。屢輟食。齋齋袂攘。社撫劔。東顧而
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岍。東臨
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
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
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
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
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
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
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咎並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
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
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
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
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寤主立功何况魏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
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
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
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
燭未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
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
則幸矣

魏曹植求
自試表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
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

八通類集
卷之六
臣對說

天正二六臣對說

九

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
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
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
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
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
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
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
賞有能者不得不官旁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

信

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
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
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
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
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
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
綠梁有縣蒸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
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
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
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

八通類集

卷之六
臣對類

一

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
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
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
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
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太說乃謝王稽
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
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
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
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家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白請太后令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蹠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蹠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過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誅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蹠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興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事。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由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八編類纂 卷之六 臣類

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天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疆則附。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甲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鞏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

八編類纂 卷之六 臣類

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

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夾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代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揮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先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先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土。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闕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惟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國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襁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褻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
 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
 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
 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
 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
 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亡
 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以舉舉荆則
 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
 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革下大王以詐
 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
 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
 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
 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
 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
 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
 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
 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
 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
 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
 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
 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四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
 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
 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
 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
 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
 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
 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
 趙氏為和以大王之名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
 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
 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
 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
 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
 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下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稱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親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邵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甫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曰留宿閒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陳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奠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警諸國因其

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
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
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
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威懷
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
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
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
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
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
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
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于方哀
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四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
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
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
姬先請之貸妾愚懸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

其言乃徵超還 起妹同郡曹壽妻昭上書請超

致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
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
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祝駕之歎張華
願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
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誤其身猶
有此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忤度頗得古
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
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
者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轡乘流
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航祿而患
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近者
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
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
不知身退罹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
豈容易哉位以銓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
禍斯言過矣辭必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

蔡澤退而免患侯丘得孫叔去而不疑其次剛毅者
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筮子以
紆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
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斯可以免矣馬琦曰昔人謂用貴者可使騰如卿不
可退安所稱焉試
唐李德裕退身論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玄宗前而折嵩短嵩因乞骸
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
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
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

八編類纂

卷之六 臣類

七

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深泣否及呂蒙
正罷又曰望復位日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
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
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
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
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
所屬也

神宗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
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
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公司長吏歲時以勝

慈勞賜之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
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
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
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遼
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
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
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議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
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
手曰天下異人也

八編類纂

卷之六 臣類

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七

經濟編

臣類

諫臣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諫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入編類纂。

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
三元種上元
論諫職

玄宗時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某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紙筆和墨，則

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

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官室者，官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
任教與人
論諫書

武宗時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咸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中書門下奏諫官缺員，請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間所未聞足矣。

宋真宗時田錫居諫界，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

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張詠侷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真宗嘗稱其才堪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蓋忠定

人編類纂

卷百九十七

三

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眾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振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隨拈請留歐陽修等供職

諷諫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人編類纂

卷百九十七

四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踟踟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桓公觀於鹿問鹿吏曰鹿何事最難鹿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國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博曲木亦無所施矣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樂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誦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

人編類集

晏子

臣

六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吾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

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

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墮為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

人編類集

晏子

臣

六

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矣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剗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州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上坐殿上則出鐘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容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十指曰是一也便遊楮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諛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臣類

九

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螻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將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臣類

十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義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悉君之尊，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給車。

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
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
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
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
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
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
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
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
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
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
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
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
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
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滅
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
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吞
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
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
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木。水一盂。置戶屏
前。自抱兒孫。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
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
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恤孤也。于是嘆息
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
高祖顧羣臣曰。今日吹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
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旣而笑曰。狂
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待宴披香
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
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
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官鹿臺。非與王之
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
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官
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
之。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時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曩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太宗神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私之他族無乃非天意

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侄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倚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太宗直諫上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問于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

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斷先生之老歟皆歟狐援曰是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訖之東閭，每訖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訖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鮒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屏蔽，屏楹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遯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舉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將玉女，秦人襲我，逸去絳七十里，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屏蔽，屏楹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撻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符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萑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而殺之，從蒺藜其春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使使者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

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
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
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
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資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
藜于諫上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
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鑕乃
解衣伏鑕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
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
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資陽宮歸于咸
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
茅君之力也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
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

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
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瀨雖有惡種
無不畏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
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
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昔者周蓋千八百
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
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聘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
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
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
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虜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
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
禹湯文武紂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

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罪。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訣輪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八篇頁集 卷之三 臣類 七

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嫖。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太者也。賈山 到

武帝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官。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獲嗣
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 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
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
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
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于愛之恩懷獨見之明
內斷于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
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
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
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
人焉更某 天行三臣新 三
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人性有異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
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
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
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
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故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八

經濟編

臣類

諫評

求言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蕘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八

一

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者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微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為君勉之若何其

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仲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潛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頽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妓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七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八編類纂

卷百九十八

二

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呂覽達鑄篇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成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

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漢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重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開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置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感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幸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問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北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張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踪。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關。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百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竊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五

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謙言。虛懷以改。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異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謙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煬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六

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耶。

宋太祖詔當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方平、方鎮、院草制，夜半以所條對具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

八編類卷

卷之八

臣類

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郟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

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伏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輔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仁宗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八編類卷

卷之八

臣類

英宗時，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司馬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謔耳聞其

說不如目睹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繁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王畿粵請廣言路

納諫

入編類集 卷百六十八 臣奏 九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上蠶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猶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蕪澤不伐天魚禁鯤鯢鮪獸長麋虞鳥翼穀卵蟲含蟻螻蠶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食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於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

不忘也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

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鼐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鼐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鼐哉遂輟田
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

臣不可
此謀人
小可有

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
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
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
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
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
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
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為郎二十七年
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
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
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
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類

十二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為隋以惡聞其
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
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
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鵠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
王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亾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
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
游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
善惡之習朔漸染易以移入皇太子諸王參僚左

第

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
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
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
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
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仍頒示遠近

高祖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
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
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
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
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慮因命捨君
臣之敬極歡而罷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類

十三

宋太宗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
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
田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南
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有四
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
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
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
雖有書箴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
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寓縣平寧京師

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開
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聽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城王廟是豈
太平之制度耶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
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
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
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
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
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
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
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
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温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
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
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
上爲孝孫游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
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
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
諫誠難朕昨責温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

不盡言也

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
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
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
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
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
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
佐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
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
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
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
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
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
俗好高髻蓋官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口德參
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官人皆無髮乃可其意
邪欲治其謗訕之集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
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

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微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

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聞，歎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陵蘭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謩上疏曰：陛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

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朱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朱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孝本女，擢暮為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髮亂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

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邪寧外間，頗以為疑。文宗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

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政家。

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

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

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

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飲

入編類集

卷百六十八

臣類

二

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

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

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蓋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

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湟淫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

得不蓄聚耳。不然。盡宮中用度。極極儉薄。多藏何用。耶。懿宗勅以閣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

案

高宗后

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勅命已

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

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

改。且勅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

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

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

八編類集

卷百六十八

臣類

二

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

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

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

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歿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宋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

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警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備關杜璩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 臣類 上

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

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如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敢言
理宗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關贊鼓是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儻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雖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不罪諫官

漢靈帝時朱儁擊黃巾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 臣類 上

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感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闢賢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燮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諫訴之。靈帝譏。爨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唐憲宗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捨遣李珣帥其同寮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宴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闈。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游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暉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

白簡直奏 卷之八 臣類 主

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闈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游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後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宋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衆皆褒美。姚坦獨俯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人編須臾 卷之八 臣類 主

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仁宗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取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辭。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遵為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毋喪遂去職

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悉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類

三

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遠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譜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

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戮威罪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威無以自明但推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唐陸贄在翰林為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迨上意盧杞雖貶官德

八編類集

卷之八

臣類

四

宗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德宗雖親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德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

天子與宰相了無開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司戶遣人沈於襄贖。津聞者氣塞。

宋仁宗時。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遷序。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龕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

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絃。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誅修而議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達至賈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毋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據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群

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范鎮上疏致仕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九

左編

將類

開創

吳孫武子齊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踴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火可以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睪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八編類纂 卷之九 二

齊將田忌善而容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此不辨

無以謂

楚之始

之始

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
 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
 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
 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
 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
 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
 八編類集 卷之九 齊魏 三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
 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
 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
 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
 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
 魯，曾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曾疑之，吳起於
 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曾卒以爲將而
 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
 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魏郭門，與其母訣，
 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
 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
 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
 八編類集 卷之九 齊魏 四

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
 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
 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
 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
 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
 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
 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
 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
 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
 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

蓋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人編類集 卷五元 魏 五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知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知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魏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國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秦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

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
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盡
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
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于王賁擊
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
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
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
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
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
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
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
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郢郢破之於
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方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
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
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
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
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

人稱類集

卷之三

史記

此

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
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資乎王
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
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閔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蠱而不信人今空秦
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
堅顧今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
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
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
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
令壯士擊人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
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
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
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
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
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
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

人稱類集

卷之三

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謀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齊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河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入編類纂

卷之九

九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憚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軍，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駟，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入編類纂

卷之九

九

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書則已

然可見可馬
法古者也

東漢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椽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弟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老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八編類集

余言字九將集

三

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椽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渡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問。」

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郟，鄆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刈眾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鄆禹。」

八編類集
余言字九將集
三
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武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

此諸將
自洽
一類也

平
平

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
 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來所以知今昔微子
 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
 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
 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
 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
 霜雪經營河北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邪岐慕周
 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
 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
 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
 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
 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
 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
 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共攻天井
 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
 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
 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
 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八編類集 卷之九 行錄

三

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
 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計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
 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
 將軍將兵與寇尙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
 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
 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
 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
 宜從眾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
 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
 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
 人編類集 卷之九 行錄 古

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陽
 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齋
 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赤
 眉延岑暴亂三輔羣縣大姓各擁兵眾大司徒鄧禹
 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
 士八員劔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
 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
 屠城要在乎安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
 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
 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

八編類集 卷之九 行錄

古

輩皆率衆降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阻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上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

人編類卷

卷三十一

二

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

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糗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今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拔荆

人編類卷

卷三十一

二

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讎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忤忤小利遂欲深入若得

桐邑三輔勅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汜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因持不動常為眾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

入編類纂

卷百七十九

七

唐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九

七

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盧江王瑗討不勝靖為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答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瀾張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寒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於巴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二百餘艘殺溺死者萬餘進奔至百里州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鎮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初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

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銳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勸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乙巳。銑以大牢告于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複布績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

八編類集

卷一百九十九

七

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歛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于都市。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會領馮盎等。皆率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既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祜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授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祜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碇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靖

八編類集

卷一百九十九

七

曰不然公祜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祜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祜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祜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慧亮拔公祜禽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慧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祜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主

北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葷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異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家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墨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脯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主

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諧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論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干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枝檢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頊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八編頁集 卷之九 七期 七六 七六

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产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

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問太原有異人能致吾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遂與入太原候之虬鬚見太宗心死招靖曰真天子也亦須道兄見之某日復會於汾陽橋道士虬鬚客已在共謁之入海類集 卷之九 七期 七六 七六

文靜飛書迎文皇有基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矣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也虬鬚曰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此吾得志之秋也言訖吁嗟而去正觀靖位侯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金宗翰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為粘罕國相撤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宗室羣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

宗翰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
決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
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太祖
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晏羣臣上願謂
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
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
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醕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
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為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
遼軍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
奮馬亦快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
八編類集 卷之九 蕭雅 五

十里蒲察烏烈谷赦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
幹宗峻繼至宗幹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
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眾殲焉宗翰已撫定西路
州縣郡族調上干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
宗翰希尹捷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
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宗翰駐軍雲
中太宗即位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
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
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
嘗與之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
人編類集 卷之九 蕭雅 五

諸軍蒲家奴宗翰宗磐副之宗峻領各札猛安皆受
金牌余睹為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
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粹里合兵大敗奚王霞
未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
護衛耶律習泥烈迺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
王敖魯翰眾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
可用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
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遽去乃使希尹
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

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
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捷懶石古乃精兵討都部詔曰
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
次見上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
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
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
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章貫常
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
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
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未割

上悉如所請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木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銀木可圍太原宗翰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遠分人防守雖姚古

人編類集

宋史卷之七

五

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陝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陘宋師皆潰宗翰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宗翰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待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宗翰忌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宗翊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方戰為板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眾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

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宗翰之眾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宗翰自雲中悉眾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州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宗翰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宗翰失意則宗望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宗翰及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賂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宗翰宗望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几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

人編類集

宋史卷之七

五

雖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稱則兩河非我所
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宗望未有語宗翰怩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

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
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
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宗望欣然稱善。南征之
討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
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八月，宗翰發自西
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等。鶻
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丙子，宗
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刺
答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
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
會兵。宋約畫河為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木可
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
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等，其功
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
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者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
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
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路祭器、火樂、靈臺圖書
與大軍比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
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
良能者，往之以安新民。止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

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
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
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
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
西州郡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
調赴行在，城遂陷。婁室乘勝寇熙河，秦州降。轉寇涇
原，吳玠逆擊于青溪嶺，上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
同華未幾，婁室亦攻下延安府。是時河東寇盜尚多，
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
書請立趙氏，秦職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
其書而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
使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攻宋河北，諸將欲罷陝
西兵，并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隣，
事體重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夏
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
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
西。畧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
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
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
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太監

戰平陝西銀米可守太原耶律余諤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州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葉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像以城降于捷懶乃遣拔離速烏林答泰欲馬五葉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麻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捷懶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大行由河陽度河攻河州渡河攻山東分遣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度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

西京留守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術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軍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驥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燮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元大震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銀木可急攻之范致虛與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敵皆死關沒戰沒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

入編類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

左編

將類 開創

全宗弼

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問知遼帝獵鴛鴦樂宗望宗弼率百騎遂越盧劬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審得遼主在鴛鴦樂敗獵尚未去可襲取引兵追敗之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鉅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

人編類纂

卷二百

將類

三

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十而還宗望死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宋弼敗宋鄭宗孟數萬眾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眾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谷泰欲破王善二十萬眾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

五

人編類纂

卷二百

將類

二

等追兵歸德城中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鄆瓊萬餘眾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當海廸虎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守江寧使阿魯補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浙江而西屢敗宋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遠度哉先使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

忠以舟師抗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浙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艦艘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析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鵝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捷懶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一

三

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緡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緡五緡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天會八年宗弼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上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三年宋紹

興五年也金熙宗寶即位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濬王是年廢劉豫天眷元年捷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歸宋詔遣張通右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祭捷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捷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捷懶在行臺復與鵬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誅捷懶自燕京遣宗將亡入于宋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悉于帥府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一

四

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翰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祁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眾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

等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敵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敵邑公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強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敵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迺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表寃實珮璽王册册康王爲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潰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

人編類集

卷二下

五

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册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其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八年征蒙國死于道兀木嘗有三策獻金主一則以津京立徽宗欲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益忠烈配享太宗廟庭

人編類集

卷二下

六

元木華黎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威聖故在太祖麾下從平茂里吉征乃蠻部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之食捨水際蒙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蹏五騎相顧駭睥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兒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大相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張裘瓊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豁谷間傾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

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為誰曰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名矣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壬申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眾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陣陷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進至滄河殪尸百甲癸酉攻居庸關堅壁不得入遣別將閣別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

人編類集

卷二

七

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眾來降並奏為萬戶甲戌從圍燕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以城降乙亥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進攻北京金守將銀青率眾二十萬拒花道逆戰敗之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吳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逼之其下殺銀青推銀答虎為帥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奏賓答虎留守北京以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遣高德玉劉蒲速窩兒招

論與中府同知兀里卜不從殺蒲速窩兒德王走免未幾吏民殺兀里卜推上豪石天應為帥舉城降奏為典中尹兵馬都提探錦州張鯨聚眾十餘萬殺節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掇忽蘭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密察鯨有反側意請以蕭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復謀遁去監軍蕭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憤其兄被誅據錦州叛畧平樂瑞利義懿廣寧等州木華黎率蒙古不花等軍數萬討之州郡多殺致所署長吏降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奏為錦州節度使丙

人編類集

卷二

八

子致陷與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先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諭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求援我斷其歸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致果遣鯨子東牟將騎兵八千步卒八萬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趨之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神水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馬步戰選善射者數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乃麾騎兵齊進大敗之斬東牟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拔開義縣進圍錦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不可勝數圍守月餘致憤將校不戮力殺敗將

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廣寧劉瑛懿州田和尙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斬寇顏象家奴咸平宣撫蒲鮮等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丁丑八月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大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蓋州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析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遁以前鋒拓拔按察兒統蒙古軍鎮之拒全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帥府事已卯以蕭特未兒等出雲朔攻降岢嵐火山軍以谷里夾打爲元帥達魯花赤攻拔石温州擊絳州克之庚辰復由燕徇趙至蒲城武仙舉真定來降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史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弔民之意也木華黎曰善下令禁無

八編類集

卷二百一

九

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使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磁洛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已亦下馬督戰果大敗之溺死者衆進攻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壘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拔之攻下單州圍東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卽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留梭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之辛巳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泮梭魯忽禿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建行省撫其民先是郡王帶孫攻洛不下至是遣石天應拔之五月還軍孤嶺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降以爲濟兗單三州都總管予綺衣玉帶勞之曰汝不憚跋涉數千里慕義而來尋當列奏賜汝高爵爾其勉之京東安撫使張琳來降以琳行山東東路益都

八編類集

卷二百一

十

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鄭遵亦以棗鄉移縣降
陞爲完州以遵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秋八月從
青冢監國公主遣使來勞大饗將士由東勝渡河而
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由雲中歷大
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
都元帥進取殺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
行省元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花以騎
三千覘之騎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
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衝枚齊
進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
見金兵卽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
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保
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北京權帥
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木華黎責其不降厲聲
曰我愛金朝厚恩二十餘年金事至此有死而已
木華黎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遂降
坊州大饗士卒開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畧使於
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唐子牛秋七月令蒙古不花
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川險夷大兵道雲中攻

人編類集

卷二 月將年

上二

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拔晉陽義和寨進克三
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人于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
陽公胡天祥拒守裨將蒲恭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
遷天祥于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靖真曰今觀
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
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
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爲忠乎冬十一月過晉至
絳拔榮州胡瓶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爲金存至
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害我
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略刺拔都隰州田雄並
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
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擁兵二十萬
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
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
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東山東河北不
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
盡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嶺關徇宋
鳳州而還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衆十餘萬伺大兵
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

人編類集

卷二 月將年

上二

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降元帥按察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遁去。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襲領其衆，癸未春師還，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三月渡河，還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環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厥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

人編類集

卷二百 將類

十三

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武子索魯嗣。

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上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詩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曰：「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

伯顏

之衆服曰：「真宰相也。」十二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于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木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為前鋒，遇水濼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為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楡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備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將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盈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擒萬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

人編類集

卷二百 將類

十四

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擊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次新城，令史弼列沙岸，所敵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粟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

人備其集

卷二

十一

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

案

兵。決之今日。伯顏慮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血戰，鵬飛敗走，得船千餘艘。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歸，散而復合者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鄂州漢陽德安守將皆以城降，留

人備其集

卷二

十二

子 6-481

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湖伯
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
蕪州皆降阿朮以舟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呂師
夔與知州遣人迎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廬公樓
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
命與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斥遣之二月壬戌
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
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
二千五百艘橫巨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
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
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
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
矣阿朮挺身登舟手舵衝敵船油燼相溢乍分乍合
伯顏命步騎左右持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
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
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秦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
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
師候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
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荆在
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愛先

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
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為三道期會於臨安阿剌罕等
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
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左丞相阿塔海由
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遁
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師勇王安節等
復拒之樵姚嘗為守因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
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砲張
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嘗及通判陳炤
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
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
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王及太皇
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
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
害廉奉使等如欲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王
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
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反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
月進軍臨平鎮次皋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
同宗室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
反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一十八關監

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
木効力臣何功之有初諸軍分三道而進董文炳居
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以城來附所過民
不知兵毛得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
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爲橫文炳命招討使
王世強往降之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
五百進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
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
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
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
北張世傑欲以其王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戌
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第吉王昱廣王昺南
走而宋主昱遂降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
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
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
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徒馬遂得脫馳還白狀
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
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
撒忽秃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
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去伯顏引軍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七

退

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
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
兵勝必馮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爲牲伯顏不可
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
之遣齋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
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
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
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
人與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
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
情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
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人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
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
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
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卽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師
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庚子
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伐宋若將一人諸
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七

功也

元阿木

阿木兀良氏都帥九良合台子也。沉義有智畧臨陣敢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前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世祖卽位留典宿衛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存生口五萬軍還家兵邀襄樊間阿木乃自安陽離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

本編類纂

卷二百

兵部

主

兵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月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壘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沙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帥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求與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滯灘俱敗走九年

二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

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木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木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木追戰至樞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鏡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鐫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左佯北宋兵追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觀與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卽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木卽奮衆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

本編類纂

卷二百

兵部

主

子 6-484

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程貴迎降。時夏貴鎮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入江十二月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木進見南涯沙洲，卽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洲沙急擊，攀岸步關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邏堡，盡得其軍實。伯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已未水陸並趨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烟燄漲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木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復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邊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二月

辛酉師次丁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木挺身登舟，手持旄，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重。四月，阿木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斬首二千餘級，旣抵揚州，乃遣樓櫓戰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爲陣。阿木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隊，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木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箭燒其蓬檣，烟燄漲天。宋兵旣破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是宋人不復能軍矣。七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特請軍進取臨安。阿木駐兵瓜

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
 朮控制之力為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兩諸城來
 附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
 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迺命
 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餽運賸
 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通泰州又遣千戶
 察兒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
 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
 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
 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朮牙下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
 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
 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
 走阿朮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
 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
 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
 揚泰既下阿朮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備軍校掠民
 二馬即斬以狗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
 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陸宗俘第功
 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

昔刺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卒
 年五十四追封河間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一
左編

將類

東漢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舉孝廉茂才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一

一

之聞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初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由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駿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兵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賴川黃巾雋前與賊戰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家寡今以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而擊之四面俱

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兵合更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

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已於倉下生擒十已斬首七千餘級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一

一

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輛悉虜其婦孥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郵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

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邊章韓遂亂隴右詔嵩回鎮長安以衛圍陵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十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

人稱贊集

卷二十一 將軍

二

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閣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

人稱贊集

卷二十一 將軍

四

唐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克赤水軍使

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十三載，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奏為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于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為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于儀。子儀薦光弼，堪為闡奇。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為賊區，露齒蔽野。光弼酌而哭。人稱類集，卷三十一，一節類。五

之出為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檄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徒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泔汜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

悉眾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思明蹂躪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擣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詐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庭珍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庭下卒不滿萬餘，團練烏合之

衆亦不濟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塹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益、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

入，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將類

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張幄城隅，以息，經府門不願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遷司空。乾元元年，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郭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勸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擒。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

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標掠，獨光弼整衆還大原。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謁，卽斬于鞍門。諸將懾服，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

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將類

人

然軍無見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非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犛臂勢也。判官韋指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寧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平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擊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

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
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諸軍決卅水灌懷州未下光
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
僉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寶戶一千
五百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非人謳吟思歸朝恩
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
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
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非
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
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穢
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
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獲
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抱玉
以兵寡棄河陽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光
弼入朝徙鎮泗州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
三州光弼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
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
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
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迎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
兗鄆間來瑛擅襄陽汲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

南瑛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類此實應元年
遂封臨淮郡王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
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自謀有以
中傷者及來瑛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
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
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
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
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
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
將卽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
其母謚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
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
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
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
璘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
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
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
也正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

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
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唐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
累遷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克朔方節度使
先是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
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目相視不交
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
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
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

人編類集

卷二十一 特類

七

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子儀率本
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賊尾我軍我
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
疲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
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
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狗士殊死鬪遂破
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
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賊
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
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岡范陽會哥舒

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
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
及是朝威大振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

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濠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
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
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
子儀與回紇首領碧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
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
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
旻司士徐吳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

人編類集

卷二十一 特類

三

俟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
陣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
邑百姓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
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逆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
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
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克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
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滴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
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
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請關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
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

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獲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獲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長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器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旗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帝卽詔大舉九節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唐

會通

必

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兩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諸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唐

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備百計囚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待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是時朝義就誅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子

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北吐蕃馬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寔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略徐北瀋懷衛及相千里條蕭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饌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都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關寺任直臣薄征池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

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
還見宗廟謁園陵爾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
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矣乘輿還子儀頓首
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
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中
節度使兼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
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
州廣德二年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
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
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効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
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
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奉天
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
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永泰
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等三十萬
入寇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
渾奴刺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
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子儀使人入奏曰虜皆騎兵
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扼其
衝要於是帝命淮西李忠臣屯渭橋滑濮李光進屯

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驛奉先李日月屯盩厔李抱
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
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
先是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
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氏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
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
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濮
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
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
吐蕃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
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
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
以千餘騎來降子儀遣書喻党項帥鄭延郝德等皆
詣鳳翔降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
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
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
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
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
寶中戰士千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
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戾傷凋耗

亡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耶？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約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陪葬建陵。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諷聞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人見帝唁之，卽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穴，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哀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

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衛士，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容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虞都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非奴才而何。

唐張巡

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豪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不知

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騰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
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順最
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賑獲，無吝。秩滿還都，
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可顯用。答
曰：是子爲國，惟祚朝宦，不可爲也。更調貞源令，士多
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
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
民甚安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
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
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
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發河南兵拒祿山，
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
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項丘令盧諶所殺，賁乃引兵
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
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
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
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礮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
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鬪死。巡馳騎
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請朝。騰踐
祗府，祗乃舉充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七

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
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
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
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
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鬪，潮
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與巡有舊，至
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開天下事去矣。
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
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
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爲百世笑，奈何！且君平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
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
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
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
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
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
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
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披黑
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
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管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七

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謀知其實，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游類 五

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藉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賢乎？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士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洎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丞，遠侍御史，問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及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城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船招巡。巡陰縱勇士數千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游類 五

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謀伏發禽之督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繩土復登陴賊皆愕貽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不能辨因刻蒿爲弧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食賦米一勺斲木皮爲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瘠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堞巡出鉤于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雜類

五

士多饑餓死存者皆瘠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

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拔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嫂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持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雜類

五

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圍矢著輓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至貞源李賁遣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人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

尚書議

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而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為君父死，爾附賊者乃大疑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魏 主

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反，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

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餐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倚角。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魏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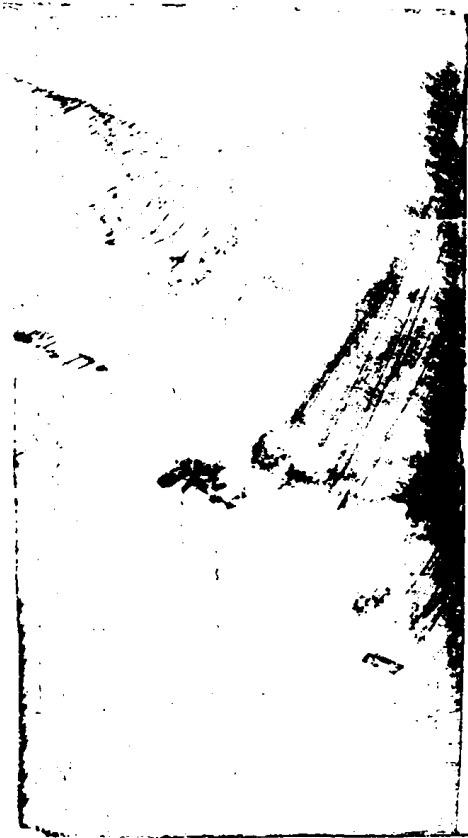
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賜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大拜金吾大將軍，遠子致，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

謙盧燮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閻潞州大都督官
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賜巡妻申國
夫人贈帛百自是訖億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雅陽至今祠享號
雙廟云

八編類纂

卷二 月一 朔類

七



宋趙范

金記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定十三年與弟葵徽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襄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斬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斬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斬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固不守而自固

人編類纂

卷三百二符類

寇在斬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十七年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特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眾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勦馬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

失此不右而右兜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

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

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

璋雖能得其權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璋須令親

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

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

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

人編類纂

卷三百二符類

楚州鹽賊范當調時清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

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

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

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

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

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

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

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揮費

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

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靖爾各揮淚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回書謝廟堂且決之曰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謝 三

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責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殆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龜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彌盜也欲

望矜憐別與閒漫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動心二年春奉祀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校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吳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飲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謝 二

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遇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以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雜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

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間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三年遷淮東安撫副使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有江阜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無過二萬人就聽節度制范又遣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淮東安撫使兼知

揚州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北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益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康府居住嘉熙三年敘復官職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六

與官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元察罕

察罕帖木兒潁州沈丘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居帝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遊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

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退賊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兵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刑部侍郎苗軍以榮陽叛察罕夜襲之虜其眾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眾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搆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論士卒士奮擊賊中堅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兵部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為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聿赴水死者甚眾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十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再趨長安至灊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領大眾入潼關與賊遇賊輒勝殺獲以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帝類

七

億萬計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賊大潰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吳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盜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于是天子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關外事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官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絡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帝類

八

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毫、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普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九

賊賊出，爭之弱卒，伴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眾。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謀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魏賽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屯安豐，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筭。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

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平定，而都魯之子曰孛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軍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八月，師至鹽河，遣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十

其子擴廓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渤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於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

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過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管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追封穎川王諡忠襄於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上

太子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李羅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令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李羅隱其迹而丞相糊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窺竟其事太子又方節重于擴廓時擴廓駐太原與李羅構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糊思監朴不花因誣李羅老的沙誅爲不軌而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李羅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李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糊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七月李羅又與老的沙合禿堅兵同犯闕時擴廓遣將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太子奔于太原李羅既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禱大同取之太子乃趨擴廓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丘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伏誅帝遂詔太子還京而擴廓亦危從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左丞相居兩月即請南還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于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三

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自京師還河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弼首拒命孔興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業隙既開、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係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師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太子入城、欲脇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銜之、及屢起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弟脫因及部將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係等皆叛

擴廓關係自察罕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高善論兵、尤爲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子用沙藍荅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與弟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鎮住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既受詔、卽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關係以兵爲之守、擴廓卽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係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退守于平陽、而關係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請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係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

保狃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謀知狃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狃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李國鳳以誤國皆受戮既而擴廓上疏自陳其情惘帝尋亦悔悟下詔除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秃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秃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至正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學士陳祖仁伏闕上書言者南軍侵陷青齊不踰月而迫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倚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

人編類集

卷二百一 將類

五

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于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疆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元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椽除涇陽縣尹入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肥水既渡

人編類集

卷二百一 將類

六

賊始覺，賊眾數萬，據礪南。我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急躍馬渡，礪揚言於眾曰：「賊已收，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王，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劔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為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為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

口及虎糧，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淵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報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為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搏霄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既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若諭之，賊皆入將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劔語眾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若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陞樞密院判官。

從丞相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逃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波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太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川不利賊乘勢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奔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兩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

入書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曰旗一麾卽還旣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來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朔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斤族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

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使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

入書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
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於是濟南始寧詔就
陞淮南行樞密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
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
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
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
至而營壘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
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
衆突至搏霄前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
事聞謚忠定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一主

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
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

左編

將類 分集

西魏常孝寬 山西

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

人編類纂

卷三百三 將類

一

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峭澗遂清。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墜足為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

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

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從。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常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勛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畧

人編類纂

卷三百三 將類

二

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字。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不扶

自堅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書奏武帝，遣小司寇元衛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百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赦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

人編類纂

卷三百三十一

三

應接之孝寬，尅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為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為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

唐李抱真

李抱真，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世居河西。抱真沈慮，而斷為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

兵

子儀為朝恩所殺，眾信之，故為其用。爾誠以子儀領朔方，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九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成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不賞，罰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

人編類纂

卷三百三十一

四

國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遂解臨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幸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阻其奸為群盜所憚，興元初，滔悉幽劄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

抱真將自造其壁委軍事於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

漢耿弇 山東

耿余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况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為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嘗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請更始因齎貢獻以求

人編類集

卷言三

五

左

自固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降虜爾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憐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入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絃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心腹皆不肯曰必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况因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

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

人編類集

卷言三

六

為邯鄲來眾皆恐既而悉請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况大將軍興義族使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况勸永不應召令請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北還而代令張曩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曩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

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克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弁入遶床下請問因說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
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婦女
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生莽朝又銅馬赤
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
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
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
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七

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
何疑而欲求微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畧况聞
弁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追封况爲
騎都尉乃命弁與朱祐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
十餘營皆破之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以拒彭
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
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
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軍都五年寵死天子
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封牟
平侯遣弁與兵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
者四萬餘人因詔弁進討張步弁悉收集降卒結部
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
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
待弁弁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
圍一刃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
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弁進兵先
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
言邑聞弁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弁乃嚴令軍中趣修
攻具宜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七

令得亡歸歸者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將軍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邑耳今來造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洶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弁復收其精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新類 九

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弁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苟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灰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步步開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推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今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壇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且復勅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新類 一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壑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出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

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高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
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
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
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弁傳步詣
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
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皆罷遣
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
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颯魯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
年與中郎將來歛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
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十二年况
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弁
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况卒
謚烈侯少于霸襲况爵十三年增弁戶邑上大將軍
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
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愨侯

東漢寇恂 河南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急
况發兵恂說况曰耶郾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
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耶郾方盛力不
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

李

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
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至昌
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弁等俱南
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郡賊
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與交歡光武南定
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
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
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
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
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志

宋三十三將類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
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
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
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
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
養馬二千疋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
北而河內孤使將軍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
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
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
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

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造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

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七

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功名發聞，此護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

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人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七

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關中郎將來欵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置抵隴阨，及置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

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穎川可為至戒帝不從
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峭曰卿前
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弁等五營
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殺其使而降其城十二年卒
謚曰威侯

唐李光顏 河南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為裨將
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
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舉
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五

州刺史元和元年討蔡以陳州刺史權忠武軍節度
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激水明年大破賊時
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
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
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劍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
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
顏先敗賊始裴度宜慰諸軍還為憲宗言光顏勇而
知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激河初都統韓
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
於光顏光顏策賊則小激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

可破遣大將田頌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餐聚弘
怒不救重胤令節度取頌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
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即矯詔械繫在
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
目遠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為後圖弘不
悅自是與私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雲柵捷奏

入帝天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
月敗賊於郟城死者十三數其甲凡三萬悉書雷公
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郟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重
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五

質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
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
偽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
五十版弘素寒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
以撓礙之乃飭名姝教歌六博襦縠珠璣舉止光麗
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
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
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
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
妻子蹈白刃柰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

光顏厚恩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乃厚遣使者還之。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洧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棄洄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殿，賜與蕃渥，仍鎮忠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謚曰忠。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詐師。

八編身卷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勲。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卒，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元阿禮海牙

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海牙南迎，至於汴。

附錄

八編身卷

卷之三十一

六

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常艱難之際，海牙高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朶列高門武闕荆子諸監南至襄州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閿鄉，披靈寶，盪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逆遷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朶列圖亦以兵寡爲言。十月一日，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幾旬，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邾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鄧州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賞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

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遡黃河運至于陝羅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榮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惟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顏不花王以下及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在南陽廉訪使卜顏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饋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之信以期會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蓋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弩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海牙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窟殄盡西給蜀兵至矣海牙益督餉西行遣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南行之兵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鐵繩於峽山作巨艦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大原之兵最爲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巨萬一旦悉亡焉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行旅 九

行省院與諸軍歛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爲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海牙召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上爾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藁時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誣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卽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若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一無戮衆曰諾唯命即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賀發書

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任者齋書諭之
西人猶榜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
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
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荆王時在河南之白
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
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叅政馮不花親諭之乃
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輩與蘭住來請命遂巡而去難
平海牙乃解嚴報捷斂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
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
遣還其所海牙自始至鎮迨平告功居汴省者數月
從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

左編

將類 分集

東漢吳漢 四川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未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將類 一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以請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儒亦不

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大漢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

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召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搗兵騎收會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彌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肯寧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擄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度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將類 一

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成也。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將類

初，躬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奏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褰劊而起，惟牛糞土。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時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爾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將類

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殺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其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將類

五

漢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平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平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將類

六

魏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其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網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乃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將類

并爲一部又上言曰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吏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卹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恪歸果見誅遷兖州刺史高貴鄉公卽位進封方城亭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堤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羗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

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趨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九

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瀘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城都二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冬。十

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請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下六十餘人。面縛。與視諸軍門。艾執節解縛。焚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十

視。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擄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郤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絲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爾。有識者笑之。艾言。司馬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資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入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師使監軍衛瓘諭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性人編類纂 卷三十四 蜀類

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纍已結詔書檻車徵艾以衛瓘監軍艾父子旣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宴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蹊

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

蜀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諸功曹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蜀類

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道詣宮覲見土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

曰夏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入蜀類集 卷二十四 將類 上

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在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勅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讎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

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行後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往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日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扶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

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開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四

三

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欽閣以自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走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鄆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請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

蓋會與維出則同羣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囚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維知會有異志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自將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四

六

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雜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慙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數千欲悉呼外兵梃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

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宋吳玠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千人父華永洛城因徙焉少
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
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
方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
斬首百四十級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
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為前鋒進據清溪
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
路兵馬都監三年宣撫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

八編類纂

卷三四 將類

七

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弟璘
掌帳前親兵尋以為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
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欲
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
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
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
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
而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
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

不敵者

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
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風翔民
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
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
民冒禁如此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
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
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
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
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箭關
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

八編類纂

卷三四 將類

六

與弟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
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
忠義將士感泣願為用金人自起海角徃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木會諸道兵
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
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
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
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
流矢僅以身免亟剝其鬚髯而遁張浚承制以玠為

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路馬度軍副總管兀朮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與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隴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將類

七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林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鳳翔子羽玠謀邀于武林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將類

子

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弄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闢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退保西縣子羽退保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二百與士卒取草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合得

案

玠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林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鳳翔子羽玠謀邀于武林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

金分軍爲二元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兵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主

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詢受雖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主

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不求小近

以下皆擣卒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不求小近

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宋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招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招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將類

五

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仔謀知撤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為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

備世將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叅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將拒于石壁砦敗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將類

四

及女真百十有七人與金統軍胡蓋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胡蓋習不祝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使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上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

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將類

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發增損之不同。則係手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璘遣中軍統制杜寔。傳令於朗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鈐轄

吳挺。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略田。軍行並促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稼。勿毀民財。連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卽全軍俱發。或敵兵距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立直犯拒馬。令甲軍搶手。各依拒馬枕槍。擄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僞地兵首領。僞爲女真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

將類

是遣杜寔示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爲陣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陣敵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以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馬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搶手。五百有三。射弓手。二百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百。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一百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二。將官二訓練。

一管隊十隊兵乘騎者二百四十八右勝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以見矣

宋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陞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肯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

三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甚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金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上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策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

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

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延抗禮賓館之玠久欲誅王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

三

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

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稀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隸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

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又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价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且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之治蜀也在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德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旣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

入編類集

宋言四

三

義道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元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選居宿衛憲宗卽位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木速忽里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若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浩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涸瞿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將曰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爲迂卒不用世祖卽位問川蜀之事阿八赤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以對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二十二年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授湖廣等處中書省右丞領中衛親軍千人翊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於是選精銳與賊戰于女兒關斬敵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烜空其城而遁

入編類集

宋言四

三

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敵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掠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賂緩我師諸將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不降擁眾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議班師選諸軍步騎命先啟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將士裹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頂股皆腫遂卒

元拖雷

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太宗伐金拖雷帥師以從鳳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國者言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爾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從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於太宗太宗大喜語諸王大臣曰昔太祖嘗有志此舉今拖雷能言之真賽因也賽因猶華言大好云遂大發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幹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而拖雷總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

寶雞人小潼涉宋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會于汴遣使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州過南部而還遂由金取房前鋒三千人破金兵二十餘萬于武當山趨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遂敗金大將合達于鄧州之西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由中渡入真定過北口住夏于官山薨子十一人長憲宗次四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謚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

左編

將類 分錄

後周于謹 諱廣

于謹字思敬沈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代蠕蠕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眾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人編類纂 卷二百五 將類

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眾賊望見雖疑有伏恃眾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騎馬一紫一駟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使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板陵兵眾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餽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

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板陵果來要擊破也列

河於嶺上部眾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眾後從爾未天光與高歡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宇文泰臨夏州以謹為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泰赴平涼謹言於泰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亮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干載一時也泰大悅會有敕追謹為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高歡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人編類纂 卷二百五 將類

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高歡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及侯景款附請兵為援謹諫以為景情難測泰不聽尋率兵鎮潼關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徒及宇文泰死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臣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

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辭謹既宇文泰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卒年七十六謚曰文

宋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卽位初宗

八編類纂

卷三五

將類

二

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四年爲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僉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時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中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其土地任其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

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帥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檄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傷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

八編類纂

卷三五

將類

四

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務以往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卽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栲栳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砦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

而仙泉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泉失措
枕藉厓谷山爲之顛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
暮拱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
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拱曰進兵不可緩夜漏
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岩丙辰蓐食
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拱曰此雪夜
擒吳元濟之時也策爲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
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岩一時俱破武仙走
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
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五

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
兵遣宣撫王戡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拱拱請以二
萬人行因命拱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
南來拱歧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
千二百級元將倭蓋遺其首三人來迓拱與射獵剖
鮮而飲馳入其帳倭蓋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
兵萬人自東門出戰拱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
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拱曰已窘矣當
盡死而守以防突圍拱與倭蓋約南北軍無相犯決
堰水布虎落倭蓋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

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蝟拱麾先鋒救之扶
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
猶杖之黎明拱進逼石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拱
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
圍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
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
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
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
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
將士疑畏拱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
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耳決而注之
洄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拱曰所謂堅者止築兩
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
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端傑之城
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
堪其楚拱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
厭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
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
食之又往往斬敗軍金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
拱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拱帥師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六

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眾競登
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
招僑蓋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
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真小寶環以草號泣自
經曰死便火我烟燄未絕珙與僑蓋分守緒骨得寶
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
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
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樊城新野
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
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資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
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陞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
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
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
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眾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
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
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
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
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得入
漢陽境大將口温不花入淮甸斬舒光守臣以州降

合三郡攻黃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
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
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盃
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
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迺
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屢以捷
聞三年春正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
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
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
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
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
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
焉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
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
屯歸州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
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關江珙密遣將拒敵又遣兵
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
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遘元兵度萬

州湖灘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二層乞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人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九

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閫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粵廣不宜取道川蜀。邵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計淳祐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將師精兵四千赴之，謀知京兆府也可那廷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鵝嶺，擲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

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資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惟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秣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積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積，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倚吾虛，不往則誰實得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及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守。

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匿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置柵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旣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晏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於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處

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謠忠襲

魏張遼

張遼廂門馬邑人也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爲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屢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出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征袁尚於邴城卒于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
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
遣于禁滅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傷降
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瀋山瀋山有天柱山
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
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
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
其眾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盡寇
功也增邑假節操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
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梯署函
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
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被我
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
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
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
將士明日大戰平且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
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
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

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
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板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
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
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
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
二十一年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尋行遼戰處歎息者
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南羽圍曹仁于
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
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輦出勞
之還屯陳郡卒諡曰剛侯文典追念遼典在合肥之
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
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突其
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吳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與
義兵討董卓徙家於孫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
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
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
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
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二乘進人

曲阿劉錄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乎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項之袁術遣從弟微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

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旣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蹀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

就陣瑜乃自與案行軍營激揚士吏仁由是遂退權
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
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
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
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
置吳盛為築官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
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
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

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
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
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
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
舉哀感慟左右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
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
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
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
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

醪不覺自醉

吳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
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
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
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
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
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
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
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至左右數歲鄧

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
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貫為兵作絳衣行
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
者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圍寧因急使使請救諸將
以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
圍釋急勢亦不從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
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
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
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
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

京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遇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權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以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方傳國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魯肅遇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括目相待。」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言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及，水其得

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操不能下，而退，操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鄆，逆為孫覲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猶牛蹄中魚，莫類江漢，其持亦明矣。若子太心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中，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敕四將各遣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報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與關羽分土接境，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有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

不應之，獨守繁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按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誦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大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之，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卒年四十二。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倉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

相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遜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遜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辯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

吳陸遜

陸遜漢人也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拜定城校尉軍屯利浦權以見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却訪漢離恭時豺狼關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

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幘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復詣都言次稱式往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請建業遜往見之謂曰聞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膳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曰

補遺卷之六 卷之三十一 將軍

補遺卷之六 卷之三十一 將軍

書與羽曰前承觀彘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
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
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
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
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
等步騎駐旌聞望靡葆操滑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
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
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
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
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遂書有謙

八
羽
與
羽

大
三
十
三
將
期

三

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所復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
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
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及
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被附是歲建
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
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
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
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
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
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

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
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
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
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設備于天常不守窟
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
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威
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
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念諸將並
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
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

八
羽
與
羽

大
三
十
三
將
期

三

虜更營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
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
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
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兩勢
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
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
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
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斷後僅得入白
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
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

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若並荷國恩當權戢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望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八編類纂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美以濟國事權大矣稱善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朱然賂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計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

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民不一旅而開大八編類纂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于戈未輯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養育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諫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河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閑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藟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規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

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遠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臘，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聞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噤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親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魏江夏太守遂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程來書表聞，檄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營利。若其不任，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

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奇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善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留宿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在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稚令與別族，其先觀如此。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將類 分集

晉羊祜 南直隸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為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高貴卿公在位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鍾會為寵而忌祜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代魏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一

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皆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

頗以敗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棊當營門曰

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

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

出矣祜以孟獻管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

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

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

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

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

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

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鈺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

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

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

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每會眾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

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

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

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

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

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二

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
 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社
 無傷也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
 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
 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
 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
 舟楫為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
 曰先帝應天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
 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眾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
 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
 兵和眾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
 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
 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
 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
 足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

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寬深
 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戈千人
 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尸數
 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樓而不敢出
 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
 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
 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
 兵眾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
 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于戈經歷盛衰不可
 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
 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
 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
 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
 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
 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
 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
 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
 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

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進。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旣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此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五

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伐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兄子爲嗣。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初。司馬昭卒。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魯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六

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
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
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
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
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荆州人為祐諱
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祐卒二歲而
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策告祐廟。

吳陸抗

陸抗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累遷鎮軍將軍
遜皓即位建衡二年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

八編類纂

宋三行六

二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
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勅諸營更築嚴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
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
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敵士民之
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
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
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姑待之晉巴東監軍徐胤
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
守其城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

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擊將軍朱喬營都
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
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
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
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
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于是
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克懼悉解甲挺走抗使
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
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
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親無吝色謙冲如常故得戰士

八編類纂

宋三行六

八

歡心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
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電邁
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臣往在西陵
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
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外禦強對
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
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
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
民怨役連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
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

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

晉杜預

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叅將樊顯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六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西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乘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寒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

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

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

瘦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頭示之每大樹似頭輒斫使

白題曰杜預頭及平盡捕殺之預以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

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

邵信臣遺跡激用澗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

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

八編類集卷之六

道唯沔漢遠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

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

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瀉瀉長江之險外通零

桂之漕甯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

勇功

晉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玄少好佩紫

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賂取卽焚之於

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

桓溫辟爲掾共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

桓溫辟爲掾共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

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爲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玄率將軍何謙等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帥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楊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時秦兵逼淝水而陳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若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免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旣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彙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澗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

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率糧運艱難用督護閻人與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王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柔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饑玄饋丕米十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

人編類真

卷三十一

六

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於官

後周賀若敦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漢北世為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武成元年入為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管內多為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

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壘當為汝去瑩等遂留船

人編類真

卷三十一

六

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勒眾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累遷中州刺州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隋文帝篡位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頴薦弼有文武帝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欣然以為

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
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
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伐陳，以弼
為行軍總管，將渡江。酈酒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
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
腹中，死且不恨。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
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
加位上柱國，又賜陳叔寶妹為妾。平陳後六年，弼換
其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
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弼類 五

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宋曹彬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
譙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
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
為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
有交結。乾祐二年冬，代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
前軍副部，署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
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
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彬類 五

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
兵南伐，不復疑。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
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
買弊船五六十艘於濱內，陳人視以為內國無船，其
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
濱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
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
一戰而尅。其七臣奉勅兵以義舉，及乎京口，俘五千
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
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

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
等構亂，擁眾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
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
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受
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太宗即位，加
同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
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
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
因是中止。太宗曰：吾今欲北征，卿以為何如？彬曰：以
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狐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為

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彌德起
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
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
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代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
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
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
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
追諸將歸關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
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
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七
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
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
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
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
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
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
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及退軍以援芻粟失
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
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
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

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益
起彬不得已及復裏糧再往攻琢州契丹大衆當前
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
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
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
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真宗卽位召
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爲和藥仍
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才
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燦不
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八
廷彬討蜀初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窳以
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
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
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
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
元阿里海牙 湖廣
元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
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辯有膽略家貧嘗
躬耕舍耒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賦
貳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

祖于潛邸世祖卽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中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始帝遣諸將命母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

八編類集

卷三百六

子

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旣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呂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獨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爲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麾使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

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朮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兵拜伯顏爲行中書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禕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宴然以城降鵬飛

八編類集

卷三百六

子

以本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嶽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朮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業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將擣其中堅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嶽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人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禕孫制置高達恐卽以

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券軍除其雀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善之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東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親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洲陰冬十月至潭爲書射城中以示芾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隍水部分諸將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主

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冒瘡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三年春正月芾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

帝好生之德母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獨宋經略使馬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

等招之皆爲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堅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爲書以天命地利人心開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月前兵至嚴關堅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麒於小溶江遂逼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破其城民聞城破卽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堅以殘兵突圍走執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堅於市分遣萬戶脫温不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主

花狗賓融柳欽橫邕慶還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脫隣徇潯潯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旣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興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舒黃斯相繼亦起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牙旣喻等至雷州使八諭瓊州安撫趙與路降不聽遂自航大海五百里執與路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甸蠻以其總管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蕃羅甸臥

龍羅蕃大龍過蠻蘆蕃小龍石蕃方蕃瑛蕃程蕃並
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
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
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
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
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謚武定

元兀良合台 雲南

兀良合台速不台子也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尚
幼以合台世爲功臣家請護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
八編類集 卷二十六 將類 三
掌宿衛歲乙巳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奴於遼
東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丙
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己酉定宗
崩拔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事久未決四月諸王
大會定宗皇后問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對合台對曰
此議已先定矣不可復變拔都曰合台言是也議遂
定憲宗即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
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合台總督軍事其鬼蠻卽赤禿
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娑二部
酋迎降遂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

所在寨柵以次攻下之獨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依
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之言當先絕其汲道合台
率精銳立砲攻之阿塔刺遣人來拒合台遣其子阿
朮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進師
取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甲寅秋復分兵取附
都善闡轉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前
次羅部府大酋高陞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夷河
浪山下遂進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而皆水
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
乃大震鼓鉦進而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
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朮潛師躍入亂斫之
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只智與餘衆依阻山谷者
分命裨將也里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
而內向及圍合與阿朮引善射者二百騎期以三日
四面進擊合台陷陣屢戰至乾德哥城合台病委軍
事於阿朮環城立砲以草填塹衆軍始集阿朮已悉
所部搏戰於城上城遂破又攻赤禿哥山寨阿朮緣
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又取忽蘭
城魯斯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朮攻
之入其城舉國請降復攻阿魯城山寨進攻阿魯城

八編類集 卷二十六 將類 三

子 6-566

克之。乃按捕未降者。遇赤秃哥軍於合打台山。追赴臨崖盡殺之。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烏白等蠻二十七部。丙辰。征白蠻國波麗國。阿木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鉄哥帶兒兵合。遂出烏蒙。趨瀘江。剋秃刺蠻三城。却宋將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遂通道于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鉄哥帶兒會。丁巳。以雲南平遣使獻捷於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授銀印加大元帥鎮大理。遂經六盤山至臨洮。府與大營合。月餘。復西征烏蠻。九月。遣使招降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齊類

三

交趾。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照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徹徹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馬懷都與阿木在後。仍授徹徹方略。曰。汝軍旣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師旣登岸。卽縱與戰。徹徹違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懼。飲藥死。合台入交趾。爲久住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照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押赤城。戊午。引兵入宋境。其地炎瘴。軍士皆病。遇敵少却。亡軍士四人。

阿木還戰。擒其卒十三人。其援復至。阿木以二十騎阿馬秃繼。以五十騎擊走之。時合台亦病。將旋師。阿木戰馬五十匹。夜爲秃刺蠻所掠。入告合台曰。吾馬盡爲盜掠去。將何以行。卽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山顛。阿木親率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賦酋。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憲宗遣使諭旨。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千。蠻焚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狗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遣阿木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其衆。乘勝擊逐。蹙貴州。蹂衆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齊類

三

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合台遣阿木軍其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夾擊破之。兵自入敵境。轉鬪千里。未嘗敗北。大小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擒其將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來攻。追至門濠。掩溺殆盡。乃不敢復出壁城。下月餘。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遣兵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許黃州。與大軍合。庚申。世祖卽位。四月。兀良合台至上都。後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子阿木。

元唆都 浙編

唆都驍勇善戰。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留參政。董

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留唆都，從之。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衢婺徽連兵來攻。唆都戰却之，獲章知府等二十二人，復婺州。改宋將陳路鈐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州。衢守備甚嚴，唆都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相留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聽參政塔出節制。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州之富場。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子

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萬級，餘獲璜支解，以是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家奴往會塔，出留攻。漳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唆都恐失富場之期，乃舍而去。十五年，至廣州，塔出令還攻潮州，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唆都令軍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兀良哈耳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兵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徵入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陞左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唆都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太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唆都造木爲城，關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唆都帥師來會，敗交趾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降其臣彰憲，昭顯脫歡。會唆都屯天長，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班師，脫歡引兵還。唆都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則空矣。交趾遮之于乾滿江，唆都戰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子

元李恒 廣東

李恒世為西夏國主太祖經略河西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惟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子也李璫反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璫怒繫恒閹門獄中璫誅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萊路與魯總管至元七年從伐宋襄陽守呂文煥時出拒敵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破襄陽亦降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進至郢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捨郢而進攻沙洋新城留恒為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鄂州漢陽俱下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豪民聚眾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歛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為民仍禁軍毋得虜掠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取沙

八編類集

卷三百六

元

市拔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江州帥次建昌縣檄都統熊飛遠圍隆興轉運使劉繁請降恒察其詐密為之備繁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繁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進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略徐直奉蠟書納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誣富民與敵連已誅百三十家恒還審其非罪盡釋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大將張世傑立益王昀於閩中邵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浚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復遣將敗之兜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道追之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云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

八編類集

卷三百六

元

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旨令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爲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碙州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爲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州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莫大將瞿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餘八百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

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三冊頁字樣 天二二、一、號類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圖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疆胡勒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曹操操領冀州辟為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桓欲出騎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

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

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

伐之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

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

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

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

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

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

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跪抱招以救請忠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

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駭

操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

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觀之悲

感設祭明下曹操義之舉為茂才拜校尉督青徐州

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踐作

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

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

降附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

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為雁

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
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安馬遠
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
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
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二萬
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
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
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
鮮梁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陜北故上館城置屯戍
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
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
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
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
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
尉田豫出塞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
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治招以為
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
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
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

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
平川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
師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能相交通表為防
備議者以為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岐山果遣使
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
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
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
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
雁門二牙門出屯陜北外以鎮撫內令屯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
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
趙李牧 北夷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輒入收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
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
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

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

八編頁長

卷三十一 將軍

五

其將顏聚遂滅趙

漢衛青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元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驍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八編頁長

卷三十一 將軍

六

蘇建有功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醪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圖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

八編類本

卷之三十一

七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于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子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封地封為王侯非臣待罪行罰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得十人皆為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去病既疾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候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其裨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中郎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歿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欲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是歲元狩四年，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廣爲前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入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止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遠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擊，殺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旣皆還，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皆封列侯。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亦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

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頗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繇此上益重愛之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二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以爲將者十四人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五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楊堅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克使者因遣晟副汝南

八編類卷之三十一

隋書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一國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都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參克外使何奴倚伏實所具短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好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詭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

八編類卷之三十一

隋書卷之三十一

十一

晉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繫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於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遠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隋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

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蓋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說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克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賞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祖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

以示雍間。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間執送，迎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蒞殺大義公主。雍間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間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于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于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隋書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間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于，許尚公主。十七年，染于遣使隨晟來，逆女以染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于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間疾之，亟來鈔畧染于。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于因晟奏，雍間作攻其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間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于，大戰于大長城下，染于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于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于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

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于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于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規候雍間，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賁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中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于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大曰：「臣由長孫太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竝應九而落，是日百官獲賞。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于。安義公主歿，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于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內，備破雍間鈔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至西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樓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監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于部下分頭招

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
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
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
藥毒水土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
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
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
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聲謂為霹
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
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校上開府儀同三司
復遣還大和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
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
被地謹驗其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將滅
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
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
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
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
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蓋背達
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
于磧石亭畢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
陳兵耀武徑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

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
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幸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
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
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
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
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
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特以邊人
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
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
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
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
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
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
憂毀瘠為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
謚曰獻

唐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
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
錢四十萬會有縲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塋願假以
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負名字稷等歎駭十

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規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逼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同當取令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開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其涼有一口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以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過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此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使片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

與吐蕃等今人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從成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欵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受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寘邊報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陝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開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繼易數十斛支厝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婆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說之口國家以高班厚秩

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惟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貺二公，請留不行，請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仇，部落更存，闕峻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賚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癯，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道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豈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以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欲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

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佺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訃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佺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道。吐蕃將佺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佺子爲敵，況今北有沙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闕，啜之賂，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臆，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暇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
兵奄至禽闕暇殺嘉賓又殺李守素於僻城牛師癸
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
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
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
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暇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
而闕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
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
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
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而哭送者旌節下玉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將類

五

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
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吏部尚書先天元年爲朔方軍
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
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
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
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隨
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
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
怒軍容不整引坐燾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
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

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
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
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
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
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將類

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

左編

將類 禦夷

唐裴行儉 北夷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隨左光祿大夫
陷于王世克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
督謚曰忠行儉幼以仁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
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甚奇之盡
以用兵奇術授行儉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為洮州道
左二軍總管儀鳳二年下姓可汗阿史那那都知及李
人編類纂 卷二百八 將類 一

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
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
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
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
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
延磧風磧書冥導者迷將士饑乏之行儉止營致祭令
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
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帥將軍至
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
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僞約敗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

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
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
閑暇非計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木與遮旬計
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
百餘人請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豪長
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道獲
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
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唐王駿

人編類纂 卷二百八 將類 一

王駿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樂為御檢事擢明
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
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駿
以思忠既長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
殺非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駿亦由是出為
滑南令景龍末累轉為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當
運衛承等州糧以饋之駿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
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頭百姓賴之遷朔方副
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盆達延以兵
踵而前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素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隙乃是畜養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縢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

八編類集 宋言八將類 三

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件置沙漠之曲西域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蕞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

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部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叛駿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駿誘跌等黨與八百餘人于中受降城蘭池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玄宗以宮人陽知運

八編類集 宋言八將類 三

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闔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刺史卒贈尚書左丞相駿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一吏人畏愛之突厥默啜既死突厥施蘇祿復自爲可汗毗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瞰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駿上言願集兵衆徙之內地疏奏未報降戶果叛時朔

方大總管薛訥討之王駿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毗伽謀入寇瞰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瞰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宋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開除補衙內指揮使西川賊劉玘平上官正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特原

五

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請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

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竹輪本色繇是山田悉懇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募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攪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山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刈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特原

不

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水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堅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凡下諸路宜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絰向師哭以解衆忿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澤代乃請允

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異物而遷者得所易珉玉帶
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閭
門使契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
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
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
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則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
吹若人爭獻金銀久之容自微去言蓋自北至遂
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
人編類纂 卷言八 附類 七

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
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
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首欲間入城中觀允
則與同隙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
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驛
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為契丹所誅嘗
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
荅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
連器甲不決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
八編類纂 卷言八 附類 八

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
微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不
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
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
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
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
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
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眾以為怯逾月幽州以
其事來詰荅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為質驗北得
報以為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

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天禧二年，知鎮州徙潞州，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墮。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王君玉談死曰：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飲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爾，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埃，允則不欲顯為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為。

宋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配英宗為宜仁聖烈皇后。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極在旁呵。

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撻策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為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斬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乘旄鉞，豈因人力哉？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彙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為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知懷德軍。

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感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徵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知滑州督諸道兵城席葦上賦工敵至堅壁蒞蘆河師道陳于河許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索馳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滅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慄而登城城卽潰時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副都指

揮使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和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而黷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俄復致仕金人南下趨召之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廻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俟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十一

政不可種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種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今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趨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所管。以及于敗，旣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種李，詔趨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

七編類纂

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太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旣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洵，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京師失守，帝搏膺口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

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辨卒用其言上聞從之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直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卽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起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質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八

五

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攻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輦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發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作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林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八

六

金人必犯濶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攻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騎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增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眾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七

制以澤為徽獻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師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偽赦或啟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王即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

復大計時與李綱同人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陰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六

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徒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朕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

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眾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工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人編類纂卷首八澤類五誣設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恤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

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麟大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今之言遷幸者猶是也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華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童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

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术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路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擊攻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八

三

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其非真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間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

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解縛縱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攜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攜至滑迎戰敵騎十部諸將請少避其鋒攜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攜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攜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攜喪歸卹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報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八

三

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不從敵國而保山岩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直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

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趙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旣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

八編類集

卷言八

垂

邪命引兵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世興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蹙路以阻行者管軍間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錄宮以爲

八編類集

卷言八

垂

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復上表請上還京畧曰陛下聽姦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輒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虜衆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賊以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為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俟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八 將類

五

尤力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州陵寢遣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

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撫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虜鋒。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而卒。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既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至東京。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八 將類

五

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而卒。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既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至東京。

攝留守事遂歸之詔贈澤觀文殿學士後諡忠簡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石齋

卷之八 將義

二十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

左編

將類 魏夷

宋岳飛 北夷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人賊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一

境賊掠以克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以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

知

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天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敢採樵以致絞皆謀定故也所矍然曰君始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二

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飛兵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大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眾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二年澤卒杜克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殲金將大破其眾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丹等合眾五十

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克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時命克守建康，金兵至，克迎降。建康失守，兀木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木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將類

三

江州久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招討使張俊慨然請與飛及統領楊沂中同諸將議分道進。沂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時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且曰：吾已得豫章，破賊必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謀知賊怠，乃議戰。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然之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旣復筠州，臨江軍諸將夜見沂中，曰：戰未伏降，卒多急，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沂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將類

四

俊竟夜坑之進以餘卒奔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
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
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
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
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
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西山失險之敗據
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
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眾攻險眾數萬俱潰馬進
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張用寇江西
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將類 四

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盜起之眾未
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
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
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
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
平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
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
二險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
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登城破其
眾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將類 六

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飛征羣盜過廬陵
託宿墨市質明為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
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
在毀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二年賊曹成
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
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
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兵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
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

脅從者可閔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
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
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
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無循
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
江州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
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
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
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
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

亂棄山而下，騎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太后至贛州，城中遭某賊放火，城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一隊賊來圍城，帝以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度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八編類集

卷百九

七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

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管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關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

八編類集

卷百九

八

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

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
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
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
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主而後以王師
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首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
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
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詭
余端劉洗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九

賊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寇詔兼斬黃制
置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
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
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
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
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
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也飛置司襄陽又命宜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
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
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
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嚮
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
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
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
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
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
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
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
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
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

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
 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
 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
 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帝嘗從容
 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
 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
 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襍鞍甲而不息
 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
 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
 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上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為鈍
 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大抵馴而易乘者
 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
 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上以語張浚
 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
 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
 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飛今見識極進論
 議皆可取朕嘗論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
 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
 須各任方向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

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
 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
 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纔過防秋便
 當為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飛拜太尉從幸建
 康以王德鄴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
 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
 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
 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
 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
 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
 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
 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
 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
 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諸都督府張浚議事浚謂飛
 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
 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
 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曰張
 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
 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艱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重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十一

人人用命，未報而鄒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術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術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術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術。兀術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

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遣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當納節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仇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使儀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十一

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臺，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滂。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宋幾所遣

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木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木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帝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木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木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規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郟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木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木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李謹。兀木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木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

八編類纂

卷三百九

五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木對壘而陳。遣驍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木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納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終涉隕之境。昔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木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控軛。」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勝。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令班

八編類纂

卷三百九

五

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恫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木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十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八編類集卷三十九將類七

力請解兵柄不許自虜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木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趨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木破濠州

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槍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槍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是時以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飛每言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也飛請劉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恭此最高者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怵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覆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遲遲不進以乏餉

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忠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苦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八編類集 卷三百九 飛類 九

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方俟。高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除節度使，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虜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遛，當斬。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曰：「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飛幕官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一云詔賜飛死命，楊沂中蒞其刑，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天下冤之。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

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
 酉聞其死的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
 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
 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節名妹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
 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
 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
 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乎矣師每休舍
 課將士注坡跳塚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
 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
 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
 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
 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
 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故有所舉盡召諸統
 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倖遇敵不動故敵
 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
 曰仁智信勇嚴閑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
 力耗敵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
 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
 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尤檜之惡也張所死飛感舊

八編類集

朱三言九

五

題

恩鞠其子宋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
 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為國家何
 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
 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
 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
 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
 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
 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
 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
 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
 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
 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震初檜令親黨王會所
 搜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
 珂以淮西十五御札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
 考為額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三卷上之

八編類集

朱三言九

五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日晡如電早年驚
 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
 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殿之年十八以

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於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沛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仗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徑即挺身伏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艤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淵討捕禽戮殆盡欽宗卽位詔諸

八編類集

卷二百九

五

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宜撫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數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康王卽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帝如揚州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楊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

八編類集

卷二百九

五

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沐陽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系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五

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湯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爲江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逼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第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責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淮瀾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江淮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厄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於是以世忠守鎮江旣而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五

兀术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克以建康降敵兀术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知虜人不能久大治舟艦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此呂願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术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將類 五

獻又不聽捷辣在淮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术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語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

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頽賊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狗禽其謀主施達及裨將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將類 五

擁餘衆在郴邵世忠卽平閩寇旋師永喜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請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庚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別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應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塵
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
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帥還建康置背嵬軍
皆勇鷲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
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
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
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
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為柵自
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
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
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
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蚤兒字謹聞世忠退喜甚引
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字也擁鐵騎過五陣
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
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斫
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
擒捷字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收亦擊金人於天長
縣之鴟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
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

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
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
功第一時捷棘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世忠所扼
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宴會使兩伶人以橘茗
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
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猗棄輜重遁六年置
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
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
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
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
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
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部將呼延通與
金將牙合字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
敗去旣而圍淮陽城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
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猗皆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
語之曰錦衣駟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

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河與金將譚里也方戰劉猷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山羣盜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

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又遣解元擊金人於譚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

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卒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後金果淪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而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撤離喝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蚘口鎮敗之

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卒進拜太師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慤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櫻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

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狗槍。苟全世忠與槍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資。悉分將士。所賜田輪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發猊蓋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痕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乘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且無擾閭。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爲盜者。遂令往偷子鼓。棰却畧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

軍來。起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

宋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祇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濟王彥兩軍

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交關。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卽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克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弩。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沂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

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鎬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鎬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鎬與規議。欲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鎬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

八編類集 卷三百九 將類

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驍將閻克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詔。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鎬聞兀木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卅全軍而歸。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逼。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

八編類集 卷三百九 將類

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
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
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
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
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
耳已而二人果迎敵爲所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
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
望見二人遠來絕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
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
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將類

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
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趕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
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
大戰兀术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
爲五浮橋於頰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頰上流
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
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
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
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敵
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奮休更食羊馬

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
稍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
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
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
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
深尺餘乙卯兀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
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
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
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
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髮牟大斧斷其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將類

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
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
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
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
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水深入
秋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
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
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术
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
常以下皆鞭之乃始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

秦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諱。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末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眾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鳧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拍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末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入編類纂。卷三百九十九。其類。其。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十一月，兀末復發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末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

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牆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豪州之圍猶未解。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豪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晁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復敗，還暹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至，奈何？錡曰：楊宜無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兵卒禦敵，宜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太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我提兵不滿二萬，獨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

待之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亦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槩上餘皆逸錡見俊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若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若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提舉江州太平觀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三十一

入編類集

卷之九

二

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廣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出江皋遂趨瓜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諸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人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疋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之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

何探

入編類集

三

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鎬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鎬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鎬在揚州命盡焚或外居室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增補

增補

增補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

左編

將類

梁夫

漢張騫 西夷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請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

一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

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疆力

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

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叩

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

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

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

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

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

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

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廼令因蜀犍為發。問使數

道。並出。出驍。出笮。出徙。出犍。皆各行一二千里。其

北方。閉。氏。荊。南。方。開。崑。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

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

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

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

二

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故燿間小國也。大月氏攻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徙，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畧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

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旣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決。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馬，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詳荊越、嵩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迺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復皆閉。昆明爲所殺奪。諸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惟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率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効。其使皆私縣官齋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匈奴

五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牛。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西域

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惟物多聚觀者。行賞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二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二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入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匈奴

六

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二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柱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管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管使泥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漢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城郁成拒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餓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并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頭馬三萬疋驢橐駝以萬計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迺先至宛決水原殺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二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計宛之約宛

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多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城中罷而引歸初二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之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特類

九

漢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自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葬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特類

十

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困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谷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旣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卽

豫爲臣憂，臣幸得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論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以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畧，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戈，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堅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閉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人稱類纂

卷三十一 將軍

十一

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更招漢軍曰：鬪來，百餘騎赴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

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轉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擁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軍

十一

昇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素貪，所鹵獲財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元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衛顯之議，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騎馳上書，願發城郭燿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東漢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常輟業。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一十一

主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

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馳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單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遣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一十一

主

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
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率伍小吏實
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
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
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
人編類纂 卷二百一 游類 七

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
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
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
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
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
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
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
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
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
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
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
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
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
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

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 魏略

遂通，明年詔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

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尉。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

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獲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

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鞬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德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至。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三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近都護乃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子

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邊境得安。乃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子

西當焉者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真心膽北扞匈奴
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
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何云勇對曰昔永平之
末始通西域初建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
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
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
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恭
母參司隸校尉崔擘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
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
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
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
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佯匈奴之不爲
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
矣孰與歸其府藏積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撫西
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
絕之後出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
必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
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
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

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
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
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
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之財增暴
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
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
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
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
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
光二年夏虜人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
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
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
温宿自縛請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
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
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
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
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
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

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持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擊功自贖，遂先期至，踰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漢趙克國

趙克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騎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克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克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克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克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克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肩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詎上聞之，以問克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人。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阡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先行，邊兵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

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跡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離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離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極廼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州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賞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人編類集卷之二十七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化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裳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人幸能

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以爲先零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救讓充國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

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浮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氐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

四府舉辛武字弟湯充國，遠起秦，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見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王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

東漢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即位，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永平中，理虜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符類

主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阻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述吾子述唐別

天

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圍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符類

主

撫養其中，少年勇健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必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反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治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馬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葦為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

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牛口二千人。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郡，遠徙盧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富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緩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訃，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十一

東漢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辭不應。舉祖母終，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他邊。不如是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圓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語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民，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責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承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無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徵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和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翟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閱而。」

已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選武都太守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嶠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惡攻詔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悉無不中羌乃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將類 五

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前時安帝幸馮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順帝承建元年詔為司隸校尉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閭等百官

側目三公劾詔盛衰於繫無辜為吏民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即以尸諫爾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詔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將類 五

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官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承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能不有寬者自此三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一

左編

將類

東漢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而長乃折節好古學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賞璽書詔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伏設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延熹二年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一

一

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徐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

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又賊種羌屯聚白石

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

吏民熲排管救之斬獲數百人明年冬上郡沈氏隴

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

討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

義從後又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閼歸罪於熲熲坐徵

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

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閼

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為長者

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羌種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一

二

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

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

春羌封修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

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

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

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

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

出鳴鼓遠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展轉山

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略武威

間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

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頰郡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反復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頰
復追擊於鷲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
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
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
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頰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特
輯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頰因上
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
已二萬計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又不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進者當慮外雖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致強敵爾臣以
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
才挾脅白刃加頸爾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
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
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
自雲中五原四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
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
君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
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何

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
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
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除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
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資十五
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
兵盛頰眾恐頰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
覆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
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
騰起頰馳騎於榆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類

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頰復追羌出橋門至走
馬水上尋聞虜在倉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
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州復相屯結
頰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
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
與戰羌潰走頰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頰
士卒饑渴乃勒眾推方奪其水虜復敗走頰遂與相
連綬且圍且引及於靈武谷頰乃被甲先登士卒無
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
滿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

眞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
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北陳愚慮思爲永寧之
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
信納誓言故臣謀得行與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
狠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劬又言羌
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
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周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及覆
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
入編柏纂 卷二百一十一 新編 五
假手行誅昔那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臣動兵
涉夏連獲甘肅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
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
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
應折劬案兵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虛欲脩文戰戈招降殲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
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
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
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
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曰

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
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逾期年所耗未半而餘
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頰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
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
頰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
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
育在此不墜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
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一 新編 六
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
欲復令散走乃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山結管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
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
破之羌復敗散頰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
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紹降四千人分置安
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初頰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星

唐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特年九歲始名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名養禁中肅宗為忠王帝使與海及長雄殺寡言有武略積戰功至代北都督天寶元年為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為將乃能持重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一十一

七

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遂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物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願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一十一

八

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乃因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圍恐所得不贍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撻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眾而不立重賞何以買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然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後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

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價馬值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唐韋臯

附孫樵書冊將軍遺事

韋臯字成武京兆人始仕為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益節度鳳翔置營田判官德宗符奉天李楚琳殺益劫眾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九

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眾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眾而後入可也雲光以臯儒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

新編類纂

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

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他奴拜臯鳳翔節度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四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為鄉道臯討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邠時以正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邠時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

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悌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苜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遮遮等三人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徂勢疆弱為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邠時為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

防和義王刻兩林勿都等印以賜之而麥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將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勳張芬出西山靈關破戎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擗樓雞攻下羊溪等二城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通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入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嵩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

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棲雞老翁城高侗王英俊繇戎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賊守至道黎嵩章良金趨平夷路維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邨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師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會王叔文等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知叔文多讒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任之奸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技極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子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撫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

使遼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益滅之故劉關
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絕其咎而不與卑者詆所
進兵皆鑊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
者匠名也繇是議息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皆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
郡實與沈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群蠻田在寶將軍
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
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常廣德建中之間西
戎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蜂前鋒魁捷皆探五屬之
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橫者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刃吞鐵不能斃一戎
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陵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
眾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
尚可南蠻殘我自章臯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由蜀
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
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
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
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
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音為空加
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

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群蠻嘗有辱蜀之心
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
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
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劔以
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
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
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因以
呵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城束甲而趨扶戟而關
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
官當給帛則以踈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如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
巴蜀所以為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
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邊
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
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春
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
帥即能督之歲遺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
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
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輯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
此何患言卒遂書

宋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知渭州馭軍嚴明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羗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以鎮戎軍據平地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龍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滑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斯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為保順軍節度使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為立文法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

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此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憊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迺以為真定路都鈐轄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

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為龍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滑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斯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為保順軍節度使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為立文法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

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問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為順州刺史。初，張佶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人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絲一端，築弓門治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後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喃斯囉率眾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瑋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通諸城，皆納質為熟戶。時瑋作塹，抵梭羅龍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梭羅龍來幸為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為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喃斯囉勢感，還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為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

緣邊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眾。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為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為謂所忌，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從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多出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袞創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避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喃斯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卑弱不。」

能自存，因沒彼中，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還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工部類 五

法，天雄卒有犯盜者，眾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為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眾非吾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平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為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為一家，寶元中，王徽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徽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徽善，出城見之，徽謂公儀曰：「徽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

儀曰：「此術士也。」徽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徽至定治事畢，瑋謂徽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徽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徽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徽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宋神世衡

神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位，至東澗院使，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

自凭欄立。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罷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請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知通池縣縣勿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持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頰，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僅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圍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畝，價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

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慶曆三年春，范仲淹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家族奴訛素備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仲淹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世衡分援涇原，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世衡曰：羌兵可用，乃復教土人習，孤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糗而武力自振夏戎聞
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
復以環為意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恨
最為邊患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
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
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隨
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去遂為所擒遷環慶
路兵馬鈴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
臥病即起將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

宋王韶

人編類纂 卷百七 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
軍司理參軍試制利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
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
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
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
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
勝遣兵時掠沈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賒征兄弟
其能自保耶今喃氏子孫唯董種粗自能立賒征欺
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
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抱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
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
也諸羌既服喃氏敢不歸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
股掌中矣且喃氏子孫賒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
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
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廷州李士彬環州慕
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
宜文字番部俞龍珂有言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
欲羈屬之諸將議先制詔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帳論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家隨以東又
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
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
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
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
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
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資舜卿代
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
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
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

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部
達上韶盜貨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徒達涇源帝
志復河隴祭古渭爲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
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
初羌堡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貪險來闢則
我師必徒歸今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耳
山厭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
却韶躬擐甲冒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
而還洮西大震會昭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戒
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昭征首
八編類集 卷百一 五十一 三五

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蹙圍河州日夜
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
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
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
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
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
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昭征知援絕拔柵去思立之覆
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盱食數下詔
戒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
出踏白後焚入千帳昭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韶觀
八編類集 卷百一 五十一 三五

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昭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
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韶以龍圖閣待
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
韶回軍擊之昭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
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
六七昭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
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
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
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資政殿學士七年入

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詔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勒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謚曰襄敏。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以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詔鼻息自如。嘗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詔泣以告。詔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今失歡如此，命的大杯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詔交親多楚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為功。級詔脫飾言動，不常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以多殺徵云。

宋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從軍自散，直為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其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入中箭，党項犯寨，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累功至招討副使。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

纒避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過山，峒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戰。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止。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廣源川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將借馳驛計之。甫至，皆為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此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為樞密使，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若謂言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常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樹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陣偕方臥帳中悉為賊所虜揚敗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皆險薄無賴之徒欲有所避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為常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前

五第

遂致覆軍余靖言交趾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朝廷從其請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貪得志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其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朝廷卒青計司策人亦服青有遠略云皇祐五年正月詔廣西南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關聽吾所為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兵八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駭直袁用等皆戰敗遁歸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栗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察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

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馮令暫
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
還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初賊
諜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半夜時度
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
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
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
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
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
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
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人人
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千出賊後交擊左
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
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
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
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
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爲青所
破皆如其謠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遠將左孫節
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
下達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趣山立而賊

至達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
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遠乃請
青帳前請罪青撫遠背曰遠今而勝惟也何罪之有
青先與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
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方慶曆中葛懷敏與元昊戰
于廣州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多竄山谷間是時以
權宜招納皆赦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
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言聞于
青者如此初青請擊智高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
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赴闕下
上壯其言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
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麗籍獨爲相對曰
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
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
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今復不得行是循
覆車之軌也青昔在廊延君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
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
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
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獻首告
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初，欲用人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宣撫廣西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獻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兵罷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爲樞密使時，范鎮爲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

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叫一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字漢臣，此歌爲是人作也，爲不疑矣。或欲鎮言之，鎮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爲道以啓君臣疑心耳。」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公爲祖，青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鬢，青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琦家，必拜于廟庭之下，人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卽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閉白廂，吏以其焚楮帛，在中夕之後，故也。至和嘉祐間，青爲樞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縣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諠於縉紳間，青不自安，連乞陳州，遂薨於鎮，夜醮之事，竟無人爲辯之者。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八編類集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者也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

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

三知敏
以全通
以全通

至未力戰百餘合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大帥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遇等乃得還

宋郭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

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太祖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

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彬疾真宗臨問因詢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璋及卒帝哭之勸贈中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三

仁宗時尹洙薦狄青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

拜副使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

環原之間有明珠城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种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為患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四

宗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

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
族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
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
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
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作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
哉

劉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武穆金王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
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
不能成功齋恨而沒

余玠家貧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俾帥舟師
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
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粗人斥為噲伍願陛下視文
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
激非國之福帝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
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
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
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

無幾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
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
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
大更獎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
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
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
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碁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
絡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
意圖蜀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
以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吳璘代兄玠守蜀二十年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
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疆者繼之上皇
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
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
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孟珙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
折衷衆志皆慙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
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
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
味尤達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取將

武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武后不置監軍可為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

肅宗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

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藉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為淫侈至於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趨寧歸鎮楊炎言于德宗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

兵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汾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

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准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后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真之外館道脅萬方承不

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

憲宗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論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有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吳易於反掌故詔蹀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臣竊謂河

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方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與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思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垪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管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奸回？蓋承宗始思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况垪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是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其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笑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奪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曰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魏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陣，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

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誦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束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勦成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

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欲奪瓘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奸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思因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憲宗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將王翊元入奏事裴瑒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翊元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欽要瑒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瓘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瓘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瓘奏巴勝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等據山東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誠國
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昨爲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金計
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瓘文牒差本
軍牙將爲重鎮留後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
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奸謀已是朝廷牧
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瓘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
侯聞之憤怒耻與爲伍且謂承瓘誘重胤使逐從史
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瓘不知
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改除則朝廷
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

孟元陽鎮昭義既從史爲驩州司馬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
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
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與驚仆久之起謂衆曰
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
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
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
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
田與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
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

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
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
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
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與
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與順如
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
制命已至與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
地來歸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
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
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
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
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
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
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悅曰朕所
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
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
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
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

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典聽之終夕。不俟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思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軍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輩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一

唐紀

五

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思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二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譟動地。時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思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歎。欲出賈直言於獄。置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交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管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一

唐紀

五

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因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李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卿日因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宜閏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魏鎮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累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窺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七

甲。宜閏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籍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真之東都。奏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積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

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

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軍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六

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王。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至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為軍

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惟牙將陳行泰王留務

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此來朝廷

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

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

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

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

經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

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

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

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

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

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

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

武尋克幽州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

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

雙

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前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思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冠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王宰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

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咎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

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

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偵與諸將舉族面

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

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管王

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

積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

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忠歸於臣下不赦

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

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

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

為事心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

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
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
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
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言牙門至柳子列
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
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
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
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
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
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
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
并其黨斬之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高文端曰官軍令直攻
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
同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
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
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
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
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潞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思召
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
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
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
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
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
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
軍密遣諜者謂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
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
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

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
貨財而將士有功無賞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
人王之并藉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惱惱不安邢州
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
被拘爲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
洛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王聞之皆請降於何弘
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
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
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

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思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稱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王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棕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藉團兵並縱歸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雜類

諸道將上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之

僖宗時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於是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

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雜類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贖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太祖于諸將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藩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慮得以盡力東而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晉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將類

五

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弃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太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念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

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蘇洵御將論

論將

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王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王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微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實于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蘇洵御將論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將類

五

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戰略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兔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秋卒。秋卒皆抽戈楯，冒之以人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窮。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試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戰略

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
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成事而已武非吾功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
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

還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憑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虜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
鄭人大敗戎師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
鄭師衆大子憑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
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

百乘死於牖下犖子勉之死不在寇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昌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
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飢
市無赤米而困廩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
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茂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奪之利無使夫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味至吳
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
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
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四

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
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
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
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
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
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
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
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
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

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予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餘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卓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

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奔側席而坐，不埽，王背席而立。大夫向檜，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人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檜，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

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
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
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
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
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
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令者歸莫告明日選
軍接餼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
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
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
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
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
君子六千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
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
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
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
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
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江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外
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患使人行成曰曾不
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

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
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豈孤
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曾天以越賜吳而吳
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
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
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
其與幾何寡人其遷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
安以没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
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
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
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
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
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桓帝時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度尚威烈徙
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
寶而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闢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
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
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

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更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楊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滑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其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援。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因獸猶鬪。蜂蟻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乃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朱儁擊破趙弘餘師。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慙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魯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山望之。願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管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微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儻匹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桓溫欲伐慕容氏於臨漳，郝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服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還幽朔矣。若能夾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領 十一
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頻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赴。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之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備俛秋冬船道淤滯，且北土早寒，三軍求褐，首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閱，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桓溫伐蜀，使江夏相袁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

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弃去釜餽，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為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

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眾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墮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頗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願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將領 十一
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勒謂張賓、孔萇俱曰：「就六眷遠來戰守，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眾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杯之眾既奔，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

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極就六眷等衆遂奔散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兼遣一兵其於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

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羗虜我之仇讐所陳策畫何可

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嫻軍旅今陛下信而

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堅不聽遣

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

以兖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陽平公融等兵

三十萬先至頰口晉武帝詔以謝石為征虜將軍征

討大都督以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衆八

萬拒之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

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

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

日玄慙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

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

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冲

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略今大敵

垂至方遊談不暇遺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

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

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

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

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

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

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

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

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

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

步騎崩潰爭走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

刺史王頌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詣軍水

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

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有思

色秦王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

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

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

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被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

而殺之茂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

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

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
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園秦兵大敗自相認藉而死者
敵野寒川走者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
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
矣眾大奔序因大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
器械軍資珍寶膏肓不可勝計復取壽陽擊中流矢
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殮豚髀者堅食之堅
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
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
騎赴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北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直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鄧
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
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
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魏高祖留諸將攻藉陽
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
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
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
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
月封侯泉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
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去

節於其警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
也今驚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遺軍副樂
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天威
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
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
武皇之遺勅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
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
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高祖引兵過之伯玉使
勇士數人衣斑衣戴馬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高
祖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
免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
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馳
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
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徃時恐重辱王
師文帝不從慶之又固陳不可太子劾及護軍將軍
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遣王玄謨師沈慶之等徑
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
鐸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
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

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備使
暨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
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使王玄謨
進圍滑臺，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申坦，進逼
馬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救緣
河穀帛。魏世祖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
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
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
嚴，而玄謨貪懷，好殺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
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
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
魏救將至，衆請發軍爲營。玄謨不從。魏世祖渡河，衆
號百萬。玄謨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玄謨
遁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
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
乃止。斌乃使王玄謨戍碣磔，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
軍進攻弘農，拔之。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
薛安都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
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
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

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
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
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
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
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
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
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
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遂克陝城。
龐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竄起，及四
山羌胡皆來送款。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
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魏世祖至彭城，立壇屋於
戲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
殘滅。魏兵至淮上，文帝使輔國將軍滅質將萬人救
彭城。至盱眙，魏世祖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營東山，毛
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
皆敗沒。是夕，質軍亦潰，質弃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
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
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備矢石，爲
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
守宰多弃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

不願夫復何思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賊質向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思民人編類卷一 卷之三十三 五

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文帝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言於文帝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隋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迴子魏安公惇軍沁東于上流縱火推頴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韋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圍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於德南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迴擲弓於地篤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王閼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卷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四

經濟編

將類

軍儲

項羽擊漢拔榮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相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戍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屯田

漢宣帝時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邛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

百九十三斛芟葉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

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

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

八籍類集

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

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

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

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

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

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瘝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

入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充國又奏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路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燧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功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入編類纂

卷三十四

四

先零宜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膳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管曰德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輸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明年充國奏言
羗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
人溺餓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
還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
民多相食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
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
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五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
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賊
戍遷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
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
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
收率之後一縑糶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明皇時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
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管内州縣鎮戍皆如
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度支使與慶禮等

集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
安流散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
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
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
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糶未服議復府
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今吐蕃久居
原隴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緡
染爲綵緡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五

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糶麥種分賜
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
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糶之來春種禾亦
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
多邊地居人至少軍上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
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既而戍卒應募
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
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
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

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

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眾

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

民田悉歸其主或譜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

然白水塘竟不成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

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

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

八編類纂

宋書四

七

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

計結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

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

宜請罷管田務李穀亦以為言勅悉罷戶部管田務

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

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

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

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于民

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理宗時孟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于襄樊信

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郢之順陽乃分兵

捷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

火其積粟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

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

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

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

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月奉

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

拓歸漢尼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

八編類纂

宋書四

八

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

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蒙古潤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

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

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

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

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伴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

至則戰退則耕西起攘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

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

馬政

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繼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忻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

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

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

亦壯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

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于墨

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

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

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于鴻臚至是代宗欲悅

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

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

餘乘

後唐明宗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

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各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

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止之

范延光馬贊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

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

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其數以聞明宗從之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

馬高祖詔市士民馬養之四諸道不經剽掠者

宋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

人編類纂 卷之四十四 特類

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

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

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

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

越三百里者自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

界者免二體量草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

歲免折變錢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

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

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攻守

魏王嘉與劉泉寇壽陽步騎號二十萬齊豫州刺史
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
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
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
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
坐成擒矣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
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
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
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脯時決堰下
水魏攻城之眾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
走

八編類集

卷四十四

十一

東魏丞相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
之城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
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
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
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典狐
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
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
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
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

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
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
孝寬作長鈎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鈎遙割之松麻俱
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
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
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
其土山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
人共為一家歡智力皆附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
士卒驚懼解圍去

八編類集

卷四十四

十一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于南
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玄宗遣宦官曹日昇往
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
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
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死者達則一
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
炆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
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
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炆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朱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岌岌危殆泚以為憂乃急攻
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入城中洵懼

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
韓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
濕糞懸水囊火炬矢石不能傷上與渾瑊對泣羣
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
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
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
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
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
兵馬使張韶齋臘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
填塹得間入城代宗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

人續類集

卷三十四

五

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
至則城不守矣

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
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秦擾
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
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
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闕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下養威而不問有司
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

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綵飾無不備之是以地
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
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
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掠以飽其志者也

杜牧
守論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
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
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
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
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犖先示之
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

人續類集

卷三十四

四

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
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
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
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
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春
磨寨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
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
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

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明宗從之

燕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墻

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是城中氣阻莫有固志龕而縛出降悉定齊地

後漢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區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搆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勸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

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已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爲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

珂帥之朝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千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高宗時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轄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金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

八

卷之四

五

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取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宜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偃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陸成鳳三州以固瀾口金人

知有備遂引去

寧宗時孟宗政權秉陽初抵事一愛傑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用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澗水

八

卷之四

六

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十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埒城運葦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奔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鞀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剝土城類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壘兵披厚鎧鎗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

志會屢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秦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束師隸于再興刻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貨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廡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人編類集

卷言四將類

五

從衆

李翱從道論中材之人局于書而惑于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翱以爲言出于內則可守而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誓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

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嗤嗤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嘿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于衆小人默于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人編類集

卷言四將類

三

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羣而說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辨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于名而勇于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間亂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嘿不失其正而不權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終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為下
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
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
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
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
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

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
兵也拔矢而垂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
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
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
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
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
爭先入公家管仲杆弓射公子小白中鈎鮑叔御公
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
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
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

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
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周以為不信因
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
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
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魯襄公如楚及
漢聞康王卒欲還叔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
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改何
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
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
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夫義
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
喪而還苟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
執政未改子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
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
政其誰由已貳末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
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
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
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
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

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雁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不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閱焉而况君子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矣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來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

不敢不悅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賈卒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子使

人篇類纂 卷五十五 將類 三
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隙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

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息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賁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

人篇類纂 卷五十五 將類 四
陳涉起新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

沛公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哨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

人蕭蕭集 卷之五 五

敗遂至咸陽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股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容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廣武君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抵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

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必力不能拔，情見執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疆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

八編類集

卷五

韓信

七

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已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

獻帝拜袁紹為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郵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官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

八編類集

卷五

八

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遠，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

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曹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恐暹未可卒制，荀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

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泰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
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
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與
或籌焉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
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借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空
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
器陛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
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
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空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

八通類集

卷之三

九

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王師敗績不
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賊
將欲闖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
邊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
主萃淵藪郟鼎在廟章執甚焉桑落瓦解其執可見
臣愚以為空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孔融上獻帝
處劉表疏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變情者求倚角
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成與之
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
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

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推週

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

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

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

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

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

利亦已深矣權備之罪未宜明也諸葛亮上勿
正吳罪疏

趙王倫敗盧志勸成都王穎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

八通類集

卷之三

一

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運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
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
功名不並立今空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
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
委重於罔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
周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
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
子藝為魏郡守迥遣迎孝寬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
携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
將至空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

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唐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領 二
康鞫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環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環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諸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

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環爲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舍之而去，君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屢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曲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領 三
曹斬孝謨以蒲津中渾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率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邾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決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寶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東，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之洪客音不出其知所之

玄宗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

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必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還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為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隣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存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糈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追于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

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倚託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帥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

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卹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大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變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窟，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衆何以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欵率，安危皆繫於此，疏奏不省。

後唐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跡，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

團柏，雖有鉄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宋欽宗時，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其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蚤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疆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宋

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不粘沒喝，亦使王洵等來，欽宗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劫，王遂不行，至

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陸贄言賊泚勢窮援絕李懷光乘勝芟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沮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其亦都不要藉願因此敕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迴云卿言許出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畜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費復奏曰懷光常管師徒足以獨制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大強不資旁助建徽元惠之衆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托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

光又與韓游瓌書約使為變游瓌奏之德宗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宮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豈能為亂德宗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德宗然之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德宗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專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于穆宗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

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
小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
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
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
等力主割地桌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
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
乃止桌還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
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
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
相動者

八編類集

卷百五

五

李綱兼充御管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
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
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
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那
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
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
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
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
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
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

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
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
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
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
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
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
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
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

八編類集

卷百五

五

今日之先務也欽宗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
俾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
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
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
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
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
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
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
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尚不可保因慷慨請行高宗以浚為宣撫處置使
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
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
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
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
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
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
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
大悅

不能用謀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
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
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即陳而後擊之宋師
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
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
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令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
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而
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
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
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眾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
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
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
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
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
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
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
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
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守小吏未嘗爲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賜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首當死武安君曰綴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緣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樹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該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噫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

能用也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王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圖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直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三子所禽矣成安君不可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將類 三五

又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肇英雄不從

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北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與兵順流而

下唯存孤城更無重衛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館感魚游釜中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期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

唐玄宗時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玄宗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陝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盛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
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楊阿忠疑翰
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玄宗
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
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
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
前寵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
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
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
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搶梁不得用翰以
羶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
以草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
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
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後晉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
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後唐潞王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
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

崧退謂同僚呂琦曰今誠與契丹和歲以禮幣約至
十餘萬緡遺之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
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潞王潞王大喜稱其
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潞王以其謀告
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
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潞王意遂變一日
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
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
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
人懼汗流浹背拜謝無數潞王詬責不已呂琦氣竭
拜少止潞王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
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潞王怒稍解
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
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帝昺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
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凌弱故
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
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
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

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
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蕪番陽取江
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
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
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
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